武侠与歷史

261

封面說明

嵌金雲紋銅犀尊

犀之爲用甚廣，其皮堅厚尊，古人恆用以製甲，對之極爲重視；故古代工藝品中亦甚多犀形圖案。

本期封面之嵌金雲紋銅犀尊爲西漢（公元前二〇六—公元二四年）時製品，高三四・四糎，長五七・八糎。有二千年歷史。陝西興平縣馬豆村出土。

Lip Life®
LIPSTICK

ONE APPLICATION
LASTS ALL DAY

美國
麗妃唇膏
嬌艷名貴・保不脫色
各大公司藥房均售

武侠与歷史

第二六一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萍踪俠侶…………維　明 4

夾盜白金龍…………羅　天 16

秦少游與朝華…………疑史樓主 24

實用自衛武術…………袁鐵虎 30

勾命符…………端木玲 34

玉女銀鳳…………冰　鴻 50

丹心一劍…………琴　心 69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蘭　陵 74

天龍八部…………金　庸 80

狂波俠影…………岳　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　每册港幣壹圓

定　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47.00 外埠H.K.$57.00

半年26期(連郵)港澳H.K.$25.00 外埠H.K.$30.00

香港郵箱1436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storical Novels Publisbing Co

P.O.BOX 14363

HONG KONG

萍蹤俠侶

武俠短篇小說

維明・文
雲君・圖

朝陽初上，東方泛起紫紅霞彩，燦爛悅目，滾滾長江，浩瀚無涯，江上帆影片片 水鷗逐飛，遠黛隱約，景色佳絕。

距江濱、遠通往江夏的一條官道上，漸現出車馬行人，突然，一聲驚馬長嘶，接着隱約可聞奔雷蹄聲，輪輾轔轔，馳行甚疾，須臾便清晰入耳。只見一輛帷幕重圍由四匹黃驃駿馬牽繫，馬車疾馳而來，車轅上踞坐着一個黑衣魁梧大漢，揚鞭猛揮，豆大汗 順頰淌下，神色甚急不寧。

車側兩旁由兩騎緊緊護着，騎上人均是黑衣勁裝大漢，刃不離手，頻頻向後回顧，似恐懼有人追襲，臂腿頭間在途中遇襲負傷，鮮血尚不斷溢出。

車內忽繼起嚦嚦鶯聲道：「停下！」車轅上大漢不禁一怔，忙勒住絲繮，停車不行，回面說道：「小姐，如不兼程趕路，只怕逃不出他們毒手。」神情不勝憂慮。

「我知道。」車內少女答道：「但我爹經不起車行顛簸，現已昏迷過去了，再不停住，只怕我爹挨不過片刻。」

趕車大漢嘆息一聲道：「事既如此，小的也不能違忤小姐之命，但對頭凶辣無比，小的受恩深重，雖死無悔，但小姐也難以逃命。」

少女答道：「我總不能眼看着他老人家就此死去。」

趕車的大漢嘆了一口氣，一躍而下，道：「請問小姐爲今之計？」

帷幕一揚，車內閃出一個冷艷如花的少女。

只聽來路官道傳來一串如雷蹄聲、車旁兩騎上彪形大漢立時馬首一陷，阻住官道上。少女望了騎上兩大漢一眼，道：「你等非其之敵，還是各奔前程吧！」

兩騎上大漢神情一肅，同聲答道：「小的深受主人大恩，死而無怨，小姐快護主人逃命去吧，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有復仇之日。」

少女躊躇了一下，掠身入車，扶出一個昏迷瘦小老者，向趕車大漢叫道：「金三叔，請繼續趕車誘開來敵，容我爹從容離去。」

趕車大漢立即躍上車轅，揚鞭揮空，叭叭一聲脆響，馬蹄飛動，輪轉轔轔，如飛奔去，僅留下一雙騎上勁裝大漢橫刃阻在官道上。

來路上蹄聲更急，只見那少女抱着老者走向林中而去。

這時官道上驟現五騎，風掣雷馳奔來，遠遠望見馬車蕩起一片黃塵已在數十丈外，騎勢更急，竟無睹於一雙橫刄相待的騎上勁裝大漢，一直向前撞去。只聽兩聲慘嗥騰起，一雙騎上人已被飛摔在官道上，五騎如飛追向馬車而去。

這一切情形，均落在江濱樹下端坐的一位俊美少年眼中，少年暗暗嘆息道：「險惡江湖，視人命如草芥，武林正義何在了」眼看着那少女走近，不自由的又瞑上雙目，忖道：「我下山之時，師父再三囑咐，不得捲入江湖恩怨糾紛，還是少管閒事為妙。」生似老僧入定，無動於衷。

那少女面有憂容，一步一步向江濱走去，突然發現樹下有人，不禁噫了一聲道：「閣下為何坐在此處了」語聲入耳，那少年再也不能裝作了，睜眼立起，目光落向抱在少女臂中老者，答道：「在下因趕路一夜未睡，在此林中稍作歇息，怎麼這位老丈身罹重疾麼？」

少女向那少年上下一打量，見他生得俊雅英挺，雙太陽穴高高隆起，知是武功已臻相當火候的武林人物，柳眉一皺，淒楚地道：「他老人家為仇家毒手所害，現在無暇詳說原因，閣下可否相助脫去對頭魔掌之下。」

少年不禁一怔，答道：「姑娘如此抱着老丈逃奔，恐無法逃遠，為今之計，急宜在江濱找一小舟直駛下遊。」

少女螓首連搖嗔道：「水道上仇家眼目更多，恐自投羅網，此計可行，還用得着閣下麼了」少年道：「在下認為此是險中求生之計，除此一途，別無他策。」

少女輕輕一笑道：「就依閣下吧！只是江濱何處可覓得小舟，又恐萬一誤踏盜船。」

少年睜大雙眼一愕道：「老丈仇家是否老龍神的匪徒牙爪了」

少女不禁噗嗤一笑道：「原來閣下還是初涉江湖，老龍神是黃河水道巨寇，此處長江，乃三江派勢力，與老龍神根本扯不上關係。」一笑嫣然，嫵媚動人。

少年不禁臉上一紅，道：「在下就去江濱覓船，姑娘請稍候。」說着雙肩微振，騰空兩個起落，便已到江濱，目光兩面來回一巡，江邊竟無一隻船隻停靠着，不禁內心焦急，正在為難之際，只見上流頭靠着江岸奔流而來一隻小舟，其行如箭。

少年劍眉一軒，高聲呼喚道：「船家，可否搭在下至對岸，在下願酬十兩紋銀。」小船如飛而至，船首立着一個敞開胸襟，露出茸茸黑毛的斜目大漢，冷笑道：「客官就是酬千兩黃金我也不願。」

少年看出這船家不是正路，哈哈一聲朗笑，凌空拔起，風中落葉，悄無聲息落在舟中。

操舟大漢不禁一驚，喝道：「原來你這小子竟是會家子。」騰身虎撲，兩掌一圈，一式「雙風灌耳」攻去。撲勢勁急，拳式凌厲，劃出破空疾嘯。

少年冷冷一笑，屹立不動，待大漢撲至近身，迅疾閃身一挪，錯開兩步，右臂疾探，一式「金豹露爪」扣着了大漢的腕脈要穴，左掌穿胸飛去。叭的一聲，接實在大漢前胸。

只聽大漢口中發出慘嗥，噴出一股血箭，身形被震得飛墜江心。小舟急放下流，少年忙將雙楫一抄，摟懷中一攏。

他不攏倘好，這一攏使小舟只在江面上連打旋轉。他費去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小舟靠着江岸，只見那少女抱着老者已立在江岸上，盈盈一笑道：「萍水相逢，蒙閣下拔刀相助，他日江湖道上定有以相報。」說着，剪水雙瞳露出感激之色，接道：「請問閣下尊姓大名了」

少年一躍上岸，道：「在下姓名不值一問，姑娘請下舟吧。」雙臂一伸，意欲接過懷中老者。

少女妙目睨了少年一眼，將其父交與少年臂中，低聲道：「有勞了！」

兩人先後踏入舟艙，少年將老者平睡艙中，一探老者脈息，不覺面色微變，驚道：「這位老丈傷勢垂危，血行逆阻，真氣滯澀，傷在內腑，如不急救，只怕挨不過半個時辰。」

少女眼圈一紅，潸然欲泣，淒然答道：「這個我知道，我因武功微薄，身旁又無靈藥，用盡手法不能救治我爹傷勢轉輕，但讓他老人家平安逝去，總比落在三江派手中好些。」說時淚兒竟似斷線之珠般倘下。

少年倏的一掌緊按在老者「期門」穴上，一股純陽真氣透穴而入。須

臾，只見這老者灰白的臉上泛出一絲血色。

少女淚眸張得又大又圓，暗中忖道：「這少年看去不過二十一二歲，怎麼有此深厚的內功。」

突然，老者喉中一聲疾響，四肢緩緩伸展，少年左手兩指在老者胸腕之間，疾點了數處穴道，回面望着少女，微微一笑道：「在下已盡心力，僅保住令尊性命七日，姑娘速護令尊求醫，或可痊癒，在此七日期中，令尊不可說話 亦不能妄施內力。」

少女轉悲為喜，張口欲言，只見老者已從昏迷中醒來，雙目吐出黯淡神光道：「少俠救老朽沉危，德重心感，老朽無物答報，只……」伸手入懷取出一本線裝小冊，封面已無，紙色黃舊，上書密麻小楷，接道：「僅以此書相贈。」

少年雙手連搖道：「在下非為圖報而來，老丈請靜養傷勢，不可言動。」說罷轉身欲待離去。

少女急從老者手中搶過那本小冊，迅疾無倫塞在少年懷內，道：「受人點滴之恩，定當湧泉相報，此書是我父女無意中尋獲，但不明其中奧妙，閣下武功卓絕，不難參悟，或可在書內找出療治我父所受三陰絕戶掌之法。」

少年正待推辭不受，忽聽江邊林中突騰起一聲冲空銳嘯，忙道：「姑娘急速離去。」兩足一點，颼起奔空四丈高下，雙臂向前一滑，身化「乳燕投林」掠入江濱林中。

只見林內五個面目陰沉的三江派高手，正以辛辣招式，圍攻一個大漢。這人正是替老者趕車的漢子，只見他一枝長鞭舞得風雨不透，招式亦頗精奇。

但聽一聲悶啞音炸的語聲道：「尊駕使着好一手金蟬脫殼之計，但如今已成籠中之獸，有何話說，速速吐出杜老鬼父女下落，便可饒你活命。」

趕車大漢厲聲一笑，長鞭攻勢凌厲如山。顯然，這五個三江派匪徒都是上乘高手，武功毒辣，着着緊廹猛攻。

少年見五匪纏住那趕車大漢不得脫身，略一沉吟思索，伸手摘下五根松針，揚手打出。只聽五個三江派匪徒「發一聲悶哼，仰面倒地，松針沒入太陽穴內 立時氣絕斃命。

趕車大漢 禁一呆，知有人暗中施救，目光四巡，只見一位俊美少年飄身出現 正欲出言感激。

少年已自說道：「一雙父女現在江邊舟中，尊駕速去相見，遲則不及。」趕車大漢謝了一聲，望江邊疾掠而去。

驀地，一條人影電疾風飄而至，現出一個身穿藍色長衫，瘦削長臉，三綹長鬚老者，

老者兩道森厲眼神望了地面五具屍體一眼，冷冷一笑，道：「這五人都是你毒手所害？」少年道：「正是，這五人無理尋釁，出手毒辣，是以在下忍無可忍。」

老者殺機畢露，冷笑道：「老朽相信五名屬下不致無端生事，絕非無因，尊駕如不實話實說，休怨老夫心黑手辣。」

少年只覺此老者語音甚熟，猛然憶起一人，面露驚疑之容答道：「閣下可是姓潘？」

老者愕然瞪目，問道：「老朽正是姓潘，尊駕……」語音未了，少年已自躬身拜了下去，緊接着說道：「小姪岳玉麟，正是奉師命下山來尋師叔，師父想念你老人家得很哩！」

老者不禁面露笑容道：「原來是賢姪，多年不見，賢姪已一變成臨風玉樹，英氣逼人，難怪愚叔不復記憶。」說着疾趨在五具屍體之前，在每人鼻中彈入一些黃色藥粉，轉瞬即化為一灘黃水，又疾掠至官道中將五騎揚掌一擊五騎受驚狂奔向江夏而去。

老者再度返回林中，向岳玉麟道：「如不出愚叔所料，賢姪定救下一雙父女。」說着嘆氣一聲，道：「這樣也好，愚叔亦不願為虎作倀，事非得已，賢姪你先去夏口鎮外，濱臨長江有家長福客棧等候愚叔，愚叔還有話說，不見不散。」說着雙肩一抖，穿空掠飛而去，去勢如電，轉瞬身影俱杳。

岳玉麟目送老者身影消失後，不禁生出人生何處不相逢之感。

原來老者姓潘名宏，綽號人稱八臂靈官，乃是天山派掌門人的師弟，

十三年前，爲了幫朋友洩憤，與獨霸黃河的老龍神結下了嫌怨，老龍神親上天山，找天山掌門龍嘯天理論，幾乎結下不解深仇，事後龍嘯天不免埋怨師弟，潘宏性情剛烈，一怒下山，轉眼已是十多年，岳玉麟當時還是個九歲的孩子。此次他奉師命下山歷練，並訪尋師叔，勸其回山，想不到在江濱相遇，而潘宏竟投在三江派內。

他心有感觸，轉身逕往江邊，那艘小舟已自不見，知道一雙不知名的父女已安然離去，目睹滾滾江流，浪花激徜，只覺洗刷不去胸中無限愁怨……

× × × ×

三山半落青天外　二水中分白鷺洲

……………

此乃唐人千古傳誦絕句，將這江夏描叙得令人神往。

薄暮時分，暮靄四合，西天尙留有一絲殘霞，夏口鎭濱臨長江長福客棧外，來了英姿颯爽的岳玉麟。店夥忙自店內趨出迎接，哈腰諂笑道：「客官可是要住店麼？」

岳玉麟點點頭，隨着店夥入內，找了一間僻靜獨院住下，要了一角酒並幾味菜肴，獨自飲酌。

一燈熒然，窗外明月斜掛樹梢，萬籟俱寂，只隱隱可聞江水驚岸拍濤聲。岳玉鮮就着案前取出負傷老人所贈一本小冊子閱讀。

他天賦過人，一目十行，憑着驚人記憶全部記在腦中，這本小冊名喚「三元秘籍」，乃前輩異人手抄遺留，內載盡是絕傳上乘武學。岳玉鮮將「三元秘籍」藏在懷中，睡在床上，靜心參悟秘譜上晦澀文義。不知過了多少時分，燭淚成爐，岳玉麟逐漸朦朧睡去。

驀然，窗外傳來一聲清脆掌音，岳玉鮮不禁驚醒，翻身離床，只聽窗外响起潘宏低喚道：「岳賢姪在麼？」

岳玉麟應道：「潘師叔麼！小姪正恭候在此。」一條人影翩若驚鴻掠入室內，正是八臂靈官潘宏。

他甫一沾地，即笑道：「愚叔早知賢姪決非池中之物，如今果然一鳴驚人，不同凡响，我天山一派，今後光大門戶，全在賢姪身上，愚叔欣喜何似！」岳玉麟謙恭道：「師叔過獎，姪兒如何敢當，倘師叔不以小姪愚魯見棄，尙請多賜教誨。」

潘宏朗聲笑道：「賢姪不必過謙，就憑適才那一手摘葉飛花，殺人於無形的暗器手法，愚叔就自愧勿如，何況一招出手五人同時畢命，想當今之世，能與賢姪匹敵之人，實渺渺可數。將來光大本門，全在賢姪一人身上。」

岳玉麟見這位一別十多年向來目空一切，桀敖不馴的師叔，竟對自己如此誇讚，心中暗喜，咀裏仍然謙虛道：「師叔過獎，姪兒這一點微末道行，怎能與師叔相比……」

未等岳玉麟話完，潘宏已接口道：「賢姪不可過謙，現在也不是儘說客氣話的時候，愚叔約賢姪到此，有要事相告：愚叔自十三年前與汝師爭吵負氣下山後，也確實做了幾件轟動一時，爲世除害之事，武林中恭送了一個『八臂靈官』的賀號，也因此結下了很多仇人，恩怨糾纏，一無寧日。後來愚叔實在厭倦了這種亡命生活，爲免麻煩，不得已托身於三江派。這三江派橫行長江兩岸，江漢沼澤均其轄境，聲勢浩大，掌門人黃嘯虎，武功已臻化境，屬下各堂主、香主，均係江湖著名高手。愚叔薄具微名，頗獲黃嘯虎禮遇，雖非言聽計從，數年來也曾暗中阻止過幾件江湖殺刼，昨天賢姪所救之父女，那老者名叫杜春華，江湖人稱鐵臂無影，一身『鐵臂功』與『凌波飛來』輕身功夫均有很高成就。

「近來傳說『三元秘笈』出世，我派出動全體高手，四出打聽，終於探出消息，秘笈藏在象鼻山上的一個石洞之中，因此黃嘯虎親率江漢一帶所屬高手，前往尋寶。殊料本派遲到之時，『三元秘笈』已爲鐵臂無影杜春華父女捷足先得。黃嘯虎以寶物落在本派轄境之內，竟被他人取去，心實不甘，乃下令沿江所屬各分支舵。追截奪取，在襄陽遇上，一場劇戰，在衆寡懸殊下，杜春華中了黃嘯虎一掌，但其手下五人中兩人不顧性，纏住黃嘯虎，另兩人護着他父女闖出重圍。只是這長江兩岸，仍是三江派勢力範圍，昨天賢姪雖然救了他父女一次，但前途仍是險境。愚叔此時不便公開與三江派爲敵。愚叔已打聽出他父女現寄跡在江夏對岸一小漁村中，或未報於黃嘯虎知。俗語云：『救人救澈』，賢姪立即過江一行，以免這

父女倆及『三元秘笈』落於黃嘯虎之手，以濟其惡……」

岳玉麟下意識地以手按在胸前，才知道懷中杜春華所贈的「三元秘笈」是如此珍貴。他昨天得書後，夜晚無事，也曾翻閱過，已知其中所載乃一些極神奇之失傳武功。但想不到是杜春華以性命換來的寶物。如今杜春華尚在險中，自己豈能置身事外，何況昨天雖然出手援救了他父女一次，也值不得接收人家如此重酬，想起來，也覺慚愧。

他既知「三元秘笈」是稀世奇珍，此時也不便將老人贈書之事告知潘宏，便起身道：「救兵如救火，既然如此緊急，小姪這就過江一行。只是小姪此次下山，原是奉師命訪尋師叔，請師叔捐棄前嫌，早日回山。師父他老人家惦念師叔得緊。」

潘宏目蘊淚光道：「愚叔當年負氣下山，原是少年氣盛，辜負師兄苦心，近年來亦渴念師兄，一俟此間事了，當回山向師兄負荊請罪。賢姪請即過江去，愚叔也要走了……」

話聲尚振盪屋中，他人已越窗而出，消失在夜空中。

× × × ×

夏口對江，翠竹雲林深處隱藏一處小漁村，寥寥十數戶人家，竹籬茅舍，錯落有緻，門前均有一晒網土坪，不捕魚時作為補網修茸之用。

這漁村不但地處隱秘，而且一面臨江，三面河流縱橫，水草濃密，江漢古稱雲夢沼澤，大小湖泊不下千萬，中多盜藪，法紀難伸，藏此漁村中，神鬼不知。

傍午時分，一戶矮簷茅舍前晒場上，有一短裝藍衣漢子蹲在地上低首結網，頭戴一頂竹笠，遮頭覆目，兩道目神不時偷覷四外。

突然他見一條輕烟似地人影在竹林內閃得一閃，不禁一凜，捻起一塊石子望茅舍內投入，左掌暗扣着三支燕尾梭，右臂蓄蘊真力，銳利眼神覷準林內，一瞬不瞬，心情緊張已極。

只見一個面目森冷的中年漢子向他走來，但覺頭皮欲炸，一顆心懸着口腔內，太陽穴猛感奇痛如勒。

那人一步一步走向晒場上，他仍低着首佯裝結網，慢條斯理，揣心一志，似若無覺，其實已是弓滿待發之境。

忽聽一個朗朗笑聲道：「請問有一杜姓父女寄居此村麼？在下……」話未說完，結網漢子猛地長身躍起，三隻燕尾梭抖手飛出，右掌推出一股排山倒海掌力。

來人正是岳玉麟，他未曾料到村民竟是武林能手，近在咫尺，那梭掌之勢如同雷奔，論理絕無倖免。但他臨危不亂，險到毫髮之際，全身倏地一仰，三隻燕尾梭銳嘯擦過胸前面門。平地虛空一轉，右手反出如風，身形暴起，五指迅疾無倫扣在那漢子腕脈要穴上。

漢子只覺腕脈一麻，真力立阻，逆行回攻，發出的排山掌力立被消卸無形，不禁大驚。岳玉麟一眼看明是趕車大漢，不禁笑道：「原來是你。」五指一鬆。趕車大漢聞言一怔，只見岳玉麟揭下面具，露出廬山真面目，不禁長長哦了一聲說道：「兄弟不知是恩公，是以魯莽出手，望勿見責。」說着疾然轉面喚道：「姑娘，恩公已至，速出迎客。」

原來岳玉麟知道三江派勢大，恐沿途遭到意外，乃帶上人皮面具而來，此時聞趕車大漢如此稱呼，忙道：「恩公之稱愧不敢當。」

只見茅舍內疾掠出玉容慘淡，雙目紅腫的少女，襝衽一福，淒然笑道：「家父經少俠施治，傷勢未再轉惡，方才還提起少俠風義，感念不止，少俠請入內吧。」

岳玉麟隨着少女跨入屋內，只見杜春華睡在草榻上呻吟出聲，目睹岳玉麟，傳出微弱語聲道：「老朽傷重失禮，少俠來得正好，老朽以身後之事相托少俠。」

岳玉麟忙道：「天不絕人，老英雄並非無救，何出此斷腸之語。」

杜春華搖首嘆息道：「老朽一向實事求事，怎可自欺欺人，七日之期轉眼即屆，病老已亡，人生難免……」

岳玉搖手微笑道：「在下已付出救治老英雄之法……」少女聞言驚喜道：「真的麼？那就謝天謝地了。」

岳玉麟道：「不過先請從速撤出此村，診治須耗時甚久，免得等三江派找來，無法兼顧，致貽無窮之恨。」

少女星目內傾泛殺機，切齒罵道：「日後我如不殺盡三江派人物，誓

不甘休。」

岳玉麟聞言不禁心神一震，言爲心聲，難免又掀起一場腥風血雨，武林浩劫，忙說道：「武林幫派，良莠不齊，其中亦不乏良善，姑娘不可一概而論，在下亦是相遇一位世叔才知老英雄父女避居此村，這位世叔即爲三江派堂主，他不甘爲虎作倀，所以命在下尋來。」

少女皺眉道：「他叫什麼名字，我日後看在少俠份上放過他就是。」

岳玉麟又是一震，道：「在下這位世叔名叫濟宏，江湖尊稱八臂靈官。」

杜春華輕喝道：「玉清，不可在少俠面前無禮。」繼同岳玉麟笑道：「老朽獨生此女，自幼喪母，老朽未免溺寵姑息，性情剛烈，不亞鬚眉，請少俠多加勸導，免淪入偏激。」

杜玉清微垂臻首，睥睨岳玉麟嫣然一笑，嫵媚蕩魂。

岳玉麟心弦一盪，只覺面紅耳熱，忙道：「令媛聰穎慧黠，尤其過人，在下怎敢……」

驀地，天際遠處忽傳來數聲長嘯，劃空尖銳，令人心悸。岳玉麟三人不禁神色大變。只見趕車大漢神色匆惶，疾掠入室，稟道：「來人甚衆，應如何對敵？」

岳玉麟忙道：「快覓一小舟，由姑娘揹着老英雄乘舟避入河流中，在下與這位兄弟退敵。」

杜玉清立即揹起老父掠了出去，岳玉麟與趕車大漢尾隨在後，奔向河岸，只見一艘無篷小漁舟繫泊在岸傍，杜玉清一躍下舟盪槳駛離，沒入岸傍濃密水草中，只聽槳擊水聲遠去。

岳玉麟戴上面具與趕車大漢回撲茅舍之前，划空嘯聲突戛然沉寂。

須臾，只見三條人影在林中閃得一閃，疾逾飛鳥掠來。爲首者是一面如硃砂，虎目蒜鼻，鬢須斑白，身長八尺魁梧老叟。左右隨護一雙黑衣老者，面目酷肖，似是孿生兄弟，目光陰森逼人。

這爲首老叟右手捧着一柄齒芒鋒利日月五行輪，望了兩人一眼，沉聲道：「老朽三江派掌門黃嘯虎，來此捕擒一雙杜姓父女，二位如知，煩請見告。」語聲宏亮，說時目光已自凝向戶內望去。

岳玉麟道：「在下不知。」

黃嘯虎面色倏變，沉聲道：「兩位這是欺人之詞，這江漢沼澤均在敝派轄境，如非探聽確實，老朽豈能輕率前來。」說時身形一邁，竟在兩人中間擦身而過。

趕車大漢神色一變，大喝一聲，右掌望黃嘯虎身後推去，一股排山勁風透掌而出。

一個黑衣老者冷哼出聲，橫身相阻，翻掌迎擊，口中喝道：「胆大妄爲！」

掌力相接，轟的一聲巨震中，趕車大漢陡地踏步浮動，一連倒出四五步。

岳玉麟心中一凜，瞧出這黑衣老者掌力只展出五成，倘全力施爲，趕車大漢必喪命其掌下無疑，另一黑衣老者閃在他身後蓄勁虎視眈眈，心內權衡之下，暫且按忍不動。

三江派掌門黃嘯虎望也不望身後一眼，逕自走入戶內，銳利眼神忽落在杜春華所躺榻上，伸手一摸，尚有餘溫，不禁面色微變，反身出室，怒視了一眼。

黃嘯虎目注一雙黑衣老者沉聲道：「傳令江阮巡舵，杜春華父女逃去不久，快舟搜覓附近河港淺灘，務必生擒。」一雙黑衣老者立即轉身，如飛而去。

黃嘯虎目中吐出兩道懾人寒芒，上下打量了兩眼，沉聲道：「尊駕爲何謊言不知？」

岳玉麟朗朗答道：「受人之託，當忠人所事，這杜姓父女本不相識，乘舟而來，借此棲身療疾，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在下何能拒絕，至於黃掌門與杜姓父女前有過節，那是另外一檔子事，與在下無干。」

黃嘯虎聞言眉軒哈哈大笑道：「答得好，不亢不卑，看來尊駕也是一極佼佼不羣的好漢子，有緣當再相見。」見形一振，沖霄拔空而杳。

岳玉麟不禁爲黃嘯虎氣度恢宏心折，暗道：「不愧一派掌門，氣度非常。」轉目一望，只見趕車大漢已不見身影，心中一驚，知他恐杜春華父女遇險不敵，趕去相助。

他心存救人救潵之念，撲向河岸。春夏之交，正值魚獲季節，村民外出捕魚未歸，無舟可覓，不由大爲焦急。正懊喪之際，忽見汊港遠處成羣小舟出現，箭急駛來，大喜過望。

突然，成羣小舟四散分行，杳入紛歧水道中，只剩一舟其行似箭，駛向漁村，他警覺不對，定睛看去，只見舟上立着四個勁裝捷服的捧刀漢子。

岳玉麟心道：「目前只有刦舟一途，別無他計可循。」心念一動，立即潛龍升天，升起三四丈高下，半空中身形變幻「大鵬展翅」，頭下足上，望那小舟斜撲而去。

舟上四人不防頭頂有人奇刦暗襲，發覺勁風壓體有異，已是不及，只見眼前人影一晃，胸前要穴各被點了一指，紛紛倒下。

岳玉麟身手迅快，將舟上四人一一飛投向河岸，操槳急駛而去。

水道縱橫，紛歧如網。岳玉麟茫無目的隨着急流折向，只見水勢湍急，兩旁淺灘濃密荻草高逺丈餘，杳無邊際，一陣寒森淒涼感覺不禁泛佈全身。

突然，風送一陣喝叱之聲傳來，空中忽冲起一道藍紅色彩旗花信號，眩目異彩。

岳玉麟巧遇杜春華父女在三江派下追擊下狼狽逃生。

岳玉麟急雙手掄槳，刺滑水面急行，轉了兩個彎，遠遠望見六隻小舟圍着一艘無蓬漁船。

三江派高手双光電奔，暗器如雨，合毆羣攻，那漁船上立着的正是趕車大漢，浴血苦拚，岌岌可危。

岳玉麟舟行似箭，轉眼逼近，兩足一點，拔身而起，「蒼鷹攫兎」猛向一舟撲去，雙槳一式「風捲殘雲」劈出。只聽數聲慘嗥，舟槳上兩盜已被雙槳擊中，臂斷腿折，紛紛墜水。

岳玉麟迅疾無倫又撲向另一舟，槳式雷霆萬鈞捲出，目光却落在漁舟上，僅趕車大漢一人，杜春華父女則不知所踪，心中一震。

轉眼之間六隻小舟盜黨在猝不及防下，均被岳玉麟擊墜水中，但他臂上却也中了三隻弩箭，鮮血涔涔溢出。

趕車大漢不禁露出感激之色，低聲道：「匪黨旗花已發出，轉眼即有援兵趕至，敝東及姑娘已由西邊淺灘奔入，少俠急去救治敝東，此處由兄弟應付。」說罷連聲催促岳玉麟趕去。

岳玉麟知他已存必死之心，遠處已現盜舟，忙道：「兄台忠義嘉行，足可名垂竹帛，望兄台珍重。」說着，長身一躍，飛掠刺入西邊淺灘荻草叢中不見。

名雖淺灘，實爲泥沼，岳玉麟藉凌波虛渡絕乘輕功心法，忽起忽落。

荻草濃密蔽空，不見天日，幾乎伸手不見五指，無法發現他們父女足印去跡，心內遭一份焦急滋味可想像而知。

岳玉麟既不敢出聲呼喚，防三江派衆聞知追來，又不辨東南西北，只胡亂追踪。

約莫奔出七八里外，天色漸漸昏暗下來，那淺灘似茫無邊際，不禁浮起灰心失望之感，傍身草根上，彷徨失據，頓萌不再追踪之念。

忽聽一陣荻草悉悉微音傳送入耳，不禁心中一動，低聲呼喚出口：「杜姑娘……杜姑娘……」

有頃，只聽杜玉濤同聲道：「岳少俠麼？快來……快……」語聲悲愴，令人心酸，不忍卒聞。

岳玉麟循聲撲去，掠出廿餘丈外，眼前突然一亮。原來杜玉清已掣去十數丈方圓荻草，平舖於泥沼之上，將杜春華平睡其中。

杜春華已雙目閉緊，口角溢出絲絲黑血，杜玉清雙目紅腫，淒楚不勝道：「我父女不明舟揖，駛行遲緩，被盜舟追襲，苦苦力拚之際，我爹不幸又挨了一掌……」說時淚珠如斷線般淌下，接道：「金保操舟趕來援救，將舟上盜黨悉數殲斃，四面水汊中盜舟紛紛現出，我揹着我爹棄舟躍入沼澤中，藉着水草掩蔽逃來此處，只是我爹……」說此，竟哽咽失聲，手指杜春華，忽放聲痛哭。

岳玉麟急趨在杜春華之前，抓起腕脈一扶，只覺脈息微弱，杜春華忽睜開雙眼，向岳玉麟淒然一笑，喘息道：「我……不行……了……老……朽只……有此女……以之……托……附少俠……望……善……視之……」老人說罷，一雙無神眼，瞪視着岳玉麟，一臉企求之色，待其答覆。

岳玉麟本是性情中人，在如此場合下，不容他再有考慮，他怎能使一個隨死老人失望哩！他只有頷首應承。杜春華心事已了，吁出一口氣，雙眼緩緩闔上，已是撒手人寰了。岳玉麟不禁嘆息出聲道：「老英雄九泉之下有知，當默佑令媛習成絕藝，報此血海大仇。」

杜玉清聞言，知其父已死，更是搥胸大哭，直似巫峽猿啼，杜鵑泣血。岳玉麟也不禁流下兩點英雄淚，半晌，才出聲道：「姑娘，人死不能復生，望節哀為重，目前先要安葬令尊，你我不如離開此處。」杜玉清漸收淚聲，默然點首。

…………

白水湖邊一座形似獸爪矮山之陽，堆砌一丘新塚，墓端豎有一方石碑，碑上以指力鐫着一行大字：「先考杜公之墓。」

杜玉清跪伏墓前，嚶嚶啜泣，岳玉麟只默默無言立在杜玉清之側。天色距黎明不遠，夜空中半輪新月西斜樹梢，星斗漫天，四外景物迷濛淒暗。

半晌，岳玉麟出聲勸慰道：「姑娘，望節哀順變，在下有一物相贈，於他日復仇不無助益。」

杜玉清身形立起，凄然說道：「少俠賜贈之物，諒是武林奇珍。」

岳玉麟微笑道：「就是令尊賜贈之書，在下匆匆翻閱，發現均是曠絕武功心法口訣，令尊既爲此書喪生，在下何能據爲己有，不如璧還姑娘習成絕藝，在下也可心安。」

杜玉清道：「我爹喪在日月五行輪黃嘯虎的三陰絕戶掌下，我日後若有寸進，就這等心地鬼蜮之輩，必手刃之。」

岳玉麟知他怨毒已深，一時也想不出適當言語勸慰，在懷中取出那本「三元秘笈」遞與杜玉清。

杜玉清接過，似有深意地望了岳玉麟一眼，道：「你我擇一幽靜之處，一同參研，彼此切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岳玉麟搖首微笑道：「姑娘情意可感，怎奈在下師命在身，一時之間無法抽身，只是令尊臨終，既以姑娘相託，自當助姑娘覓定安身之處，俟在下事了，定趕去看望姑娘。」

杜玉清見岳玉麟神情語意真摯，不似作僞，微領螓首道：「既如此，你先送我到衡陽姑父劉馥家中，少俠一言如山，諒不致食言。」說罷望了墓堆一眼，含情默默地望着岳玉麟。

岳玉麟道：「好，我就先送你到衡陽。」說罷，雙雙步出墓地，消失在夜色蒼茫中。

× × ×

流光似水，轉眼三年過去，在這三年中，三江派的聲威如日中天，其勢力範圍，已自長江兩岸，擴及兩淮，到處廣設分舵，儼然武林霸主！步林中人，也是眼紅頂白，欺善怕惡者多。雖然，仗義行俠，替天行道；鋤强扶弱，是武林正派人士的主旨；但欲實現這願望，必須有過人的武功相輔助，否則，泥菩薩過江，自身尚且難保，惶論爲世除害，申張正義！而眞正的絕世武功，蓋代奇材，乃是鳳毛麟角，豈是等閒可以獲得！所以在一個蓋代魔頭出世之時，武林正義即無法申張；這並不是說：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武林中正人君子經已絕跡！因爲人終歸是「人」，千古以來，聖賢豪傑可數；誰不爲自己打算，誰眞能跳出「名」「利」兩關！

所以，這幾年來，三江派威勢日隆，一些正派中不甘寂寞的子弟，亦不乏賣身投靠，以濟其惡之輩。而少數正道之士，亦懾於其威，故作痴聾，只求明哲保身。所以三江派的猖獗，更是如火如荼。

「三江派當門人黃嘯虎，不愧一代梟雄，陰險機智，武功高强，尤其是所練的「三陰絕戶掌」乃是一門極爲陰損的武功，中者無救而死狀極慘！其出手又極毒辣，睚眥必報，惹上了他則永無寧日，至死方休。因此，等閒誰敢去捋虎鬚！

正當此黃嘯虎野心勃勃，儘量擴張本派勢力，而所向披靡之時，近兩三個月來，却連續出了意外，首先是派往淮城組設分堂的堂主擒龍手雷懷德在自己設樁之處，被人點了陰經絕脈，慘號三日而死。出手的是個黑衣幪面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也判別不出，這便成了一樁無頭公案。

這擒龍手雷懷德是三江派有數的幾位高手之一，早年以一身「擒龍掌功」誅殺巫山七怪，成名武林，投身三江派後，亦曾屢立奇功，尤其收伏排教，使三江派能獨覇江漢兩湖，立下很大功勞。黃嘯虎有志向北擴展勢力，而北方黃河流域乃威鎮北六省，令人聞名喪膽的老龍神裘海瑞的勢力範圍。兩淮北接黃河，三江派向北擴展，自不免與老龍神發生利害衝突，强敵當前，所以黃嘯虎才特地派出自己得力的夥件前往主持其事。料不到「壯志未成身先死」，擒龍手未能一展擒龍志，而不明不白遽爾慘死。黃嘯虎得此惡耗，怎能不暴跳三丈。當然，他不用考慮就認定，這是老龍神在向他施下馬威。

可是「不如意事常八九」，正當「擒起手」的死因尚未弄清楚的時候，三江派駐揚州的分堂又出了事！

揚州是南北交通孔道，是長江與運河的交界點，南北水運，由運河南下必經揚州出瓜州口入長江，水陸運輸極爲繁忙，尤其兩淮鹽產豐富，運銷全國，爲人人必需的食品。揚州爲兩淮鹽運的集散地；亦當世有數的大都市，而其殷實富庶之處，更非他處所能及。

三江派在揚州早已設有香堂，由於這裏是該派的經濟命脈，財富之源，所以黃嘯虎派了他最近信的首徒「笑面無常」馬耀武爲堂主。這馬耀武已得乃師六成眞傳，爲人笑裏藏刀，陰狠毒辣，反面無常。深得黃嘯虎寵

信。自到揚州成立分堂，也着實替三江派搜刮到了不少黑心錢。尤其是包庇走私，聚賭行騙，勒索鄉愚等等惡行，以至明目張胆程度，因爲三江派勢大，官府亦對之側目；更有等不肖官吏，與之表裏爲奸，唆使迴護，益增其氣焰。

「笑面無常」馬耀武生平有三好：好殺成性，好色如命，好財無忌。所幸揚州人賦性忠厚樸實，溫文守禮，寧願吃虧，也不願鬥狠殺伐，所以馬耀武雖好殺亦無用武之地。至於「好色如命」這一層，揚州有的是漂亮娘兒們，烟花十里，就僅那些風塵尤物，青樓蕩娃巳够他享用不盡。

不過人的欲望是不能滿足的，「笑面無常」馬耀武大槪是對那些來得容易的女人玩膩了，又想換換口味。適巧這時有一批揚州地痞，要向三江派拜門。那批地痞的頭兒，名叫「兩頭蛇」周二毛，他爲了討好馬耀武，乃向他介紹一位退職翰林李承恩之千金，這位小姐是揚州有名才女，有閉月羞花之貌，一些貴介公子，有求凰之願者大不乏人，但李小姐選婿極嚴，至今仍待字閨中。馬耀武雖是揚州一霸，但自古邪不勝正，流氓宵小在正人君子之前，總不免自慚形汚，他雖早聞李小姐之艷名才名，但不敢作非分之想。但經不起「兩頭蛇」周二毛一再鼓吹，又自拍胸脯，保証替他做成此媒，這樣馬耀武也就不能不怦然心動。

原來這「兩頭蛇」周二毛本是揚州土著，對本地人的習性知之甚深；「文弱怕事，委曲求全」。那李翰林又是個文弱書生，拿三江派的勢力壓下去那怕他不就範。因此在周二毛一手包辦之下，硬做媒，强下聘，就待擇吉成親。這就苦了李家一門三代，終日以淚洗面，告援無門。

馬耀武爲了酬答周二毛爲他出力，特地大開香堂，收周二毛爲門下香主。就在入門當晚，馬耀武躊躇志滿，大排筵席，酒闌人散，只有馬耀武與周二毛等數親信餘興未盡之時，幾人同時暴斃筵前，事後檢查，各人腦後「玉枕穴」上均有一枚針孔，一支牛毛細針直射入腦中而送命。沒有人看到，誰是兇手，事前事後都無跡象可尋。

這樣的事報到黃嘯虎耳中，使他暴怒、傷心、終於咬牙切齒，他疑心這事捨老龍神無人有此胆量，有此能爲，他把這筆賬也記在老龍王名下，立誓要與老龍神拚個死活，誓不兩立。

名作家**散髮生**所撰武俠小說，素以新穎奇詭，不落俗套，稱於時，前爲本刊撰寫之長篇連載，深獲讀者一致嘉許。

茲應本刊敦請，再撰新作：

冷 劍 磨 情

即將在本刊連載

希注意刊載日期

可是，使黃嘯虎暴怒的事還不止此，就在「笑面無常」暴斃的同一不深夜，三江派屬下八條滿載私鹽的大船，在瓜州口外焦山脚下被人鑿沉江底。船上所載價値不菲的貨物，固然損失淨盡；那每條船上負責保護的三江派門下二十名護衛高手，都是黃嘯虎的親信，也都一個個無聲息的同葬江底，無一生還，死得不明不白。事後打撈沉船，船上的私鹽早已溶化無存，而船上的死人身上，也是了無傷痕，亦無曾經與人打鬥跡象，好似沉船之時，各人都熟睡如死，懵然不知。這情形除非是各人先已給人點了昏穴，沉船時早失知覺，始克臻此。

一連串的惡耗，一連串的打擊，使這位睥睨江湖，雄覇一方的覇主再也沉不住氣了。他過往的沉着，機警，氣度，都被怒恨所湮沒。他要報仇，他要找一再與他作對的人算賬！

然而，直到現在爲止，所有三江派的人都沒有看到過與三江派爲敵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更不知姓甚名誰！

老龍神裘海瑞是假想敵之一，但是來自北方的消息一點看不到老龍神南下的跡象。老龍神若要與三江派爲敵，雙方勢力都不小，一場大規模的毆鬥勢不可免，那末調兵遣將，籌備佈置，絕不可能一點跡象也看不出來。若說不是老龍神；當今之世，有誰敢捋三江派的虎鬚。就連一向爲武林中尊爲泰山北斗，位處荊襄的武當派，如今對三江派也是噤若寒蟬，避道相讓。更有不少武當弟子，已投效入三江派中，當然這與三江派爲敵之人與武當無關。

爲了明瞭眞象，黃嘯虎乃派出三江派地位武功僅次於他本人的三江派總護法「血手魔僧」魏非佛北上打聽虛實，偵查這神龍不見首尾的敵人踪跡。

提起這「血手魔僧」實是大有來律之人，他本來是少林寺的和尙，法名悟淨，是當今少林掌門悟淸大師的師弟。少林七十二種絕學已練成了九種之多，武功比他師兄悟淸還强一籌。當年在少林寺中是被目爲最有希望的掌門繼承人。但少林上代掌門玄緣大師，看他狡猾倖進，臨終將掌門之位傳予現掌門悟淸，因此他一怒叛離師門，改名爲魏非佛，表示他再不是佛門弟子，並且打破在少林寺所守的淸規戒律，酗酒、好色、殺掠，無所天用其極。這大概是物極必反，心存報復的發洩。因此江湖替他取了個「血手魔僧」的尊號。

「血手魔僧」自與黃嘯虎相遇，雙方臭味相投，相見恨晚，黃嘯虎禮聘他爲三江派總護法，地位僅在掌門人黃嘯虎一人之下。如今三江派遇到創派以來最辣手的事情，黃嘯虎自已不克分身。在敵人眞相未明以前，又不便輕舉妄動，所以才請魏非佛出馬，去出事地點查訪那不露面的仇人。

「手血魔僧」魏非佛過江到了揚州，經過幾天的明查暗訪，毫無頭緒，便首途沿運河北上。

魏非佛悄悄離開揚州，除了三江派的高層少數三幾個人知道他是誰，以及他的任務，外人是毫不知情的。

可是，出人意外的事，如雷霆霹靂震動了三江派上下，就在魏非佛離開揚州北上的第三天，在邵伯以北高郵以南的一段運河堤上，發現了一個無名老人的屍體，那老人手握短匕，刺進自已的咽喉，似自殺而死。官府循例驗屍，招屍親認領，驗出這老人長髮之下，隱着十二粒戒疤，證明他是個還俗的和尙。這事轟動江都、高郵兩縣，三江派的人自然也聽到傳言。經過辨認，證明死者正是他們的總護法「血手魔僧」魏非佛。

魏非佛離開揚州有三天了，邵伯是揚州、高郵間的一個大鎮，距揚州與高郵同是卅六里，運河堤是揚州往兩淮的陸上唯一通路，行人絡繹不絕，以魏非佛這樣一個武林高手來說，三天工夫只行了卅幾里，而倒斃途中，簡則是匪夷所思。以他的性格、地位、武功，沒有理由會自尋短見！若不是自殺，人是怎麼死的？有誰能殺死他，而把他扮成自殺姿態，置諸道途？消息傳來不僅震動了整個三江派 ，也替他們帶了這些無法索解的難題。

黃嘯虎震怒了！他要親自會會那個不知不識的敵人，他用他的防身寶劍砍下了他日常理事的公案之一角，他要與那敵人誓不兩立。

於是他率領着手下數十高手啓程北上。

欲知黃嘯虎北上結果如何？請閱下期大結局。

太極拳妙用

—林　玲—

太極拳的架式中，蘊藏着八種基本的勁，那就是棚、履、擠、按、採、肘、靠。現在先把每一個勁的含義畧為闡明：

「崩勁」是彈簧的力量，如水負舟，視乎水的容積多寡來決定負舟的大小，所以這種勁是隨着年齡而增加的，但凡練過太極拳的人，其本身必有崩勁。

「履勁」的運用可長可短，順勢借力，不丟不頂，引導敵勢向前，使之落空。最要注意的是自已的重心，使不受敵撲前之勢所乘，方算履勁。

「擠勁」又有直接與間接之分，直接的是單純地用彈力攻敵；間接的是反應的彈力。像是把皮球踢向牆壁，便會反彈出來；又如投物在鼓上，必會鏗然躍起的意思。

「按勁」像是水流推擊崖岸的力量，水流勢急的時候，寓柔軟於剛強，（太極拳經有：極柔軟而後極堅剛。）雖巨石也可以推動，如遇着位高的地方，則波浪澎湃起伏，遇着低窪的地方，則急速下注無孔不入。

「採勁」是一種移動力，如秤之衡物，畧把力點一移，便知輕重了，這就是四兩撥千斤的道理。（太極打手歌有謂：任他巨力來打我，牽動四兩撥千斤。）

「冽勁」是旋轉的力量，若將物投擲向旋轉着的飛輪，其物即被彈出；又如水面的漩渦，雖然投下的是可浮水面如樹葉之類的東西，亦必被漩渦之力沒入水裏。

「肘勁」是用肘打，如架式中的「肘底看捶」，表面雖然是用拳打，但變化中的下一着就是肘打了。肘的打法是要領會了以上六勁，方能運用得起的。

「靠勁」要分開肩靠和背靠，統稱為靠打，如「斜飛勢」及「野馬分鬃」就要用肩和背的靠勁了，用這個勁的時候，最要注意重心維持中定，方不致「偏沉」「雙重」之弊。

以上八勁可以分為三種類型，擠按勁是主攻的，採履勁是主守的，崩冽勁是可攻可守，肘靠勁是配合上述六勁來運用的，因為肘靠的打法有別於雙手，故特別標出這兩個勁以合乎通體運用的意思，其實六勁貫通之後，便能領悟肘靠的打法了。

太極拳名人軼事中，顯著地表現出有長於擠按勁者，有長於採履勁者，亦有長於崩冽勁者。太極名家楊露禪當然是無勁不精，但在他的平生事跡中，能以一個「搬攔捶」縱橫數省，則他長於擠按勁是無疑了。楊班侯的弟子萬春得太極拳精義「骨」的功夫，長於剛勁，那就即是長於崩、擠、按、三勁了。另一弟子凌山得「筋」的功夫，長於柔勁，也就即是長於採、履、冽三勁了。楊健侯在耄耋之年，在江濱釣魚，有一惡少年持棒在背後當頭打下，健侯只把頭畧偏，肩髆迎棒打了一個小圈子，即能使出採冽勁把那惡少年連棒從頭拋落江中。這也可知健侯是長於採、履、冽勁的了。楊少侯的拳架和推手，全是小圈子的短勁，與門徒試手常常打出非常爽脆，這當然是長於崩冽勁了。至於近代的楊、吳兩派的宗師，有人說楊澄甫長於擠按勁，吳鑑泉長於採履勁，我輩後學，不敢妄自議論了。

打擂記

俠盜白金龍

羅天·文簫君·圖

派掌門人會商

老頭子上台打擂的事，一晚上的時間就傳遍上海城了，誰也不知道老頭子姓什麼叫什麼，然而都知道老頭子一招之下，擊敗對手。那有小羅賓之稱的法國擊劍名手羅倫斯虛有其名，吃老頭子玩弄于股掌之上，胡裏胡塗失去兵刃，眼睜睜，望着老頭子，揭下擂台兩邊的那副對聯，揚長而去。

就在這一天，那五嶽各大門派的掌門人率領門下弟子也先後趕到上海聚會了，聚會的地點是在南市萬安棧，五位掌門人乃東嶽泰山八卦門雲中雁楊林，南嶽衡山黑虎門鐵頭陀心鏡法師，西嶽華山形意門眞一道長，北嶽恆山六合門靑風劍客蕭凝子，以及中嶽嵩山白鶴門凌波客鍾松。

這五位掌門人年齡都在六十以上，那雲中雁楊林更已七十有六，數他最長，何況泰山又名居五嶽之首，所以這一次的聚會，雲中雁楊林被推爲主持人，發號施令，羣雄唯命是從。

那不知姓名的老頭子上台打擂

的後，這五位掌門人正好閉門商量，也沒有去看前面瞧熱鬧，要不然憑他們的經驗閱歷，總可以瞧出一絲線索，推斷出那老頭子的來龍去脈。

然而他們沒有去，等到門下弟子來報，那老頭子早不知去了那裏，這五位掌門人，雖然見多識廣，一時間也猜不透那老頭子是什麼路數。

那南嶽衡山黑虎門的鐵頭陀心鏡法師生性急躁，聽說那不知名的老頭子揭去擂台兩旁的那副對聯，頓時一手摸着光腦袋，呵呵笑道：「妙，妙，妙，洒家雖然未曾親眼得見，到底也出了一口烏氣。」

六合門的青風劍客蕭凝子接口道：「莫非他就是白大俠，看他行動，似乎就專為那一副對聯而來。」

嵩山白鶴門凌波客鍾松點頭道：「吳兄說的有理，除了白大俠有這般好的工夫以外，其他江湖上稍有名望的人物，我們五人之中，那有不認識的道理。」

鐵頭陀心鏡法師更大叫道：「不錯，不錯，除了白大俠還有誰？久聞白大俠之名，可惜緣慳一面，這一趟到上海來，非跟白大俠聚聚不可。」一面說，一面抓耳搔腮，一副情急模樣。

華山形意門的眞一道長笑道：「心鏡道兄，你見到了白大俠，可別忘記給貧道介紹。」

鐵頭陀攤了一攤手道：「那還用得你囑咐，只可惜洒家也從沒見過白大俠，就算當面碰上了，也怕失諸交臂，奈何奈何！」

座上諸人見鐵頭陀說的情急，天眞有趣，都不禁笑了起來。

鐵頭陀却又瞪起眼珠子道：「你們在得意什麼？難道你們就不想見白大俠？」

身為主持人的雲中雁楊林這才笑着插嘴道：「誰不想見白大俠，不過不識廬山眞面目，無法見到而已，鐵大師，你說是麼？」

鐵頭陀連連點頭道：「是啊！是啊！」

雲中雁楊林又笑了一笑道：「可是這一次，鐵大師，你用不着着急，老朽不才，倒非見一見白大俠不可。」

鐵頭陀心鏡法師呆了一呆，才道：「楊老頭，你別開玩笑，難道上擂去的老頭子就是你不成？」雲中雁楊林呵呵大笑道：「老朽不會分身法，這一下午我又沒離開過，上擂台去的怎會我老頭子？」

青風劍客蕭凝子等人也都詫異道：「楊兄，你的話是什麼意思？難道你老兄跟白大俠有交情麼？」

雲中雁搖了一搖頭，方道：「老朽還不是跟列位一樣，從沒有見過白大俠，不過今日上台的老頭子，不是白大俠是什麼人，他既然已經現身，決不會一走了事，打擂台有他老人家在，咱們可省了不少心，萬一有什麼失閃，他老人家豈能坐視不理。」

鐵頭陀心鏡法師又一晃腦袋，笑道：「是啊！白大俠幹麼不將那幾個東洋鬼子收拾了再走，豈不是更顯出他老人家的威風。」

雲中雁楊林道：「鐵大師，你祇想到一面，沒想到另一面，那東洋人既然在城隍廟前擺下擂台，目中分明無咱們中國人，所以白大俠不一手將東洋人收拾乾淨，就是說留下一條路，讓旁的中國人也可以上去一顯威風，別讓鬼子將咱們看輕了。」

青風劍客蕭凝子接口道：「楊兄說的有理，咱中國地大物博，文化悠久，這武學一門更自軒轅帝時傳流至今，那東洋人的柔術到底是旁門左道，怎及得我中華武學正宗，咱們不上去走一趟，可眞要讓東洋人將咱們看輕了。」

鐵頭陀又搶着叫道：「對，對，對，明兒打擂，我黑虎門下可要第一個上台去，誰也不能爭先。」

凌波客鍾松笑道：「鐵大師，你又來了，你黑虎門要上台去，難道我白鶴門就是怕事無能之輩麼？」

鐵頭陀肥袖一捲道：「那東洋人傷了我黑虎門下，洒家既為黑虎門掌門人，豈能嚥得下這一口氣？」

雲中雁楊林代為排解道：「鐵大師急切為門下報仇，自願討打頭陣，這也有道理，反正東洋人還多的很，鐵大師顯過黑虎門的威風之後，咱門再輪流上去不遲。」

座上諸人俱都一派之尊，本沒有跟鐵頭陀爭先的意思，這時聽到楊林一說，俱都微微一笑，算是默認。

探長定下妙計

且不說這五嶽各大門派高手聚議，商量打擂

之計，那六國酒店內犬養藏二郎等人也是亂哄哄的吵成一片，其中尤以有小羅賓漢之稱的法國擊劍名手羅倫斯最爲氣忿，胡裏胡塗敗在那老頭子手下，此時捧了一杯白蘭地，像喝白開水似的向嘴內灌，嘴上不住嘆氣道：「東方人有點邪門，東方人有點邪門。」

那從美國來的神槍手佐治威廉士也是一肚子不高興，擂台擺了五日，自已從沒有上台去一顯工夫的機會，嘴上也頻頻叫道：「什麼白金龍，又要擺什麼擂台，就憑我威廉士的一柄左輪，單對單跟白金龍比過。」

犬養藏二郎更沒有好顏色，將那一樽日本清酒把弄，一碗接一碗向嘴內送，自已是擺擂台的正主兒，第一日上陣就傷了門下小林康一，自已雖然也傷了對方，可是一比一沒討着便宜。更可氣的是下午上台來搗亂的那個老頭子，也不知他用的什麼障眼法兒，羅倫斯竟三擊不中，反吃他揭去了擂台上的那副對聯，這個面子可丟大了，上陣的雖不是自已，可也跟自已有關係。

從英倫蘇格蘭場來的湯姆遜探長倒的確與這幾位糾糾一勇之夫不同，他嘴上吊着烟斗，獨自坐在客廳一角，微微閉上眼瞼，有一口沒一口的抽着烟，客廳裏的一片嘈雜聲，他似乎完全有沒聽到。

羅倫斯幾杯白蘭地下肚，滿臉通紅，又揮舞起拳頭叫道：「那老頭子準有巫術，我才不怕他，明天仍然我上台去， 非破了他的巫術不可。」

犬養藏二郎磔磔大笑，譏諷道：「我看你還是守在台後面好，這一柄劍都抓不住，還能跟人比武，這不是自討沒趣。」

羅倫斯右手向下一落，只聽「砰」地一响，手上的酒杯摔成粉碎，脚下一個箭步，更跳至犬養藏二郎身前，怒聲道：「來來來，咱們先比一比，看誰勝得了誰？」

犬養藏二郎大笑道：「好哇，先分個上下也好，免得你在台上丟人。」

神槍手威廉士也不甘落後，也搶上前去道：「你們都不要爭，明天的擂台更由我上去，管他是白金龍也好，黑金龍也好，準要他一槍過去前胸穿到後背。」

這三個人你爭我奪，互不相讓，幾乎就要火併起來，那湯姆遜探長又懶洋洋走上前去，右手抓着烟斗，劃了一個圓圈，笑道：「白金龍沒抓到，你們自已先起了內鬨，豈不叫人笑話。」

犬養藏二郎氣忿忿地道：「我是正台主，不論是誰都要服從我的指揮。」

羅倫斯怒叫道：「誰不知道擂台是你擺的，我不過是來助拳罷了，一時不小心，中了那老頭子的巫術，你不但不同情我，反說我的劍術不行，要我內外受氣，我怎能受得了？」

威廉士也叫道：「不論你們怎樣說，反正明天該由我主擂了。」

湯姆遜探長笑道：「你們都用不到爭，明天我敢保證一句，明天你們都有出頭露臉的機會，只怕你們自已手底下工夫行不行。」

犬養藏二郎接口問道：「你的意思是，那白金龍明天要來打擂麼？」

湯姆遜大笑道：「早來過了，那揭去對聯的老頭子就是。」

羅倫斯大叫道：「你怎麼不早說？要不然我何必劍底留情，早就結果了他的性命。」

威廉士也道：「探長，你該暗中告訴我，我給他來一個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豈不是事情早就解決了？」

湯姆遜探長搖幌着烟斗道：「打草驚蛇，反爲不妙，何况那老頭子到底是不是白金龍本人，我只是估計而已，一時還不敢肯定。」說完話，他又抽上烟斗，吐出一口烟霧，臉上更現出一絲神秘的色彩。

犬養藏二郎等人一聽湯姆遜說的有理，頓時都閉住嘴巴，聚精會神的聽下去。

湯姆遜又微微一笑道：「根據我所搜集到的情報，明天上午打擂的人可不少，犬養先生是台主，少不了要出面應戰。」

羅倫斯眉尖一挑，似乎又要氣忿忿的搶着出口。

湯姆遜豈有看不出來的道理，忙道：「羅倫斯先生，你用不到着急，擂台上也少不了你的份兒， 那些雜兵双上擂的，就由你應戰好了。」

羅倫斯頓時像吃了一顆定心丸，笑嘻嘻地應了一聲「好。」

那神槍手威廉士沉不住氣了，止不住問道：「探長，還有我呢？」

湯姆遜微微一笑道：「當然也有用到你處，

你跟着我們，別上台去，只在暗中監視，那白龍一出現，就要看你們的手段了。」

威廉士得意地做了一個手勢道：「好，探長，我就跟着你，見到了那姓白的，你可要暗中通知我。」

湯姆遜點頭道：「用不到你囑咐，咱們這一趟來上海是為了什麼，能抓住白金龍也好早日完成任務，咱們也可以早日回家鄉去。」他稍稍一停，眼睛又向座上一轉，續道：「明天的事還多着哩！不是我說句胆怯的話，咱們還是小心為妙，今晚早點休息，明天也好有精神辦事。列位先生，我要向各位道晚安了。」

犬養藏二郎等人見他說的嚴重，當下也不敢亂叫亂嚷，乖乖的退出客廳回臥室去。

鐵頭絕技

這一晚雙方都有準備，一宵易過，第二日正午，那城隍廟前的擂台上又是一番氣象，犬養藏二郎照例說了一遍場白，暗中注意台下動靜。

那中原五大門派的高手也早在台下會齊，鐵頭陀心鏡法師首先沉不住氣，等台上的犬養藏二郎一說完，首先高喝一聲，跳上台來。

犬養藏二郎迎上前去，兩人言語不通，少不得又要那位通譯當中傳話。

鐵頭陀怒喊道：「快叫那小林康一出來見我，黑虎門下不是好欺侮的。」

犬養藏二郎雖然有通譯傳話，也不知對方是什麼意思，只有拱了一拱手，問道：「大和尚，你也是打擂的麼？請留下法號來。」

鐵頭陀是火性子，依然直起嗓子喊道：「酒家坐不更名，行不改姓，衡山法相寺的心鏡頭陀就是酒家，廢話少說，快叫那叫小林的那小子出來見我。」

犬養藏二郎費了一番唇舌，好容易才弄清楚了，原來這位莽和尚是來為他門下報仇的，當下將小林康一找出來，囑咐了幾句，小心應敵，別折了大日本的銳氣。

小林康一自不敢稍有怠慢，腰一塌，臂一張，拉開馬步，作勢欲撲。

鐵頭陀到底是出家人，雖然生性粗魯，也忘不了出家人的禮數，單掌一豎，作了一個問訊式。

小林康一深知道中國武學的厲害處，一見對方半底下頭，有機可乘，當下再不遲疑，雙臂一伸，就向鐵頭陀肥大的僧袍上抓去。

原來那東洋柔道對手時，必須接觸對方身體，或者衣衫，始能施展摔撲的招式，與中國武學相較，在功力上已低了一級，所以，那鐵頭陀雖從未與柔道中人交過手，却也不肯將自己的衣衫吃對方抓住，單掌順勢向下一沉，手腕一翻，肥大的袍袖由下向上捲起。

那小林康一，是志在必得，想抓住袍袖之後，一招「順手牽羊」，先將那莽和尚摔個大筋斗，取笑一番再說。想不到袍袖竟像是會飛的一般，一手沒有抓住，反吃袖角重重的掃了一記，手背上立即感到一陣劇痛，紅腫了一大片。

犬養藏二郎看得清楚，止不住大聲用日語提醒道：「小林賢徒，那莽和尚有點古怪，千萬輕視不得。」

小林康一，吃了一記苦頭，自不敢再有疏忽，趕不及身形向後一退，雙臂一環，準備再度覓隙而上。

鐵頭陀却依然神定氣閒，從容不迫，嘴上更呵呵笑道：「小子，你再上來吧！」

小林康一，那敢先出手，只是圍着鐵頭陀左右，團團轉圈。

鐵頭陀的急性子又上來了，大叫道：「小子，你不動手洒家可要動手了。」一面說，一面彎腰，一低腦袋，像一頭水牛似的，低頭衝上。

那小林康一正苦於找不到下手處，一見對方這般打法，正好中了自己心意，當下丹田氣一沉，馬步紮穩，雙手起處，就向鐵頭陀的肩膊抓去。

這是柔道中大相撲的手法，與中國武學中的摔碑手差不多，一吃對方扣住肩膊，非凌空跌出不可。

想不到那頭陀去勢奇勁，小林康一的一雙手剛觸到對方肩膊，還來不及舉臂翻腕，那鐵頭陀以腦袋早就撞向小本康一的胸膛上，只聽得「蓬」地一響，小林康一已像是斷了線的風箏，凌空直跌出去，半空中顛顛倒倒胡亂打了幾個筋斗，又「蓬」地一響，重重的摔在擂台上，勉强掙扎了幾下，仍然爬不起身。

台下的觀衆雖然叫起好來，紛紛議論道：「到底是咱們中國的拳脚巧妙，東洋人自不量力，

算是找到姥姥家了，那有便他宜檢的。

犬養藏二郎師徒情深，趕不及的竄向小林康一身旁，察看傷勢。

那羅倫斯昨天討了一個沒趣，這時早就躍躍欲動，乘着台上一亂，立即一個箭步跳向鐵頭陀身前，右手按着西洋劍，說道：「閣下好工夫，鄙人看得手癢，也要向閣下討教幾招。」

鐵頭陀那懂得法國話，好在有通譯在一邊傳話，才懂得羅倫斯的來意，當下呵呵大笑道：「妙，妙，妙，洒家正嫌拳腳還過不了癮，不如一刀一槍殺個痛快……」

語聲未了，又聽得台上响起一個嘹亮的嗓子道：「鐵大師，你也該休息一下，那碧眼兒由小弟代你料理了吧！」就在說話聲中，台上黑影一幌，上來的正是青風劍客蕭凝子。

看熱鬧的觀衆又雜亂歡聲呼道：「這一回更有趣了，中國劍對西洋劍，看是咱們中國劍術巧妙，還是西洋劍法厲害。」

中國劍對西洋劍

原來那上台的青風劍客蕭凝子腰下正繫着一柄長劍，綠魚皮的劍鞘，劍柄上飄着黃色絲穗，那外表式樣，與西洋劍大不相同。

鐵頭陀也早欽佩青風劍蕭凝子在那六合劍法上有過人造就，而且自已的心事已了，黑虎門總算也爭回面子，何必又賴着不走，當下望着蕭凝子又呵呵大笑道：「好，好，你的那柄劍也該出頭臉了，洒家就讓給你。」說完話，連頭也不回，縱身向台下跳。

羅倫斯也沒有將對手放在眼內，雙方按照比武規矩，通過姓名，又相互行了一禮，方各自拔劍出手。就在那嗆啷一响聲中，羅倫斯右手握住劍柄，左手的拇指食指更夾着劍尖，輕輕的將劍身倒圈回く，然後又左手一鬆，那劍身「錚」地一聲反彈回去，不住在空中亂幌。

那青風劍客蕭凝子的氣派又自不同了，他左手一領劍訣右手的長劍向空一指，一個「仙人指路」，顯的氣定神閒，縱容不迫。

羅倫斯怎知道中國武學的精妙絕倫，變化莫測，還暗暗譏笑對方是外行，對陣較量，那有不將劍尖指住敵人，反指向空中露出空隙的道理？他一相到此處，手上的長劍更不遲疑，刷的一聲，分心就刺。

青風劍客蕭凝子一柄六合劍，享譽武林數十年，縱橫江湖，從未遇到敵手，豈有像羅倫斯那樣所說是外行的道理。然而他這時候初次與西洋劍較量，不敢大意輕敵，這一招「仙人指路」正是要稱一稱對方的份量，只見他嘴上說了聲「來得好」，左腕一翻，指向空中的長劍猛然倒轉向下蕩來，雙劍相交，又是「嗆啷」一响，羅倫斯的劍尖正好滑出去三四寸，刺空而過。

羅倫斯是西洋劍中高手，出劍之快，有若雷霆閃電，這時讓青風劍客輕易避過了一招，而且身形紋風未動，就像是沒有事的一般，心裏不由自主的起了敬佩之心，嘴上喊了一聲「好」，長劍一抽，向後退了兩步。

武學上說的好：行家一交手，便知有沒有，那蕭凝子更是此中高手，一招之下，便已料定對方有些悖力，招數上講究、三準，狠，疾三個字，要論到劍術變化，招數精奇，那羅倫斯更如小巫見大巫，望塵莫及，自已稍操勝券，有贏無輸。

羅倫斯將那一股飛揚浮躁，目空一切的狂妄之心收起，手上劍小心翼翼，不敢輕舉妄動。

那青風劍客蕭凝子却又同了，長嘯一聲，六合劍法展開，身手相應，劍走輕靈，用的是砸，崩，截，挑，刺，扎六字訣，招招指向要害。

羅倫斯自命西洋劍上有過人造就，然而一遇到東方武學，頓時變成眼花撩亂，目不暇接，對方的一柄劍化成了無數柄劍，一個人化成了無數人影，還圍住自已前後左右，如排山倒海般襲來。

蕭凝子不想一劍送了對方性命，只像是大人逗着小孩子玩，又像是貓捉老鼠，一咬一放，要對方知道厲害，自動求饒。

果然不錯，祗不過一鍾茶的工夫，那羅倫斯果然已頭昏目眩，精疲力竭，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急得胡亂嚷道：「先生，請停手吧！我從沒有看到這種劍法過，我承認輸給你了，請你住手吧！」

青風劍客蕭凝子那懂得法國話，還以為是對方打不過自已，在潑口大罵，心中更不禁有氣，手上長劍一緊，只聽「嘶」地一聲，劍尖早在羅倫斯的右臂上劃了一道劍口，鮮血涔涔而下。

羅倫斯想退都退不了，只見四面八方都是劍花，團的水泄不通，直駭的心胆俱裂，驚叫道：

「請住手吧！我承認輸了，我承認輸了……」好在那通譯就在附近，忙趕了上來，抱拳一拱，將羅倫斯的言語翻譯了一遍。

青風劍客蕭凝子這才明白，長劍向回一收，呵呵大笑道：「原來是個沒用的大飯桶，快滾回老家去吧！憑這一點小技，也敢到我中華大國來顯醜。」

羅倫斯也摸仿中國人的禮教，不住打躬作揖，沒口求饒。台底下也响起了一遍鬨然大笑聲，都說是碧眼兒枉長了一副身材，原來是中看不中吃的繡花枕頭。

灌進一咀泥砂

那身爲正台主的犬養藏二郎實在掛不住臉了，自已帶來四名徒弟，已傷了一雙，那羅倫斯又不爭氣，三招兩式就落了下風、而且還開口求饒，甘願認輸，太沒有武士道的精神。當下直氣的暴吼了一聲，蹌步就上，衝至青風劍客蕭凝子身前，大叫道：「閣下的工夫了得，請過了我這一關再走。」

青風劍客蕭凝子一抬頭就認得是犬養藏二郎，一張嘴正欲答話，却又見台上黑影一幌，那身居五嶽之首的泰山八卦門雲中雁早已竄上台來，接口說道：「蕭兄，這回該輪到老朽了。」

蕭凝子微微一笑，長劍向劍鞘內一收，縱身就退。

犬養藏二郎一肚子火氣，向雲中雁楊林一指道：「老頭兒，你也是上來打擂的麼？看你瘦骨嶙峋，老態龍鍾，還是快退下去，回家享福去吧！打擂沒有你的份兒。」

日語通譯趕緊將話傳過去，那雲中雁楊林不慌不忙，淡淡一笑，答道：「犬養台主，這打擂的規章上可沒有限定年齡，你可不能阻止我上台來。」

犬養藏二郎可吃這一句話問的張口結舌，半晌答不出話來，最後才勉強作勢狂笑道：「老頭兒，這拳足不生眼睛，難道你不怕死麼？本台主仁慈爲懷，不願你作冤枉鬼，你還敢來質問我？」

雲中雁楊林呵呵笑道：「原來閣下還是一片好心，我老頭子眞是不識好歹，錯怪了你。然而我既然已經上了台，也不能這樣就走，總要討教幾招，縱然是在閣下拳脚上，也怪我自不量力，學藝不精，與閣下無怨無尤，請閣下賜招吧！」

犬養藏二郎也知道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這個老頭子諒來有些扎手，當下那敢稍有怠慢，一失不容再失，自己非爭回這個面子不可，聚精會神，小心翼翼。腰一塌，臂一環，拉開柔道架式。

雲中雁楊林亦早從剛才鐵頭陀的那一次對手上，窺出了柔道門徑，與中國武學大同小異，只是變化上不及中國拳法奇妙，所以他一上來，就以輕綿小巧的工夫過招，只是不讓對手接近。

台上一動手，台底下的觀衆立即靜下來了，個個屏神斂息，緊張地瞧向台上。

那西北角上也站着兩名觀衆，雖然是混在人羣中，可是這兩人的神態衣着却與其他的觀衆大不相同，穿的是西裝，長的是凹眼高鼻，白膚金髮，而且身旁更隨着一名獐頭鼠目的華人，不住指指點點，談談說說，似乎在爲兩名洋人翻譯。

洋人附近更站着一名身穿竹布衫的少年，他一面觀看台上比武，一面更留神那兩名洋人的談話，他似乎懂得英語，聽得津津有味。

左邊的那一名洋人道：「探長，你以爲台上的那個老頭子就是昨日的那一個麼？」

右邊的那一名搖了一搖頭道：「我分辨不出來，看上去神態年齡都差不多，或許是，也或許不是，東方人的面貌眞難認識。」他又轉過頭去，問那名翻譯道：「王先生，你以前見過白金龍麼？」

那獐頭鼠目的華人搖着腦袋，現出諂笑，半彎下腰道：「沒見過，沒見過，那白金龍是魔鬼，誰見了他就要倒霉。」他剛說到「霉」字上，突又「啊」了一聲，張大了嘴巴，右手的指頭又伸進嘴巴內去亂掏。

那兩名洋人詫異道：「王先生，你怎麼啦？」

那被稱爲王先生的華人在嘴內掏了好一會兒，才又「哇」地一聲，向着地面，吐出滿嘴的泥砂來。

洋人更奇怪了，驚聲道：「王先生，你怎麼會吃進泥砂到肚子裏去？怪不得要不舒服了，也眞奇怪，你怎麼會吃進這麼多？」

王先生嘔吐了好半晌，眼淚鼻涕齊下，才總算將嘴內的泥砂吐乾淨了。搖了一搖頭，又嘆了一口氣，有些恐懼的張眼四顧，悄悄在人羣中搜

量，再也不敢胡亂說話了。

原來那兩名洋人正是湯姆遜探長同神槍手威廉士，他倆帶了一名翻譯，混進觀看的人羣中，是有用意的，希望能找出白金龍的下落，設法對付。

賠了夫人又折兵

這時候台下的觀衆轟雷般的叫好來，湯姆遜探長與神槍手威廉士趕緊抬頭向上望去，只見那打擂的老頭子，一個「白鶴冲天」，身形竟拔起六七尺高，幾乎觸及台頂的篷蓋，姿勢美妙已極。那犬養藏二郎却是像木頭人似的仰首向上，笨拙已極，所以一美一醜，相對影照之下，那台下的觀衆才叫起好來。

湯姆遜探長不禁搖了一搖頭道：「我看犬養先生不是那老頭子的對手。」

神槍手威廉士雙手向腰際隆起的部份一摸，呵呵笑道：「不管那老頭子是不是白金龍，只要台上情形稍有不對，我就給他一顆黑棗子嘗嘗。」

那站在附近的少年男子聽到這一句話，突然眉尖一挑，悄悄從人羣中擠過去。

神槍手威廉士又道：「探長，你不是跟那一小隊日本皇軍也商量好了麼？場上萬一有甚麼風吹草動，你就要命令日本皇軍來一個一網打盡麼？」

湯姆遜點點頭道：「是的，是的，你談話小聲些，這是秘密。」

威廉士大笑道：「探長，你又太小心了，咱們說的話有誰聽得懂？」

他萬沒有料到，那個年輕華人早已聽得一清二楚，這時更逼近威廉士身後。

台上的情勢又自一變，只見那雲中雁楊林向後退了一步，猝然身形一矮，似乎不支倒地。

犬養藏二郎雙臂一張，猛地向楊林身上撲去。

想不到雲中雁楊林原是施了一個虛招，以退爲進，不等犬養藏二郎撲近，身形一翻，一個「金蟬脫殼」，向一邊閃避。

犬養藏二郎使盡全力，滿以爲一擊而中，想不到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對手突然失去踪影，想收勢已來不及，只得順勢向前衝。

雲中雁楊林一招得手，更不饒人，右足尖一起，直向犬養藏二郎後膝灣正中的「合陽穴」上踢去。

那犬養藏二郎以身强力壯，挨得起打見稱。然而此時「合陽穴」上一陣痠麻，下半身頓時像癱瘓了一般，雙膝一屈，跪下地去。

老楊林右腿飛出，左腿繼起，一個「魁星踢斗」，只聽得「噠」地一聲，左足尖正好掃在犬養藏二郎的後腦骨上。

犬養藏二郎縱然是鐵打的身軀，也受不了這兩下，頓時上半身向前一翻，爬在台板上，雙眼一閃，昏厥過去。

雲中雁楊林呵呵大笑，得意已極，一脚踏在犬養藏二郎的背上，大叫道：「快拿一千兩銀子上來，這是打擂的規矩。」

一名犬養藏二郎的門徒一見乃師有難，趕不及的竄身向前，雙臂一張，向雲中雁楊林的肩膊上抓去。

然而他的本事可比乃師差得遠，老楊林連頭也沒有回，左右掌先後拍出，只聽得又是「噠」地一响，那名弟子已跌出去十幾步遠近。

老楊林又呵呵笑道：「妙極，妙極，這又得再加上三百兩，快取銀子來。」

台底下的湯姆遜探長與神槍手威廉士也急了，只見湯姆遜使了一個眼色，那華人翻譯姓王的立即向場外走去，那神槍手威廉士也跟着右手向腰際一掏。

就在他一掏之下，突然驚叫道：「我的槍，我的槍怎麼不見了……」

語聲未了，那後背的少年男子已笑着接口，操起流利的英語道：「你要槍幹麼？難道你想殺人麼？」

威廉士吃了一驚，轉身望去，只見那少年男子手上抓着的，正是自己的那柄左輪，當下止不住大怒道：「原來你偷了我的槍，快還給我。」

少年男子臉色一沉，右手的槍口一舉，大喝道：「不準動，動一動我就開槍。」

場上的秩序已開始紊亂，附近的觀衆紛紛走避。

想不到在場上的四五十名日本皇軍已將四周包圍住了，舉起槍口，不準任何人走動。

此時威廉士呆呆望着少年男子，忌憚他手上

的那柄槍，說不出話來。

湯姆遜探長故意現出不慌不忙，從容不迫的神色問道：「先生，你要怎麼樣？」

那少年男子笑道：「探長，我認識你。你定下的好計劃，令人佩服。」

湯姆遜一向聰明機警，此時也止不住呆了半响，猜不透那少年男子是甚麼人。

少年男子又道：「我也不想怎麼樣？我只希望你們能遵守打擂台的規章，取勝者能得到獎金，維持秩序的軍隊不能隨便抓人……」

那威廉士氣得跳足道：「倘使不遵守，你又敢怎麼樣？難道你……」

少年男子擺動着槍口大笑道：「不遵守也不要緊，不過你們該懂得『槍口下的和平』這句話，你們是在我的手中。」

威廉士欲進不得，欲退不能，氣得臉色一片青白。

那湯姆遜探長到底是有機智的人，毫無疑難的接口道：「先生，你說的對，我去吩咐他們照辦。」一面說，一面就想離開。

少年男子笑道：「探長，用不到你親自勞駕，只消向那個姓王的吩咐一聲就行了。」

湯姆遜探長再沒有其他辦法，只好向遠處那個姓王的通譯招了一招手，命他過來，接着按照少年男子所說的吩咐一遍，命他去辦理。

「槍口下的和平」果然實現了，中原五嶽的英雄帶着應得的獎金，歡天喜地的離去。那看熱鬧的觀衆也未受到絲毫留難，紛作鳥獸散。

那少年男子直等場上散盡了，才將手上的那柄槍還給威廉士，又向湯姆遜探長點點頭，大搖大擺而去。

威廉士還想舉槍射擊，然而槍膛裏已不見子彈。

湯姆遜探長呆呆望着那少年男子的背影，額上冷汗直冒，直等那男子走的不見影子了，才從衣袋裏掏出手帕來擦汗。

想不到手帕一展之間，已跌出來一張片來，湯姆遜彎腰拾起，一瞥之下已失聲叫道。「原來是他。」

威廉士接口問道：「他，他是誰？」

湯姆遜嘆了一口氣道：「他就是白金龍。」

威廉士還不相信，接過那張紙片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探長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紙片下角，更畫着一條張牙舞爪，騰空欲飛的白金龍！

—本段完—

—全文未完—

遍譽港澳東南亞

星期小說文庫

網羅香港第一流作家

美不勝收　多姿多采

每週出版一次　售價港幣四角

歷代才子佳人傳

秦少游與朝華

疑史樓主

【前文提要】秦少游自與朝華結褵後，恩愛逾恒，由於朝華對自己的妾侍身份，耿耿於懷，所以秦少游也從來未將她帶回祖居與大婦相見，一値追隨在少游身邊，赴各處遊山玩水。朝華貌美而才思敏捷，頗得少游的朋及一致稱道。會朝華有孕，將臨待產之期，客中分娩，諸多不便，只好隨少游回家去見大婦。少游的大婦性極陰沉，與朝華性格不合。朝華心頗疑慮，也變得沉默寡言，少游見朝華變性，非常生氣，又想出外遊歷，但朝華卽將臨盆，不能棄之而去。少游的大婦更藉此與少游爭吵。

他帶着怒意到朝華房間裏，毅然說道：「朝華，在家裏的日子不好過，我非走不可了。你隨我出門吧。」

朝華早已知道他和妻子吵了嘴，便對少游說道：「在此以前我可以跟你出門，現在卻不能了。」

「爲什麽？」少游詫異地說。

「因爲你和夫人吵了嘴，負氣出門，我如果和你一起走了，她更加難過。她已是可憐人，我不能再使他受刺激。」朝華這樣向少游解釋着。

「那末你敎我怎辦呢？唉！」少游跺着脚說。

「你就在家裏便了。」朝華說：「好好安慰她，待我養下孩子來，把孩子交了給她，這樣我便可以隨你出門，她在家中逗着孩子玩，也不至十分寂寞，一舉兩得。」

少游一想，朝華說得有理，只好忍受妻子的冷言冷語譏諷，在家裏呆下來。

然而，朝華的胎流產了。她的身子本來虛弱，回到家中，又過着鬱悶的日子，體力一天比一天差，終於沒法懷穩胎，未到瓜熟，已經帶落了。

朝華當然傷心，少游尤其失望，少游的妻子緘默，沒有一點表示，也沒有向朝華安慰半句。

「這冷心腸的婦人。」少游說：「她爲你的流產而喜歡，幸災樂禍哩！」

朝華也覺得少游的夫人有點不近人情，但是她想道：「夫人一向是不喜歡說話的，也許她口裏不說，心裏正在悲戚也說不定，怎能怪她的呢。」

少游在傷心之餘，決定離家了。朝華卻因身體軟弱，行動不便，沒有辦法隨少游一塊兒走。

臨行時，她緊握着少游的手悲泣道：「相公，我不願你呆在家裏傷心，你到外面旅行去吧。可是，你得掛念着閨中還有個薄命的朝華，不要太遲回來。」

少游惘惘出了門，想到北方的幽燕太行，冰天躍馬去，一洗胸中鬱悶之氣。可是，他到底只是個書生，不是游俠，來到嵩山下，他便畏怯不前。

少室嵩山，是道家棲眞的勝地，道觀林立，山中蒼松翠柏，仙鶴幽禽，山明水秀，的確是洞

天福地，少游貪戀山中景色，便在各道觀中，輪流註足。隨着觀中的道士到各處去採藥。

有時他也作道家裝束，隨着道士們去聽講。山中有的是有學問的老道士，講起老子的清淨無爲之法使少游十分感動。

「人生不滿百。」少游自想，「光景是短暫得可以的，爲什麼我不修眞，斷絕世緣，求長生不老之術呢？」

山中也有些老道，鬚髮如銀，年紀總在八九十歲，精神仍然矍鑠。少游猜他們即使不能長生，也有三五十年可活，這是修眞好處的證據。看了他們，少游學道的意念，更加堅決了。

然而，教他放不下的是朝華。他打算回家去，同她遊說，一塊兒到山中修眞學道，希望她也能够修成女仙，像何仙姑那樣。於是，他在離家的第三年後，又回到家裏來了。

朝華在這三年中，容貌衰老，顏色凋謝，已無復當年的風韻，這教少游看了，心中十分於悒。

「你就老了這許多！」少游向朝華說。

「日夜都在愁城中過活，怎麼不老！」朝華說着，眼眶紅暈了。

「華髮易催，朱顏難駐，朝華，朝華，你像朝開暮謝的木菫花。再過得幾年，便要眞正的老了。想着怎不教人心驚？何不隨修眞學道去？」

「修眞學道又怎樣？」朝華問。

「我這次在嵩山見到那些道士，個個都是朱顏鶴髮。他們都是百歲以外的人，精神矍鑠。可見修眞學道，大有道理。你我一塊兒去學吧，不要說能够成爲大羅金仙，只是煉成長春不老，也是好的。我希望彼此能活到一千歲。」

「活到那麼大有什麼意思，朝華說：「一個人最好在未老之前便死去，秦郎，假如我在這時便死了，你會永遠記憶我，如果幾十年後我死了，你會連一滴眼淚也沒有。」

少游聽說不禁暗暗心驚，他怕朝華眞要尋死，以前她會自殺過一次，現在再來一次並不稀奇。他忙向她說道：「你別傻，一個人死了便什麼也不知道了，別人怎樣思憶，怎樣傷心，那是別人的事，與他有甚相干？還是活下去的好。一個人性命要緊。」

「我就不怕死。」朝華倔強地說：「你怕死

你自已修眞去吧，恕我不便陪你。」

「難道你捨不得人世的紛華麼？難道你綺羅還沒有穿够，膏粱還沒有吃飫？」

「都不是，我只是不去學那勞什子的道。」胡華堅決說。

少游沒法勸得胡華修眞學道，只得罷了。在家住了個把月，胡華漸漸回復了往日的容光，並且開始豐腴了，但在這時期中，少游却一天比一天疲乏衰老；這一來少游便暗暗心驚了。

少游在嵩山時，從道士那裏學得吐納靜坐之術，這時便在家中闢了個靜室，每天晚上，只在室中打坐，把胡華完全冷落了。

胡華在家裏，對着沉默寡言的丈夫，整整三年，已把她悶得透不過氣來。好容易才盼得少游回家，不想少游又要學什麼道，使到閨房之中，全無半點樂趣，不免時有怨言。起初少游把「性命事大」這一句話對胡華說，並叫胡華也學打坐，胡華不依，後來少游便索性不理會她。胡華見夫婿不瞅不睬，怨懟更深。幾個月來，怨懟便變成詬誶了。

朝華是個自尊心極重的人，她不輕易受人一句責備，一旦給責駡幾句，便日夕以眼淚洗面，她終於對少游說道：「你如果不再需要我，送我回到父親那裏去吧。」

少游這時向道之心愈堅，雖則他仍舊是愛朝華的，但每念到恩愛牽纏，總有一天緣盡分手，無常一至，萬事皆休。就毅然對朝華說道：「好吧，我送你回到你父親的身邊，以後你可以另尋一個快婿，和你百年廝守。」

胡華眞沒想到少游竟然如此絕情。臨行的前夕，躲在房中悲泣不已。少游取了不少金帛，送給胡華，百計安慰她。並且做詩一首贈別道：

「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

寫下這首詩後，少游又到靜室中打坐澄心去了。

次日一早，少游送了胡華登車，並派了個家人，沿途照料。一路回到她父親家裏。自已料理一下家事，又出外雲遊去了。

然而這一次他在外雲遊，却和前一次大不相同。前次他的胸襟，澄淨得有如雲外的太空，了無塵翳，現在却不然，心裏時常想念着胡華，有時在打坐之時，想起她來，便覺得通體汗津津的，心猿意馬，沒法按捺得住。

「她不再愛我了，她會另投入別人的懷抱裏。」少游每每這樣想着，不覺妒意橫生。

這實在是非常矛盾的事，他爲着修眞學道，不想和胡華癡纏廝守，就誤了性命大事，這才送她回到她父親的家裏，讓她自由別嫁的。現在却會爲她將要別嫁而發生妒念。這種心情是如何發生的，連少游自己，也不知道。

少游把自己的理智當成一把慧劍，向心頭的情絲猛砍。他時常警惕自己：「性命事大，」時常念着自己贈胡華的詩：「百歲終須一別離，」以驅除心頭上朝華的倩影。

可是，這一切都是徒然的，留在心上的朝華的倩影，隨着時日而更深刻，朝華的一顰一笑，愈來愈使少游留戀。

他咬着牙在理智的慧劍下，與情感鬥了一年。結果慧劍鈍，慧根枯萎了，只有情芽繼續壯茁。

「這也許是我和她的前緣未盡吧。」少游慨嘆地說。「緣份未盡是無可分離，即使今世不盡，來生也得重聚，爲什麼我不去了却這種緣份呢？」

於是，他寫了一封纏綿的信，準備托人送給胡華。

胡華回到家裏，見着父親，把和少游結合的經過說了。她的父親是個排斥異論的硬漢，大駡少游塗糊。並且勸慰胡華道：「他既然休了你，便暫時留在我身旁，日後覓得如意郎君時再好嫁了。」然而曾經滄海難爲水，朝華曾經嫁過少游這樣一個風流俊俏的人物，如要另嫁，那實在不容易找尋對象。她回到娘家後，一直沒有嫁人，每天只伴着父親讀書。

一天，朝華的父親邊靖，怒氣不息的走進來說道：「秦少游這傢伙，對你說是要修眞學道去，事實上他的名利心極重，你瞧他現在竟做了杭州府倅，（同知）去了。」說着他把一張鈔來的邸報，遞給朝華看。

朝華看了邸報黯然道：「眞怪，他眞是個口是心非的人，他在騙我要辭家學道，原來却去做官。」

邊靖爲了這件事，十分憤慨，他寫下一封長信，着人帶到杭州去，數責少游負心薄倖。少游接了信，不禁長嘆道：「我豈是說謊的人？朝庭的任命無端落在我的身上，那有什麼辦法，難怪

朝華要對我誤會了。」

事實是這樣的，少游前次到汴京去的時候，他的才學被當朝的大臣們所賞識，便賞延致，後來少游漫游江湖，所到的地方，賦詩飲酒，文名更大。是以朝廷才有這項任命，並非少游名利心重，自己去鑽營的。少游想到父母教養了一場，無可爲報，做一任府倅，也可以光宗耀祖，替父母掙個誥命，於是他並沒有堅辭。這樣他的官做成了。

少游到了杭州，還是他從前和朝華到過的地方，如今湖山依舊，人面已非，不免思憶起朝華來，當時接了邊靖的信，便寫了回信派人接朝華到任所。

朝華看了信，負氣對來人說道：「我不回去了，我並不是一雙鞋子，要時便穿，不要時便棄。」

來人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回去復命。少游訝道：「難道她已嫁了人麼？」來人答道：「沒有，她仍然住在父親家裏，和邊老先生作伴。」

少游聽說，只得再寫了一封長信，辭意懇切，命人再去迎朝華。朝華對少游，其實也是餘情未斷，見少游一再要求復合，便隨着來使到杭州來了。

來到杭州，少游親自迎接朝華進府，並在杭州風景勝處築了一所台榭，與朝華同住。朝覽湖光，暮觀山色。少游每日在公餘之暇，便與朝華在湖上盤桓，或招些朋友同來，在家中作詩酒之會，生活過得快活，神仙不啻。

「現在，你不想再作神仙了吧？」朝華有一次在微醉之後，這樣對少游說。

少游搖頭道，「不然，我們現在的生活，雖然過得快活，但却是電光火石一般，瞥眼便過，朝暮歡娛，能有幾天呢？有機會時，你我都要去修眞學道，鍊成金剛不壞之身，那才是長久之策。」

朝華苦笑道：「古詩上說的，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這便是說你了，這世上那有眞神仙，不要徒自紛擾，我勸你還是死了學道這條心，好好的來享受這短暫人生吧。」

「怎麼沒有眞仙？」少游說：「你沒有到過嵩山去，如果去過，你便會看見那裏頭的道士，個個都是精神飽滿，童顏鶴髮的，他們全都是過百歲的老人，却比我還要壯健，說話時聲音宏亮，步履如飛。他們再鍊下去，眞可以鍊成金仙的。」

朝華失笑道：「如果長年躲在深山裏，與木石爲伍，即使長壽，也不過如木石一樣，有什麼可貴，爲什麼你不去作木石而要做人？做人的可貴，就是因爲他有情感，既做了人了，反而要向木石爲伍，這不是矛盾麼？」

少游聽了默然，知道朝華的個性很强，一時不容易勸得轉，只有慢慢設法相勸。有空的時候，便向她說些神仙故事如西王母上元夫人那一類的神話。

可是朝華却不愛聽這些神話，她時常反駁少游說：「漫說西王母是不是眞有其人 就算有，書上也說她是虎頭人身的妖怪，我才不去學她呢。」

少游見朝華始終不肯信神仙之事，只得不再向她說什麼。朝華喜歡文學，少游便和她談些詩詞。每天都是在西湖上的時候爲多。

西湖在杭州城西，周圍三十餘里。唐朝白居易守杭州時，曾築了一條堤是爲白堤。後來環湖的居民，以及附近的寺僧，霸佔湖面，塡了土起造房子，湖面逐漸縮小。到宋慶歷年間，杭州郎守曾擴大一次湖面，把豪民寺僧所佔的地方收回，並清濬了湖底。禁止官民人等拋棄糞土，栽植荷菱等物。

西湖分裏湖外湖，外湖有映波橋、竹水院、密蔭清游，最可人意。裏湖有西冷橋，集芳園，西冷橋有孤山路，路上有四聖延祥觀，西太乙宮，林和靖隱居處。眞是湖山景色，四時無窮，少游日夕與朝華徜徉其中，享盡了人間清福與艷福。

少游善歡孤山，時常教艇子泊在孤山之下，攜着朝華，登臨在孤山路上尋幽訪勝，在林和靖隱居處流連一下。朝華時常是對少游說道：「林和靖以梅爲妻，以鶴爲子，可見得嚴穴隱居之士，尚且不忘情於妻子，你還要出家麼？」

少游答道 「這不是他沒有忘情妻子，相反的正是他深知有妻子的煩惱，是以以梅爲妻，以鶴爲子。這就不會惹什麼煩惱了。」

朝華默然半晌，說道：「原來你認爲妻子是煩惱的？」

少游知道朝華又要執着這一句話了，連忙陪笑道：「並不，我認爲，這只是就事論事能了。」

胡華淡然一笑，不再和少游討論林和靖的事。但從此之後，她却不肯隨少游到林和靖隱居處來。

一天，少游和胡華來到西太乙宮，迎面看見了一個道士，向少游招呼道：「秦相公，別來無恙！」

少游舉目一瞧，見這道士好生面善，但記不起在那兒見過。當下還了禮問道：「道長你好，我們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面，我一時却想不起了。」

「秦相公不記得在汴梁僱船的事麼？那時小道和秦相公同舟共濟，附搭你們的船，這位娘子還在中途投河自盡，是船家把她救起來的。」

「啊！不錯。」秦少游記起來了。朝華却紅着臉，默然不語。那道士繼續說：

「假如船家們不奮力救援，只要遲一刻，這位娘子便活不了，到現在恐怕已成爲塚中枯骨了。」

朝華不高興這道士說起她投水自殺的事，懶懶的走開，自去欣賞太乙宮外的桃花去，讓少游和道士繼續談着。

少游聽了道士的話，又觸動了他學道之心，他想，「如果朝華那時死了，現在眞的要成爲一把枯骨，她那次沒有死，將來也不免要死的。不管她現在是多麼的美麗，結果也不外是一把骨頭。正如一朶鮮花，當它謝時，便得化爲塵土。人生就是這樣的虛空，我何必貪戀這片刻的繁華，放棄了求眞學道的性命大事呢！」

那道士似乎看破了他的心事，微笑着對少游道：「秦相公既然有心學道，何不早下決心。」

「道長眞是神仙，能知我心中之事，就請道長收我爲弟子吧。我決心跟你學道，斷絕瓜蔓般的世緣了。」

「哈哈。」那道士笑了，「我不配做你的師父，你的師父另有其人。」

「我的師父是誰？他在那裏？」少游茫然向道士問。

「秦相公還記得在東嶽廟的事情麼？贈銀子給你的那位老道士怎麼說來？」

少游想了一想，猛然省起東嶽廟老道士的話：「世人擾擾攘攘，總擇不脫名韁利鎖，那要有緣份才能習靜修道的……你身上有仙骨，將來也是蟠桃會上的人，可惜現在被情慾牽纏，終日愁苦，爲什麼你不肯毅然割愛，隨我學道……」

少游又記得老道贈銀之後，會對自已說過五

年之後到嵩山找他，現在，屈指數來，恰是五年了。

「莫非我的仙緣已到了麼？」少游心裏說。

胡華恰好在這時候，向他走來，她的臉迎着陽光，使她眼角上的紋，清晰地在少游的眼裏現出來。少游不禁在心裏暗暗感嘆道：「這一朵朝華，看來已經到了萎謝的時候了。朝露似的人生啊！」

「你們在談些甚麼玄理？」胡華向少游說：「我可站得脚痛了，還是下船回去吧。」

少游和道士作別，偕同胡華下了船。一路上默默的相着，他覺得爲着愛胡華，必須度她修仙，否則她轉瞬便要過世的，人生的駒隙光陰，短暫可憐，再也不能耽擱了。

於是，他想出了許多說話對胡華道，希望她也隨他學道去 無如胡華一句話便回絕了。她說：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少游始終沒有辦法勸服她，心中不免悒悒寡歡。胡華見了少游突然對她冷淡，芳心以爲少游另有新歡，對她厭棄了，她是個心高氣傲的人，便也對少游冷落。

少游和胡華的感情，愈來愈疏遠了。少游急於擺脫名繮利鎖，幾次辭職，朝廷沒有照准，這便使他心煩。胡華見他煩躁不安，誤會少游對她生厭。於是她淒然向少游道：「相公，我看來是非回去不可了。你已經厭了我。」

「誰說我厭你？」少游沒有好氣的說：「我只是因爲辭官不得，所以心煩罷了。」

「可又來，別人做官，只望高升，有那一個像你？你辭官不外要去學道，我又不能跟你去，那就不如趁早分手。」

少游對於胡華，雖然戀眷，但一念到將來自已去學道時，始終要和她分手的，既不能不分，那就不如早分，免就誤她的青春。於是慨然答應道：「也好，你再回到父親的身邊去吧，希望你早日得遇如意郎君。」

胡華眞想不到少游如此决絕，她忍着淚自去收拾行裝去了。

少游給了她許多財寶，宦囊所有，幾乎全部都給了胡華。可是，胡華却一概不要，她恨少游薄情，她所要的只是情感，而不是財物。

胡華把自已的東西收拾好，這才爆出珠淚來。

「相公，我要走了！」她只哽咽說了這一句。

「走吧，天下無不散之筵啊！」少游惆悵地說。「早知你這樣薄情，我不該再回來的。」胡華哭着說。她的衣襟全給眼淚濕了。

「我不是薄情，」少游安慰着她，「我的心裏永遠有你。其實我何嘗願意分離呢？」

「不願意分離，爲甚麼又讓我走？」胡華揮淚望着少游，臉上現着困惑。

「我參透了世緣，」少游說：「即使我們再相聚二三十年，也不免是要分離的，遲早要分手，那就不如早點分，免得彼此耽誤了。」

胡華汍瀾，臉上的脂粉，被淚水冲刷着，溶成一片，愈顯得花容憔悴。她在少游的眼中，更顯得衰老了。

臨別之日，胡華强打精神，重新把自已艷裝起來，靠着脂粉的力量，把自已的憔悴掩蓋了些。然後對少游說道：「你能送我一程麼？」

少游點頭道：「爲什麼不呢？我可以在船上擺下別酒，讓船兒一面去，我們一面飲。」

「就像以前遊湖一樣麼？」胡華强笑說。

「是的，我們最好在情致最濃時分別。」少游說，「這樣能使彼此所留下的印像更深刻點。」

「已經要分手了，留這深刻的印像幹甚麼啊！」胡華慨嘆着，可是她也不反對少游的提議。

少游爲胡華僱定了船，並且敎人在船上置下酒席，他和胡華都愉快地下了船。只是在這愉快的背後，却是分離的慘痛。在愉快的場面下分手，是少游預定的計劃，然而，他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成果。他和胡華對飲第一杯時，胡華的眼淚，已經從眼眶裏爆出來了。

少游雖然竭力忍着淚，但一念到這番分別後，可能永遠不再見面了，五內一陣痛，眼眶一熱，淚珠也不禁跌下。

這一席別酒，吃到黃昏，酒終於完了，胡華早已哭得如癡如醉。少游也自柔腸寸斷，當船家把船泊在龜峯下請少游上岸的時候，他吟出了一首詩：

「玉人去後又重來，此度分携更不同，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古塔自崔嵬。」

（全文完）

實用自衛武術

空手道中

（圖一）

我在「野馬小說雜誌旬刊」上，負責撰寫「實用自衛武術專欄」，已有一段不短的時期，算起時日來，也有二年多了。但是不幸得很，當那本雜誌出版到一百期的時候，由於種種環境上的因素，致使該刊之發行遭受極大的困難，而不得不告停刊。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在那二年多的撰寫時日裏，承業々地愛好自衛術的讀者們的關注和捧場，使我這個老粗，在激動之餘，得到了不少的鼓舞。

本來，當野馬編者雷凡兄，與我談及停刊的時候，我已打算不再漏夜爬格子，寫這篇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東西了。事實上，我近來的私人業務，已挺够我忙的了，何況，我天生不是一個吃「搖筆桿爬格子」這一行飯的文人，硬要抓住筆桿，總覺得太蹩扭，太不習慣；我常跟一班朋友說笑話，如果我要靠「在白紙上寫黑字」來過日子，我恐怕連糊口也要成問題。

但是業本刊老編特別賞面，打了好幾次約稿的電話，特別是再瞧瞧寫字枱上的那一堆熱誠讀者的來信，便使我改變了初衷。說實在話，我寫了二年多的自衛術，也跟々地讀者神交了二年多，多少總帶點「捨不得離開」的情份。並且，我私下也忖：「實用自衛術專欄」既然寫開了頭，就不該中途「打退堂鼓」，說到底，起碼也該有頭有尾，好向讀者們有個交代，別辜負了人家的一片期望。

雷凡兄對我說，這幾天出版社仍然收到十幾封星馬以及菲律賓讀者的訂閱信，他們在信中說，特別喜愛看我這篇專欄。此外還有幾位本港讀友，跑到出版社來訂閱野馬，也說爲了看這篇專欄而訂閱。

讀者的熱誠與捧場，最使我這個老粗感動，恨不得立刻年輕十年廿年，把更多時間與精力放在跟讀者在一起上。也因而，促使我有興趣，在「武俠與歷史」繼續敎下去。

（圖二）

寫了一大堆廢話，算是自衛武術「續篇」的開場白，向諸位新舊讀者，作個「承上轉下」的交代。

講到自衛武術，我曾不知感慨過多少次，相信許多野馬老讀者，都在我的文字裏看到過了。我們中國固有的武術，已有了數千年的歷史，論武技招式名堂之多之精，那是西方國家遠所不及的，但可惜的是，由於大江南北各門各派的武師，門戶之見太深，長期地故步自封，不肯吸收他派的技藝，以至於無法改良長進，而更可惜的是，在傳授武技方面，過於自私保守，輕易不肯收徒授技，更不肯與他門他派作技藝上的切磋揣摩，因而造成了我國武術的日漸湮沒，反而被日益發揚的西方運動所超越和替代，這是十分可惜和遺憾的。

（圖三）

別的不說，就拿本港及東南亞一帶的中文版本的武術書籍來看，就已是少得可憐，不但少得可憐，而且內容也是貧乏粗濫得可憐。這跟西方甚至日本是無法比較了；去年我去日本的時候，就十分吃緊於那裏的武館和武術書籍之多之流行！

我曾經在書店裏買過幾本中文版的書籍，帶回寓裏一看，不禁大是搖頭。

現今的社會突飛猛進，樣樣東西都講究新穎

的無影脚

·袁鐵虎·

（圖四）

實用、省時有效，彼此競爭得很激烈。可是那些書裏的內容，却仍然十分保守殘舊；虛玄難懂，這還不算，裏面的圖例說明又是晦澀不清，令人百看不明。試想這樣的武術書籍，豈不是反而變壞了人？

近年來本港出版的新書，簡直少之又少，我在書店裏所買得那幾本，全是十年八年以前的舊書，而且有不少還是不法商人的翻版書，裏面錯誤百出，自在想像之中。在本港所出版的各種期刊雜誌之中，也極難找到關於武術方面的文字，我相信我這篇自衞術專欄，是絕無僅有的了。我自問在武技方面，太過膚淺，文字也簡陋不通，不過我寫這篇專欄，始終抱着一個宗旨，那就是盡量吸取古今中外的各種武術之精髓，把它們混合一起，加以簡化，務使每一招每一式，都達到易學實用的目的，好讓讀者們得到一點實際的收穫。

順帶說一句，我深信本港有許多武技高強的師父，我十分希望他們能够在這方面致力發揚，把他們的絕技公開發表出來，挽救我國武術的衰退之勢，讓更多的海外華僑讀者們得以獲益和堅強起來。

（圖五）

這一期，我不打算馬上就教你「空手道」；本刊的讀者對於「空手道」一定極感興趣，我打算以後把「空手道」最基本的「技擊術」從頭到尾地詳細寫出來，俾本刊新讀者有一個全面的認識，至於野馬的老讀者，也可以温故知新，更可以從我的許多補充材料之中，獲得更深一層的研究。

現在，我不妨把我從前在野馬裏教過的一套「無影脚應敵法」，拿出來介紹給諸位新的讀者。這一套散手，是屬於空手道中一人對付二人的殺手鐧。

我對於這一套散手比較看好，因為它不但爽朗厲害，而且可以在許多的情形底下，拿出來使用，予敵人以沉重的打擊。

圖一——假如你在僻僻地帶，突然受到二個歹徒的偷襲，其中一從你後面，緊緊抱住你的雙臂，使你不能動彈，而另一個則站在你的面前，朝你揮拳過來。

圖二——在這樣的情勢之下，你唯一的選擇，便是先打擊前面的一個。你立即飛起右脚，一招「烏鴉歸巢」，狠狠地踢擊他的下陰。

圖三——前面的歹徒被你踢中，必然痛不欲生。你可以暫時不去理會他，而去對付背後的那一個。你突然把踢出去的右脚收回，再乘收回之勢，向後面作反踢動作，踢擊後面傢伙的「上三寸下三寸」（小腿骨）。此法在空手道中叫做「脚踭擊」，那傢伙被踢受疼，自然會放鬆他的雙臂。

圖四——這時候，你可以再來一招「錦上添花」，用右脚跟去踢擊前面歹徒的下巴。

圖五——然後，你突然一轉身，施展一招空手道中的「黑虎偷心」，用你的「左鈎拳」，直搗後面歹徒的心口。

圖六——這還不算，你更可以再乘他捧腹彎身的機會，施展一招「百鳳朝陽」，用你的右腿膝蓋骨，去頂撞他的下巴，這正是空手道腿擊術中的「膝骨擊」，力道自然更大。於是，二個歹徒便乖乖地躺在你的脚下了。

（圖六）

袁鐵虎信箱

袁鐵虎先生台端：

你好！在「野馬」雜誌九十八期內先生爲在下所相之性格，差不多全給猜對了，眞多謝了！尤其使我驚奇的是，好像你親眼見到了我，就是投寄一封信，你也猜得確準極了！眞是好嘢極了！現在在下來信有二件事相問，關於在下會掛號訂閱「野馬」，內夾有叻幣，煩請代問編輯雷凡先生，此其一。

其二，柔道和空手道已在日本各地十分流行，現在我所問的乃唐手爲日本所創否？並其拳掌都似不似空手道？我會在一本小說中閱到，唐手近來都似乎很流行，且文中會說日本一位熟識唐手的武師，會向世界各地拳手挑戰呢，而他所使用的便就是用唐手來對付敵手。（請示圖唐手之任何一招，未知先生本人熟識此種唐手否？）

最後，我想請先生示圖賜知柔道中單手背負的姿勢，並如何使用柔道中之投摔法去對付一個用手鉗緊你頸項的壯漢，以防被他扼昏。好了，暫寫至此，敬祝

福安

小子　方順風上

（砂撈越古晉）方順風君：

謝謝你的來信捧場，不過你把我形容成好像親眼見到你，那就未免過於神化了。其實憑筆跡推測一個人的性格，僅算一種統計學而已，就好像一個飽經世故的人，由於見過形形色色的人多了，自然能够憑其面相，加以察顏觀色，而看出他的性格和行爲，當然，我除了單憑寫稿之外，也還利用一點科學的「偵探眼光」，分析每一位的來信語氣，書寫方式，以及信封、信紙，黏郵票和信戳日期等等，來加以比較在可能範圍裏的推測。不過，這也不可能絕對準確。好在我這個專欄，並非專門替人看相測字，而是作爲一種輕鬆的消閒，藉以與讀者們熟落而已，這就用不到提心吊胆了。

你在信中所提出的問題，十分地有趣，相信是許多讀者所樂意知道的，不過由於篇幅的關係，這一期裏不可能三言兩語寫完，我打算以後再詳細附圖答覆。

至於匯欵訂閱「野馬」的事情，我可以代問。

・袁鐵虎覆・

袁鐵虎先生：

在野馬九十八期裏，我看到先生答覆方順風君的憑字體相性格大論，使我感到非常有興趣，不過在我還未得先生相一相性格之前，請先生允許我向您問幾個問題好嗎？我相信您一定會答應的，因爲您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有求必應的老好人，所以我才有這樣的信心。好了請問：

（一）先生的自衞術一個人應該怎樣的練？

（二）先生的自衞術單行本出版了沒有？訂價多少？

（三）我有很多關於武術的疑難，請問先生，您能直接覆我嗎？

（四）我今年廿三歲，高五尺四寸半，重一百卅五磅，合標準嗎？高度和重量會否再增？最顯著的增高法是哪一種？

（五）最後也請先生相一相我的性格和字體程度。

敬祝

愉快健康

崇拜您的讀者思海上

（Jalan Simpang, Malaysia）思海君：

承蒙謬讚，感愧交集。我十分喜歡收閱年輕讀者的來信；燈下拆閱讀者們的來信，幾乎成了我每天晚上的例行習慣。因此，我披閱每一位讀者的來信，都是十分地仔細，而且，也養成了推測他的性格與興趣的習慣。所以，我對你的提問，是十分樂意回答的。

（一）一個人照着我所教授的自衞術，能不能單獨練習？這個問題，我從前在野馬雜誌上，已約略談及過。當然，如果有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跟你一起演習，那是再好不過的了，但那也不是說，單獨一個人就不能練習。我寫這個武術專欄，始終抱着簡單實用的宗旨，也就是說，我盡量從繁複難學的中西武術中，提取它們主要精髓，而把它們混合起來，加以簡化實用。因此，你就不用愁學不到搏鬥的功夫。

其實，我所寫的各種散手，不但簡單易學，而且，有許多搏鬥上的竅門和許多出手的技巧，幾乎都是可以用不着怎樣實際苦練，就能使你「開竅」，而掌握其關鍵的。

例如，我所教過的各種食指擊、肘骨擊和膝骨肘的打法，都是簡易到極，根本用不着苦練，就可以在許多的情形之下，拿出來使用，予敵人以沉重的打擊了。

所以就算你無法找到朋友一起演習，也用不着發愁，只要你肯仔細鑽研，多加思想，一樣可以在無形之中，學到自衞術的技術。這也可以說是「一看即懂，一懂即通。」通了之後，自然可以大派用場。

（二）我的自衞術單行本已在付印中，第一集距離出版日子已不遠，訂價多少暫且不知，因爲我的稿子是被一位出版商買去的，並非我私人出版，自然不知道訂價，不過據那位出版商說，每本大約在港幣一元五角至二元之間，不會太貴。

（三）我十分歡迎來信提問，也十分樂於回答。

（四）你的體重與身高已十分標準。你今年廿三，還可以再增高。一個人的高度，先天的因素佔極大份量，因此想要增高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就目前來說，世界上還沒有一種最佳的增高方法。現在市面上有所謂增高機和增高藥物出售，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你想要增高，不妨多做跳繩、單槓引體上升，打籃球、騎單車等運動，這些運動對於增高都有幫助。

（五）來信字跡表現，你是一個屬於多感善愁的青年，情感豐富有餘，理智控制則不足，所以你比較容易衝動。你做事頗有幹勁，對於新鮮事物，有極强的感染力，但你同時也有一個缺點，就是做事欠缺計劃與忍耐，往往半途而廢。

從你的信箋和信封來分析，你是一個肯守秘的青年，但你比較粗心。還有，你平日極少與人通迅，以至於朋友們會怪你「高竇」或懶惰，如果我猜測得不錯的話，你最好加以注意。

我猜想你已進入社會上工作了，你似乎適宜做實業方面的工作。你的字體頗有骨勁，但稍覺潦草。程度相當初中。

·袁鐵虎覆·

讀者注意：

如果你要寫信給袁鐵虎先生，請逕寄「香港郵政信箱第 **14363** 號」，將可以迅速獲得袁先生的答覆。

編輯先生：

日前我在書攤上買到幾本過期的「野馬」小說，覺得內容非常豐富，尤其是袁鐵虎師父的實用自衞武術，但我無從購買，只能從書攤買些過期的，現在我想請教你幾個問題，希望你能回信答覆：（一）貴社出版的野馬小說，現在出到第幾期？（二）我想和袁鐵虎師父通信，地址是那裏？（三）如果想購買貴社的野馬小說，到那處有售，幾號巴士可以到達？

下次有問題時再來請教。祝貴社工作順利

讀者梁瑞祺敬上

（九龍橫頭磡）梁瑞祺君：

「野馬」編輯雷凡君，把你的來信轉交給我，囑我在這裏公開答覆，以便讓其他的讀者也知道。謝謝你喜愛看我的「自衞術專欄」，茲簡答你的三個問題如下：

（一）「野馬小說雜誌」已出版了一百期，，現在由於星馬發行遭受困難，已經停刊了。

（二）你想跟我通信，那是我很樂意的事，我十分喜歡與年輕人交朋友，也十分樂意回覆他們的問題。來信可以仍寄香港郵箱第一四三六三號武史出版社轉交給我。

（三）野馬停刊，我的這篇專欄，已轉在這本「武俠與歷史」週刊內刊載，如果你想要來出版社訂閱，請駕臨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武史出版社，那裏的工作人員自然會熱心替你辦理訂閱手續。

·袁鐵虎覆·

武俠長篇連載

勾命符

端木玲

詭計勝狂士　大鬧武當山

牛嘯天被龔然一掌推下削壁，直載入岩下的驚濤中。這還不算，屋漏偏逢連夜雨，那些被龔然兩掌拍飛，漫空射迸的勾命砂，劃着嘶嘶的破空嘯聲，有三粒尾追着牛嗚山奔襲而下，無巧不巧的招呼上了雙足的湧泉穴同鳩尾穴。「卜通」一聲，水花四濺，牛嘯天登時沉入水底。一陣浪花捲過，立歸無影無踪。

突變，這一切變化有若雷閃即逝，只看得乾元眞人同武當五子驚震不已。他們簡直做夢都沒有想到，以龔然這麼輕輕的年歲，竟然有這麼深沉的心機？也會下得這麼狠的辣手？

龔然陡然轉過身來，拍拍雙手，淡然一笑，說：「道長辛苦了一趟，想不到問題會這般簡單？其實，小可用牛嘯天的假令請道長來作證的用意並非在此，嘿！嘿！」他像個大人那麼冷澀的笑了兩聲。

乾元眞人壽眉一揚，不快地問：「難道小施主另外還有什麼文章？」

龔然猛伸手，一本正經的說：「家父想問老道長借樣東西，我想：老道長看在昔日岳陽樓上的一番交情份上，大概不會見拒吧！」語意充滿了冷削狂傲意味，只聽得武當五子一個個怒眉斜挑。

連道深若海的乾元眞人也說不出的低哼了一聲，武當五子登時連連揮袖，每人手中已自執定了一柄亮恍恍的長劍。雙足猛點，各據一方，將龔然圍在核心。

五柄雪亮的長劍一振，映着當空的烈日，精芒耀目。龔然橫目一掃五名道人，用脾睨不可一世的冷傲神態瞟望乾元眞人一眼，說：「道長爲什麼不也參加上一份，不更熱鬧些嗎？」

乾元眞人氣得呼的一口將雪白的銀髯吹得洒成一面半圓圓

局般，頭上銀髮根根直立，袍袖一揮，叱斥道：「退下！」

武當五子肅容各向後躍退一丈，抱劍屹立，但是，每人猶自各立自己崗位，以防萬一，只要老道長一聲令下，仍可聳身而上，困住敵人。

乾元眞人身形一飄，欺近龔然身前五尺，强忍住胸中一口怒氣，沉聲問道：「小施主要貧道什麼物件？」龔然氣定神閒，若無其事的答：「貴派的鐵劍令符。」

「鐵劍令符？」乾元眞人頂門有如被雷殛，腦中轟然一響，氣得連身發抖，幾乎當場昏厥過去。

武當五子不待老道長令下，刷刷幾聲，進步出劍，五柄冷氣森森的長劍砭骨生寒，指着龔然。

乾元眞人抖着蒼白的唇皮，道：「小施主，你太過份了！」龔然冷笑一聲，道：「過份！哼！當年你們七大掌門羣戰家父就不過份嗎？」略頓，又冷笑一聲，探手背上拔下一柄藍藍汪的長劍，仰天狂笑道：「想不到今天故事重演，我龔然獨戰武當這等大劍派一門精英！」那口氣暗示，他縱至今天戰死，也够壯烈了。可是，他那柄劍一經出手，武當五子齊聲狂驚，一個個面容失色的叫道：「勾命劍」。

乾元眞人望着那柄冒藍氣的長劍打了個寒噤問道：「這劍淬過毒？」

龔然將頭連點，冷笑連連說道：「不錯！淬過毒，你們如果怕，只要乖乖的將鐵劍令符送上，本少俠饒你們一次。」

龔然話意之冷，態度之傲，已將原先對乾元老道長的一點好感拋諸九霄雲外。

俗語說：「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武當派三百年來執武林中牛耳之一大宗派，乾元眞人是二十五年前岳陽樓一役，倖免於難的兩位掌門人之一，是役之後，受着江左江右，大河南北武林同道的愛戴，武當掌門所到之處，武林中人，無不揖讓三分，這些年來，又有誰對乾元道長如此大不敬過？

再說乾元眞人座下，以眞靜道長爲首的「武當五子」，晚近十年來，聲名鵲起，舉凡武林中有什麼糾結不清的紛爭，只要是武當五子到場，沒有不迎刃而解的！如今，武當掌門同其座下五子，竟然受辱了這麼個黃口孺子的奚落，這叫五子如何忍的下去？

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况老道長本有渡化龔然的念頭，暗中已作決定，能渡則渡，不能渡化，惟有忍痛鏟除一途。如今，見這黃口孺子冥頑不化，簡直到了不可理喩的地步，不由激起忿火，一拂肥袖，暗示五子採取行動。同時，人藉着拂袖之勢，飄身飛退。

武當五子五劍一繞，抖出滿天劍星，各出厲招，齊刺龔然。

龔然勾命劍一招『夜戰八方』，洒出滿天湛藍的劍雨，迎向那些劍星，但聞「叮噹」之聲四震，武當五子當場被龔然一招震得晃退七步。

但是，五子是何等人物，身形甫退，怔得一怔，眞靜一聲輕哼，青鋼劍一舉喝道：「上！」五支劍劃着嘯耳驚風，分從五個不同的方位搶了進來，風狂雨驟的襲擊這位靑年高手。

武當劍術冠絕天下，五子每隻劍所出的招式，都經過千錘百鍊，聚武當劍法的精華於一爐，五劍聯手，發動五行劍陣，其威力之强，簡直無以倫比，霎時之間，但見劍影縱橫，烈日之下，劍芒耀目。

乾元眞人說不出內心中充滿了多少矛盾？一方面，希望能渡化龔然，可是，此子冥頑的程度，已經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只有忍痛鏟除一途；另一方面，見自已座下的五大弟子發動劍陣困住龔然，又說不出心中多難過？老道長竟然耽心起龔然的安危來。其矛盾的心情，固然希望五子不致落敗，可是，他又耽心五子劍下無眼，傷了龔然。

這時，戰場中呼呼的風雷劍嘯聲四震，一片耀眼靑光裏着一顆藍星，在峭岩間滾動。只見劍影滾動，不見龔然的人影，曾薇薇的一顆心吊提心口上，幾欲彈跳而出。她一方面怨恨龔然的狂傲無知；但又爲他的安危耽心。正所謂爲郎憔悴爲郎愁，芳心欲碎。

她額上漸已沁出冷汗，兩隻粉拳揑得緊緊的，拳心滴着汗水，急得幾乎哭出聲來，她說不出自已何以會如此關心龔然的生死安危？不期然地，她一步一步的移近門場，也不由自已地探腕拔下背上的長劍，正想不顧一切，挺劍偷襲眞靜道長，冷不防身後勁風振袂，她不及回頭防禦，執劍的皓腕早被乾元老道長一手綽住。耳中響起老道長的聲音道：「姑娘，莽撞不得，你爲什麼不睜大眼睛看淸楚些，他們這場架，嘿！敗的可能不是他。」

管薇薇腕脈被制，一點都用不上力，空自心中發急，掌中鐵劍連串式都遞不出去，她畢竟是聰慧玲瓏之人，俏目往門場中仔細一望，不禁喜極發狂起來，那被包沒在青色劍影中的藍點，光影由小而大，由黯淡趨向熾盛。剎那之間，震耳響起幾聲清脆的金鐵鳴震，人影亂晃，武當五子一個個踉蹌暴退，醜然揮着一團藍光脫頴而出，面上騰躍着殺氣，直撲乾元眞人。但見藍電一掣，嘶的一聲，一劍遞到。

乾元道長方震駭於劍陣已突然解體，他眞連做夢都想不到武當派倚爲長城的五行劍陣，會輕而易舉的爲這孩子突破，而且五子敗得那麼慘，也敗得那麼疾速，稍一怔神，醜然劍已遞近面門。

醜然劍上變化太快了，乾元老道長一個失神，震驚之餘，只好將計就計，劈手奪過管薇薇掌中的長劍，往上一式「舉火燎天」，叮噹一聲輕震，醜然身形倒翻而起，被斜斜的震退五步。

乾元老道長身形幌搖了幾下，總算他定力深厚，且又功入化境，勉强定住身形，縱是如此，老道長亦覺有些手足失措起來。

醜然一退猛上，長劍一抖，劍化藍虹，二次飛撲而上。老道長壽眉一皺，暗驚這孩子心計太深，原來他剛才那個縱身而起，乍看似被震退五步，竟是故意裝出來的。

管薇薇脫口驚叫道：「使不得。」他迎着仗劍撲刺來，醜然絲毫不顧身的阻止他，劈手亂搖。

她多少已看出些來了，老道長目光中暗蘊殺機，此老功力之深，當世之中，眞還難找出幾人堪與匹敵，醜然再强，只不過是名十五六歲的大孩子，怎能與這種修爲快一甲子的高人相抗？

就算是兩人功力不相上下，但是，老道長三十五年前能在勾命書生的勾命劍下逃生，足見老道長機智若海，江湖經驗何等老到，兩相較量之下，醜然果眞與老道長併戰下去，吃虧的恐怕還是醜然。是以她奮不顧身的上前阻止。詎知醜然並未憐得她的心意，更談不到領她這份情，怒氣橫斗，迎着管薇薇一衝而至。

乍看起來，他好像全無半絲憐香惜玉的柔情，管薇薇便是血濺當場，穿胸搗上個透明窟窿也不在乎。

乾元老道長看得當場色變，自己身在一丈之外，管薇薇衝出的勢子又急，眼看就要血濺五步，不由怒咬鋼牙，狠狠的望着醜然。空自着急。眼睜睜的望着管薇薇衝向醜然藍汪汪的劍尖。

說時遲，那時快，醜然在千鈞一髮之際，陡然牙關一咬，嘿的一聲，一把抓向管薇薇，同時，右手劍把一立，劍風拂着管薇薇鬢邊的髮絲往上一振，硬生生的將貫滿內力的勾命劍改了個方向。因爲用力太猛，虎口把握不住，勾命劍在掌中一震，脫手飛上半天。

「勾命劍」乃是勾命書生的成名兵刄，如何能丟了醜然生怕乾元老道長搶先出手，將劍奪去，匆忙之間，雙足點地，一飛冲天，一把抄向勾命劍。

勾命劍是柄毒劍，老道長怎能容得下這種歹毒東西爲惡江湖了袍袖飛飄，身形猛騰，肥袖一捲，亦向毒劍抓去。

兩人出手都快，幾乎是同時出手，無分先後，兩隻手掌剛好在距毒劍尺許處相遇，由於兩人都有戒心，猛翻腕拍向敵掌。雖是驟然運掌，掌力之勁，依然駭人至極，「轟」的一聲，兩人翻翻滾滾，自三丈高處跌墜而下。武當五子齊奔向老道長，管薇薇自然撲向醜然。

乾元道長年近八旬，終究血氣已衰，一掌暴震落地，被眞靜道人扶持着大大的喘了兩口，一雙失神的怒目望着空中翻翻滾滾，有若天矯游龍的勾命劍，氣急地叫道：「眞……眞靜……劍……劍——」

武當五子一看老道長臉色，已知是什麼回事了眞靜向四名師弟一打眼色，四子立時身形飛湧，足點處，飛登疾撲。

醜然被管薇薇一把扶住，換一口氣，猛仰頭，見四名道士搶撲向勾命劍，這一驚非同小可，那還顧得了剛才一掌震傷不震傷，猛提眞氣，雙掌上揚，遙遙打向上撲的武當四子。

武當四子怎料到醜然還有餘力來上這一手偷襲了掌力襲至，四子竟然還手無力，當然不甘心等着挨打，只好雙袖飛揮，身形向外斜斜躍出了一丈，墜向丈外地下。

他們想要再起身二次搶到，已是遲了一步，醜然一聲輕嘯，已接住筆直瀉落的勾命劍。

一劍在握，氣槪北斗，可惜他此刻眞力已盡，空有一柄毒劍在手，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竟然沒法運劍出招，反被乾元眞人振袂兒來一袖。

這一袖，乃老道長全部精力的總和，當場將龔然兒了個觔斗。

老道長怒叫一聲「上！」，眞靜道長長劍一振，劃起一道劍風，四子落地身形一個急旋，反身猛撲。眼見五子合圍之勢形成，龔然這一下如被纏住，以武當五子之能，再加乾元老道長，和上六人之力，饒他龔然有三頭六臂，今天恐怕要難逃公道。

好個龔然！臨險不驚，長長的吸了一口眞氣，貼地一式倒縱，反射二丈，恰好自兩名靑袍道士中間竄了出去。

他雖然在奔逃，但他並未忘記那位紅粉知己的管薇薇，出聲招呼道：「薇薇！速返江陵！」話完，人已在二丈之外了。

乾元老道長換過一口氣來，見龔然溜出五子佈下的劍網逃去，這份驚，驚得不顧一切，長身而起，向五子一揮手，叱道：「還不快追！」剎那之間，六道身影疾似勁矢，飛追而去。

前面，龔然的身形已成了一個黑點，在陡峭的壁崖間跳動，遙遙傳來他爽朗的聲音，道：「老雜毛，少得意，一月之內，看本少俠不將你們武當山抄個天翻地覆才怪！」

管薇薇見龔然走遠了，漸漸脫出了武當五子的追踪，他說不出的高興，默默為心上人慶幸。雖然，他離她而去，最後那句話，就够安慰她的了。她將龔然的那句話解釋成龔然要她到江陵去等他。

她望着消失在遠方的七點影子，面上升起悲喜參半之色，最後，幽幽的喟嘆一聲，轉路往瑞魚縣走去。

走下赤壁沒多遠，半路上，走來白髮蒼蒼的一位老婆婆，管薇薇看清那名老婆婆，不禁喜上眉梢，驚啊了一聲，如飛燕投懷一般，迎着老婆婆衝奔而去。

「奶奶！」人還在老遠，就嬌喚着，那名老婆婆目光一抬望淸衝來之人，驚喜萬狀，雙臂一張，迎抱衝來的孫女，眼中，流着驚喜的淚水，歡呼道：「薇薇，你想煞奶奶了！」

來人乃管三三娘，管三娘一把將孫女摟入懷內，不停的吻着孫女。管薇薇突然仰起小臉，說：「奶奶，我要上江陵。」

「江陵？有什麼事啊！奶奶剛從那兒來呀！」

管薇薇一鼓腮，說：「您別管！」

管三娘只好將頭連點道：「好！好！好！奶奶別管，唉！我管三娘眞乃前世修的，生了個勞碌命。」

× × × ×

赤壁雄峙長江南岸，岡巒綿亙如垣，龔然踏着峭壁沿江東下，一口氣奔了四五十里，直到夕陽西斜，將乾元眞人同武當五子甩了個無影無踪，才敢緩下步子來，喘了一口氣，往江邊一棵垂柳上一靠，不由得煩惱起來。

一月之內要上武當山鬧事，自己曾誇下這句海口，可是眼前的情形，自己不正是被武當五子同乾元眞人追得狼狽不堪嗎？將來，如何上武當山？憑什麼將武當山鬧個天翻地覆了？

稍作思索，陡然有了主意，要大鬧武當山，此刻不正當其時嗎？武當掌門人同武當五子都不在武當山上，乘武當山空虛，鬧他個鬼哭神嚎。此念才萌，猛又暗將頭狠搖，另一念頭在心中浮了起來。

那兩面『勾命符』，關係何等重大，自己應該先找到令符，可是，人海茫茫，勾命符有如大海沉針，要追踪尋跡，談何容易。

反正，令符是丟定了，早也是找，遲也是找，如果將來找不到，了不起回巫山被罵上一頓。相反的，鬧武當的機會千載難逢，機不可失。他想通之後，摒除一切念頭，一咬牙，啓程奔向武當山。

順流而下，沒幾天就到江夏（今之武昌），龔然這天登臨黃鶴樓，臨窗找了副座頭，學着大人模樣，點了幾色點心，夥計為他泡了壺好茶，一邊品茗，一邊臨窗眺景，眼望滔滔一瀉千里的江流，觸景生情，想起蘇東坡赤壁懷古中的——『浪淘盡多少風流人物』一句，不禁豪情萬丈。

想着兩三天來經歷的驚險場面，眞足以值得自豪。以自己十五六歲的童稚之年，居然敢捋虎鬚，一舉擊敗武當五子，與武當掌門對掌，居然有那份膽氣，要上武當山去找岔。放眼天下武林，這『風流人物』四字，應該數到自己。

想到得意處，一種豪邁之氣陡然躍動眉宇間。他情不自禁地低低吟道：「數風流人物，應在今朝——。」

「……哈」，一聲微笑起自左面第三張桌上，笑聲截斷龍然的低吟。龍然循着朗笑聲望去，第三張桌子上，坐了個白髮黃鬚，蒜頭鼻，水泡眼的布衫老人。老人水泡眼一擠，似笑非笑的望了龍然一眼，點點頭，說：「小兄弟，老夫着實佩服你這番豪情勝慨，小小年紀就豪氣干雲，以英雄自許，的確不同凡響。老夫愚昧，當年曾見過多少風雲盛會，可沒見過你這等豪壯的人物，現在，老夫求教一事，希望小兄弟明教。」

龍然站起來拱拱手，說：「老丈但請賜示。」老人輕咳一聲，問道：「千古風流人物應數誰？」

龍然想都不想的答：「應數率五萬江東子弟大破曹操百萬雄師於赤壁的周公瑾。」老人搖搖頭，說：「算不得什麼，再數。」

龍然不由心中有氣，衝口反問：「依老丈看，應該數誰？」右面第二張桌子上一個虎目虬髯的黑臉漢子一拍桌子說：「兩位別抬槓子，數千古風流人物，應當數彈劍易水，慷慨悲歌，去刺秦王的荆軻。」

老人仍示大搖其頭，慢條斯理的說：「算不得什麼。」黑臉漢子虎一瞪，怒問：「這也不算，依閣下的意思，誰才有資格？」老人水泡眼一眨，指指自巳的蒜頭鼻子，說：「區區我小老兒才算得上千古風流人物。」

此語一出，舉座愕然，茶樓上成百雙眼睛向他瞪來，那名虬髯黑臉漢子用不屑的神情冷哼了一聲，龍然更是嗤之以鼻，冷冷地說：「老丈如能算千古風流絕才，那麼天地間的風流人物豈不如拾草芥，遍地皆是了嗎？」

那名黑臉漢子頗為讚同龍然的說法，附掌湊趣，道：「老弟台，對，你說得對，一點不為過。」

老人眨眨水泡眼，黃板牙一龇，橫眦二人一眼，用教訓的口吻說：「人生於世，過量的飯可也吃，過量的話絕不可說，小兄弟年紀輕輕，似乎不應該如此作賤人，須知俗語說的好，『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小老兒我雖然生相醜了些，可是，醜人自有醜福，塵海遺珠，可惜茫茫濁世，有幾人知我小老兒是誰？」老人語意之狂，簡直比龍然有過之而無不及。

龍然猛覺這老人有些怪異處，稍作沉忖，那黑臉漢子早巳不耐，追問老人道：「說說看，閣下何許人？」老人呷了口茶，望着遠處的滾滾濁流，無限感慨的說：「我老人家……」他猛頓住口，狠瞪黑臉漢子一眼，說：「黑小子，想知我老人是誰，是不是，今晚三更上蛇山觀濤台來，我老人家告訴你。」

老人一拂袖，袖中甩出七文制錢，「噹」的一聲，七枚銅錢方方正正的擺放桌上，無巧不巧的列成七星方位。

老人連看都懶得再看黑臉漢子一眼，雙袖虛飄飄的一拂，腳下有如行雲流水，不見作勢，身形顛顛狂狂，歪歪斜斜的穿過茶廳，走下黃鶴樓。百十雙眼睛目送老人下樓，一個個相視一笑，心中全在說：「瘋子」。

黑臉漢子看着老人的背影蹊了一聲，一仰頭，怔怔地望向江面出神。

龍然瞧在眼裏，輕輕走了過去，朝那黑臉漢子說：「兄台識得此人？」

黑臉漢子將目光自望着遠處，將頭輕輕點了兩下，沒有作答，只輕輕的哼了兩句成詩：『顛狂一劍隨風舞，輕薄三嬌逐水流！』

大詩人杜甫一首七言絕詩中有兩句絕句——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不知什麼時候，被人改了四字，韻雖未動，意則巳非，『柳絮』成了『一劍』，『桃花』成了『三嬌』。

原詩本是在殘春時節，觸景而作，有些感傷意味，經如此一改，其寓意就大不相同了。

龍然不禁跳了起來，愕然說：「是他！他還活着？」黑臉漢子緩緩將視線自遠方收轉同來，感慨地說：「果眞是他，那麼事情就有些不同了，他雖不能說是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但是，晚近百十年內，恐怕要數他為第一。」

「嗯！」龍然冷哼了一聲，瞥望黑臉漢子一眼，說：「我倒要看看，他這顛狂劍士。」他向黑漢子輕輕一揖，扭頭走下黃鶴樓。

三更，皓月高懸，萬籟俱寂。蛇山的觀濤台上靜的鴉雀無聲，忽的江

風吹來，刮起了一陣嘯耳的松樹聲。顯得夜色有些淒迷。

龔然於台上岸然而立，縱目浩瀚江流，烟波一線，端的一派好形勢！

他背着雙手渡了兩步，仰望着當空的浩月，自言自語地說道：「大丈夫貴在言而有信，想不到這位自命風雅的顛狂劍士竟這麼不守信諾……。」

「哈！哈！哈！哈！」幾聲朗笑震斷了龔然的語聲，龔然驚得身形暴退兩丈，循着笑聲仰頭望去。不知何時，一棵七丈高的古松巔處，風舞醉柳般，隨風飄拂，立着位白髮黃鬚老人。那老人不正是他要等的顛狂劍士嗎？龔然不覺大大的驚奇起來。

他驚奇老人神妙的輕功，更驚於他神出鬼沒的形踪，剛才三棵老松上分明悄沒聲息，別說是人，便是連宿鳥都沒有一隻，而今，憑空多出個人來，豈能令他不驚。

老人雙袖一舞，身形左飄右盪，當眞有若春風擺舞，更然似逐水的飛絮。幌幌悠悠自空而降，衣袂飄飄，姿態美妙絕倫。這一手輕功，簡直絕門到了家，看得龔然心神迷醉，情不自禁的喝起彩來。

顛狂劍士落地哈哈一笑，道：「獻醜！獻醜！」龔然方一怔神，顛狂劍士又擠擠水泡眼，笑眯眯的上前一步，問道：「小兄，怎麼樣，這千古風流人物應該數你還是數我？」

這一問，頓將龔然問住，照他這麼說，龔然在黃鶴樓上低聲自言自語，已是被顛狂劍士聽了個一字不漏，方會有此一問。

憑眼前他露的這手「飄雪浮雲」的輕功而論，的確是出神入化，龔然自嘆弗如，就顛狂劍士五十年前即已名揚武林的名氣而論，龔然自當拱手相讓。故爾被問得面紅耳赤，半响答不上話來。

顛狂劍士見龔然半天不吭聲，永泡眼一眨，躊躇志滿地逼上一句，道：「老弟台不表示意見，不用說，你默認老夫可以獨專美譽了。」

「哼！」龔然深沉的長哼一聲，心中暗自抗辯道：「老鬼，你怎不想想，五十年前你就已經成名武林，我現在才不過十五六歲，我要有你這般年歲，哼！你爲我提鞋子，我還嫌你老了呢。」

相自心生，顛狂劍士似乎看透了龔然的心思，面色一冷，還以顏色，道：「哼！小子，你別不服氣，五十年前，我大你不到那裏去，那時我已闖出了『顛狂劍士』這個萬兒了，我相信那時劍上的成就，只比你現在高，絕不比你現在差，至於現在嗎？小子，你跟在我脚後面檢破爛，我還嫌你手脚不够靈光呢。」

一點不錯，五十年前的顛狂劍士，年不過十七八，劍上的造詣，闖南蕩北，打遍天下無敵手，只不過他那生性顛狂，介於邪正之間，興之所至，不計利害得失，幹了再說，就憑他敢於開罪黑白兩道，而有無人敢於向他事後問罪興師，足見他的確是當時武林中的怪傑。

不但黑道人物不敢惹他，白道人物那個都對他頭痛，只要一見了他，就趕快退避三舍，敬鬼神而遠之。

三十五年前，勾命書生在岳陽樓獨戰武林七大掌門人，當時的證人，請的就是此公。奇怪的是自那次岳陽樓作證之後，此公竟然悄沒聲息的退出武林，三十五年來，無人知其下落，不想今天在黃鶴樓露了面。

龔然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所謂狂人碰上了狂人，狂到一堆去了。他是何等心高氣傲之人？自幼受勾命書生薰陶，那會順得下這口氣，立時面色一變，眉頭一揚，冷冷地說：「怎麼！聽你的口氣，簡直是倚老賣老？看不順眼，請點吧，上那道菜，咱吃那道。」

顛狂劍士下顎一抬，水泡眼望着天，冷冷地說：「老夫品味嘗菜倒是拿手，就是不會點，你既然有心請客，成，客由主便，你點吧！」

龔然一拍劍把，說：「你以劍道成名武林，我龔某人偏生不吃這一套，偏要在劍上討點野火，大劍士，呆甚麼？黃泉路冷，不論是你，抑或是我，咱們是越早上路越好。」

從他這種冷冽的口氣，不難聽出來，今天兩人這一場，不是你死，寓是我亡，大概不見眞章不休。

顛狂劍士遲疑了一下，搖搖頭說：「比劍不上算，我贏了你勝之不武，還要落個以大壓小的罵名。」

龔然怒道：「依你呢？」顛狂劍士說：「比脚力。」龔然冷哂一聲，鄙夷地說：「搞了半天，還是你點。」

顛狂劍士一怔，有些下不了台，只好自我解嘲的說：「你如果不怕吃

聞道癲狂劍士要大鬧武當山，武當掌門乾元道長門下五子，趕奔回山。

齣，比劍也成，老夫不過是為你着想，你別『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說着伸手一拍劍把，腰懸的長劍「叮」的一聲跳了出來。但見他手腕隨便一旋，一溜靑光耀眼，劍出無聲，懷中早已抱定了一柄寒光刺目的長劍。從他出劍的架勢看，的是名家氣度，只看的龔然心折不已。

癲狂劍士早年以劍術揚名天下，其在劍術上的造詣，龔然再是出身不凡，恐怕仍難望其項背，龔然為人雖狂，但他心竅玲瓏，見癲狂劍士出劍的氣度，心中不由暗道一聲不妙。念頭一轉，突然有了計較，故作豪邁地道：「比脚力就比脚力，我知道你劍術是大行家，輕功猶勝一籌，憑『癲狂劍士隨風舞』一句話，已明白的道出了你的『劍術』同『風舞』的輕功同樣震鑠武林，怎麼個比法？請說！」

癲狂劍士白髮一豎，怒聲道：「錯了！小子，老夫劍術猶勝輕功幾籌，跟你比脚力，老夫已覺大大的吃了虧，你既

然說是老夫佔便宜，老夫一生有個怪癖，頂不喜歡佔人便宜，怎麼比法由你出主意。」

龔然人小鬼大，眉頭一動，又有了計較，說：「這樣吧！我出個題目，頂有意思，唉！算了！只怕我出了你作不到。」他故意吞吞吐吐的將話攔腰截斷。

癲狂劍士之為癲狂劍士，除「癲」外，自然還犯了個「狂」字，歷來狂人沒有一個不性急的！見龔然言語中耍了花頭，當場狂怒交加，大叫道：「小子你別在老夫面前耍甚麼花頭，有甚麼話你給老夫爽快些講！有屁也給老夫快放。」

龔然見他巴入，穀有意吊足他的胃口，故意雙手一攤，將頭猛搖了兩下，道：「說了等於白說，你做不到。」癲狂劍士咆哮道：「放屁，上山擒虎，下海屠龍，當世之中，有甚麼事老夫做不到？」

「好！」龔然一豎大姆指，扣癲狂劍士一句，道：「看在你滿嘴鬍子份上，我相信說了你準能做得到，現在，請你洗耳靜聽……」

「老夫聽着呢，說吧！」癲狂劍士跳了起來怒叫。

龔然點點頭說：「第一，明天中午，咱們從此地出發，誰先上武當山三元觀，誰就算勝。」

「好！」癲狂劍士大聲讚好，得意地問：「什麼彩注？」龔然早已成竹在胸，故作沉吟，一揚眉頭，道：「我有兩個彩注，恐怕你不願意接受！」

「說說看！」

龔然遲疑了一下，說：「第一個彩注，後到三元觀的算輸，輸了的人此生此世永遠不許用劍。」

癲狂劍士一生以「劍」成名，「劍士」沒有了劍，豈不要此生此世永遠除名武林？他當即連考慮都不考慮的搖頭道：「不談這條，說說另一條。」

龔然說：「第二條嘛，有些太苛了，對我倒不在乎，對你嘛？算了，我知道你不敢答意，也不會答應。」

癲狂劍士水泡眼擠了兩下，嘆口氣，道：「老夫不一定會輸，但是，未雨綢繆，我不得不有所顧忌，只要不禁止老夫用劍，其餘的，你只要說出來，老夫一定不加考慮的接受。」顯然，在心理上，癲狂劍士已輸了一着了。

打鐵趁熱，龔然立刻說道：「贏的人此生永遠為主，輸的人此生應忠心於先到的人，奴侍一生。」

「好！」癲狂劍士喜得一拍巴掌道：「小子，老夫同意，你輸定了！」他有些得意忘形起來，猛然問：「噯！為甚麼要到明天午刻才出發，現在走不成嗎？」

龔然舉手掩口，打個呵欠，道：「抱歉，小可現在不能奉陪，你明知我僕僕風塵，一臉的倦色，你怎會知道，我今天連日連夜的趕了兩百里，你想想看，如果現在動身比賽，你不是存心在揀我便宜，所以我要養一天神，咱們明天中午出發，誰也不吃虧。」

癲狂劍士一點頭，表示讚同。一言為定，兩人相繼下了蛇山，各找宿地。

× × ×

當夜，一個驚人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了江漢三鎮。那是一則聳人聽聞的消息癲狂劍士定明天首途武當山，要大鬧武當山，並且，還要逼武當掌教乾元眞人交出武當派信符——鐵劍令。

這是件武林中最富刺激的消息，江漢一帶的水陸兩路豪傑。奔走相告第二天一早，幾乎所有的武林人物儘已知悉，加上頭一天癲狂劍士在黃鶴樓公開露過面，更證實這則消息的眞實性。

這則大消息，只瞞了一人，那就是癲狂劍士本人，癲狂劍士還眞如龔然所言，找了個僻靜地方，痛痛快快的養了半天半夜的神。他是勢在必得，非在這一次比賽中贏了龔然不可，也好身邊收個伶俐小厮。

這則頗富刺激的消息是誰放出來的？明眼人一看就知，自然是龔然的傑作。

龔然當晚散出這則消息後，落店蒙頭大睡，養了一夜神。他算得上是人小鬼大，暗暗的謀算，如何將癲狂劍士收為終身不二的老僕。

第二天一大早，自江夏去襄陽的道上，氣急敗壞的有六名道士匆匆衆程，每人面部呈現焦灼神精，看樣子，六人定是遭逢生平最火急的燃眉大事。這六名道人，正是當今武當掌門人乾元道長同他座下的武當五子。他們本待沿江東下，去追尋龔然，爲昨夜的驚人消息震駭住，又連夜折程趕返江漢，北上襄陽。

他們一早穿城而過，行踪落在龔然眼內，被龔然暗中綴上，跟了三十里，龔然探淸了他們所走的路線，方折回江夏。

午時，龔然與癲狂劍士在蛇山觀濤亭會齊，兩人互相招呼了一聲，相約走下蛇山，癲狂劍士故作豪邁，起先五十里，讓龔然走在前面。五十里一過，他哈哈一聲狂笑，振袂怒奔，越過龔然，狂奔而去。

龔然正中下懷，反正將他帶上路，正好追躡乾元眞人之後而去，自己樂得在後瞧熱鬧。

癲狂劍士得意至極，放腿急奔，一天工夫，已奔過了京山，第二天日落時，來到宜城境內。龔然只遠遠的吊着他，行來頗爲吃力，總算他出身勾命書生門下，一身功力不俗，加上癲狂劍士未放量疾行，因爲，他心中已有了十成把握，篤定自己準贏，是以未放開脚程。龔然總算勉强的遠遠的綴着癲狂劍士。眼看宜城的城樓已然在望，龔然遠遠望去，夕陽餘暉中，前行的癲狂劍士突然脚步加快，往城墻下趕去。

龔然雙目運神，努力細望，一望之下，嘿！癲狂劍士前面半里，正有六名長袍道士埋首匆匆趕路。

龔然望着癲狂劍士的背影，面上，升起了個詭秘冷笑，一咬牙，道：「老鬼，你這下鑽進小爺的轂了。」他停下來凝目望着狂捲而去的癲狂劍士，也聽到了癲狂劍士怒喝前面六名道士的聲音。龔然說不出有多得意？一扭頭，岔向左面一條小道，繞城而過，提起精神，星夜趕路。

如果果了，他頂多找個僻靜地方養養神，餓了隨便買些乾糧充饑，他整個心神全集中在趕路上，他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如何搶在癲狂劍士的先頭趕到武當山。

皇天不負苦心人，第四天子夜，他總算趕上了武當山。可是，當他趕上武當山時，武當山戒備森嚴，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一隊隊仗劍道士，逡巡於武當山上下各院及山道間，龔然心中有數，大概是自己暗放癲狂劍士一把野火，發生了效果，心中着實讚佩武當山消息的靈通。

他功力絕世，武當山戒備雖然如此森嚴，他好像行於無人之境，幾個縱躍混進了武當半山的一座重要道觀——眞武殿。

眞武殿旣是武當山的重地，護守眞武殿的人自非庸手，龔然明白這個道理，在距眞武殿十丈處先停下來，找棵老桂樹隱藏好，俊目運神，凝視殿前仗劍的八名靑衣道士。

他正自心中一聲冷笑，想長身而起，飛越過另一棵老桂樹，直撲眞武殿之際，冷不防耳後起了一陣振袂聲，一道灰影自樹側電閃般的超前而去。同時之間，耳中起了一聲冷凛怪笑，那笑聲滿是譏誚意味。

一個蒼老而低沉的聲音冷冷地說道：「小子，饒你心思狡猾，人算不如天算，乾元老雜毛沒有把老夫攔住，老夫不是正好趕到你前面一步了嗎？」

「老鬼！」龔然心中狂叫了一聲，一股涼意自脚板心升起，直冲腦門，怒嘿一聲，拔步疾追。誰知他身形方動，猛又氣沉丹田，雙足力墜千斤，將騰起的步子煞住。

你道爲何？嘿！眞武殿中一聲吆喝，劍影縱橫，一左一右，魚貫走出來二十四名靑袍柳鬚道士。每名道士手中全執着一柄明幌幌的精鋼長劍，神態肅穆，井然有序，一看就知道是些訓練有素的高手。

憑這二十四道士，還不足令龔然震慄，眞正令龔然怯步的原因是那羣道士後面出現了位白髯白髮，年邁蒼古，仙風繞體的黃袍老道長，那黃袍老道雙手捧着柄半尺鐵劍。

「鐵劍令！」龔然心中狂叫着，一雙眼神深深的凝視着鐵劍。

他此行的目的固然是爲了搶先趕到三元觀，可是，眞正的目的則是在於這柄劍符。一剎那，念頭一轉，不覺有些不解，分明乾元眞人承認鐵劍令在他身邊，何以這位老道長手中又捧着另一柄呢！

武當派的鐵劍令如衆週知，是代表武當派的無上權威，一向由掌門人執掌，如今，此劍令出現在一位老道人身上，能不使龔然驚訝？

驚訝的不止龔然，連一向倨傲不羣的癲狂劍士也震住了，本是風捲而

去的身形，乍然綫了下來，噫叫一聲，雙足飄飄，緩緩地向那位捧劍的黃袍老道人走去。

他一面走，一面抬抬手，指指老道人手中捧着的鐵劍問：「老雜毛，你是誰啊？」

「無量壽佛！」黃袍老道捧劍打個問訊，微微欠身，道：「貧道靈虛，施主敢莫就是顛狂大劍士麼？」

「靈虛？」

我的天，顛狂劍士同龍煞全不由自已地週身震顫了一下，這「靈虛」二字並不陌生，早年在武林中名震天南，是上代掌門人的師弟，也就是當今武當掌門人乾元眞人的師叔。

此老在五十年前突然退隱，五十年來，武林中再未見此老一現俠踪，傳言不一：有的說此老早已羽化登仙；有的說此老閉關悟道，到底誰的說法對？莫衷一是，武當門人口風甚緊，不露半點風聲，是以五十來，靈虛道長的存亡便成了謎。

謎，今天終於揭開了，此老仍健在，而且還捧着鐵劍令符，坐鎭武當山。

顛狂劍士見老道長問他，嚥了口唾沫，狂態斂了三分，點點頭，說：「不錯，老夫正是顛狂劍士。」

靈虛道長神情肅然的問道：「大劍士，貧道三天前接獲敝掌門人諭令，說你大劍士要上寒山找岔，不知敝派有什麼地方開罪了你大劍士？貧道望大劍士明告。」

「這……」顛狂劍士語塞，猛回頭，朝藏身桂樹下的龍煞嗞嗞黃板牙。

龍煞心中一聲嘿，忖念道：「老鬼，你隨便編兩句搪塞一下，可別把我也給扯出來啊！」

龍煞想的不錯，但顛狂劍士豈是省油燈？水泡眼一眨，咳咳一笑，說：「老夫雖有『顛狂』的惡名在外，但一生未作過無理取鬧的事，此番上貴山純粹是同一位小兄弟相約了一道來貴山瞻仰瞻仰。」

「哦！大劍士還有同伴？何不請出來讓貧道一併拜識！」

顛狂劍士有意拖龍煞下水，他生怕龍煞搶先趕到三元觀，自己豈不輸了嗎？

誰知龍煞心思敏慧，一聽顛狂劍士有意拖他下水，一想要糟，身形一閃，往左飄出二十丈，再折向直前，連着兩個飛縱，人已繞過眞武殿，直撲三元觀。耳後，聽得一串豪笑傳來。那是靈虛道人的聲音：「大劍士眞會說笑了！」

下面是顛狂劍士含怒的叱聲：「老夫豈會誑你，不信跟老夫去看看。」

龍煞無心再聽下去，他喜得發狂，顛狂劍士已被靈虛道人纏上，自己穩坐泰山，篤定的贏了。

輕登巧縱，不費吹灰之力，穿繞在那些仗劍道士中，眼見三元觀已在望，耳後傳來爆空震聲，有若一串夜空中震動鋼鈴，那是靈虛道長爽朗的繼續豪笑聲：「哈！哈！大劍士，貧道的確勘破……自動在眞武殿養性悟玄數十年，連當年岳陽……都未加聞問，貧道本說淸靜無爲，涵養性天以終，前些天奉敝掌門徵召，命貧道護持劍符，主理山務幾天，你該滿意了吧！咳！想走嗎？大劍士，給貧道留下，你昔日的英名豈可不顧？」

下面是顛狂劍士怒叫一聲，想來他想脫離眞武殿的道士的糾纏而不可得，與靈虛道人動上手了。龍煞聽得心中狂喜，雙臂一震，直撲三元觀。

三元觀既是三淸聖像及重寶法器供奉之所，其警衛之森嚴，自又非眞武殿所可比擬，眞武殿固然有位靈虛道長坐鎭，三元觀能無高人護守嗎？龍煞人方距三淸殿十丈遠處，觀內已朗然一聲淸喝道：「站住！」

龍煞何等倨傲，那會爲此一喝震住？一聲嘿，背上藍虹一閃，勾命劍早已執定手中。「刷！刷！」數聲，殿內奔出一隊仗劍道士，說時遲，那時快，十二名藍袍年輕道士一字排開，將龍煞阻於殿階下面。

同時之間，殿內一聲淸嗽，緩步踱出八位年在六旬開外，鬚髮俱已花白了的道人，每位道人面容嚴肅，手中全挺着劍。面寒若冰，冷冷的望着龍煞。

龍煞一望，停步愕然望着八名老道士。其中一名白淨面皮的老道扶劍立掌打個問訊，道：「小施主貪夜闖山，可知道犯下了什麼罪吆！」

三清殿平素視若武當聖地，別說是外人，連武當山門下弟子，如果不奉差遣，或者有什麼職司，亦難得擅入一步的！如今，龔然仗劍擅闖，按照武當山的規例，處置的辦法，只有「格殺勿論」一條。換句話說，龔然今天有死無生，要想求生，只有硬闖。

硬來行嗎？別看龔然亦已身手絕世，如果以一拚一，當今武林高手，勝過他的不多，若說羣毆，這八位年在花甲之上的老道人聯上手，情勢就倒過來了，當今武林，能同他們戰個平手的，簡直寥寥可數。

八名老道大有來頭，他們全是當今武當掌門人的師弟，「乾」字輩的長老，「乾」字輩的高手不下三四十人，而此八老，武林呼之為「八仙」，是「乾」字輩中傑出的佼佼者，論他們個人的造詣，當然差掌門人有上一段距離，若說「八仙」聯手，其威力之强，那就非道里可計了。

且說那名老道長問了下來，龔然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搶進三清殿內，留點手腳印，先贏了瘋狂劍士再說。他那知道什麼叫厲害，愛理不理的答老道長的話，說：「小可是應貴門乾元掌門眞人之約來的，貴派有些什麼俗規陋矩，龔某人一概不知，請問道長與貴掌門人怎麼稱呼！可否煩道長代為轉達貴掌門一聲，就說我『落星勾命』龔然應約來啦。」

那名老道人乃是乾元眞人的師弟「乾貞」道人，在「八仙」中，數他武功最高，火氣也最大，龔然硬撞硬頂，不由激起了他的怒火，冷冷地說：「貧道『乾貞』，當今掌門人的師弟，家師兄數日前離山，至今仍未回來，你既是來踐約，家師兄不在，我們師兄弟大夥接着也是一樣，請吧！」「嗆」的一聲，劍繞飛環，在頂門上劃了個半圓。

十二名藍衣道人往兩側一閃，讓開上面，「八仙」劍葉翻滾，有如一條劍龍，翻翻滾滾的向他圈圍過來。

龔然挺劍凝立不動，朗目神光四射，尋思對策。當前，他急須要做的事是衝進三清殿，可是，前有八仙擋路，他如何個衝法？眼看八隻劍已滾滾臨頭，龔然仍未想出妥當對策，時間那容他再宕延下去。他逼得無法可想，深深的吸口氣，緩緩抬劍，目注滾來的八劍。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突然，情況急轉直下，二十丈外哈哈一聲朗笑，有人道：「好軋手！要不是老夫有兩下子，眞要被這老牛鼻子纏得分不開身，今天豈不大糟？不好！老夫可能遲了一步。」

那是瘋狂劍士的聲音，靑影一線，直飛而來，人雖在二十丈外，但聲音朗朗，宏亮如鐘。

乾貞道人長劍一劃，八劍隨然止住滾動的勢子。龔然是個機伶鬼，朗目一轉，有了計較，微側頭，胡後嘿然一聲冷笑，道：「『大劍士』本來啊！可惜你晚到一步了。」

「大劍士」三字，使八名老道週身齊震，互望了一眼，須知，他們八人今晚眞正的任務是過阻瘋狂劍士入侵三清殿，如今正主現身，對龔然的擅闖三清殿，自當壓後辦理。

乾貞道人長劍一挽，振劍向前一指，立時八劍齊飛，分從龔然左右飛越了過去，八縷劍虹，在朦朧月光中直指瘋狂劍士。

龔然心中狂喜，一領劍訣，作勢飛入三清殿。他身形方動，十二名藍衣年輕道人劍陣一合，一片雪光劍影閃動，將龔然的去路阻住。

龔然傲然一聲冷笑，道：「憑你們這點道行，也敢阻小爺的路。」

藍虹一閃，「瑲瑯」連聲，十二名年輕道士手中的長劍當場被龔然震得飛去半空中。每名道士更是身形搖搖，迭連往後退，連退了好幾步，方定住退勢。

龔然豪笑一聲，點足長身，一步竄上大殿台階，張目一望，殿內三清法像莊嚴，心念一動，默禱道：「三清祖師在上，弟子龔然，為情勢所迫，誤闖寶殿，冒瀆之處，敬祈諒宥。」

默禱完畢，身形一閃，「颼」的一聲飛投進殿，十二名藍袍道士一看，這還了得，驚魂甫定，見敵人已進了殿，直嚇了個亡魂皆冒，十二名道士一聲斷喝，各揚掌搶撲進殿，口中並大喝道：「狂徒休得進殿！」

龔然哈哈一聲朗笑，手中「勾命劍」一舉，「叮」的一聲脆震，懸吊在神龕左側的一塊赤玉雲板起了一聲響徹雲霄的朗鳴，有如玄天九音，嗡嗡繞樑，不絕於耳。

「反了！不好啦！」道士們大聲嚷叫着。

武當山的「赤玉雲板」是件重寶，雖說雲板敲動時，音韻悠揚，聲震百里，響徹羣山，此實平素極難聽得見，也許十年八年才敲一次。

換句話說，此雲板不敲則已，一經敲動，武當山必然逢上了驚天動地的大事，闔山上上下下七十二座觀院的弟子，不論輩份高低，都得齊集三清殿前，聽候掌門人差遣。就算是歸隱後山養眞的前輩長老，也得趕來前山聽命。

顯然那知厲害，誤打誤撞的一劍敲動了赤玉雲板，當場嚇壞了十二名藍袍道士，像瘋狂了一般，沒命的飛湧進殿。

除了十二名道士外，名列「八仙」的老道士也怒嘿一聲，將顯狂劍士甩下，返身直撲大殿。

殿內燈火通明，顯然一時興起，覺得那雲板之聲有趣，一眼瞥見神龕右側吊着的一面直徑丈寬的皮鼓，突然想起一句古話來——鼎食之家，鐘鼓齊鳴。

雲板之聲悠揚朗吟，不下古鐘；此面丈大皮鼓如果同時擊動，兩相和鳴，當有另一番韻緻。一念至此，顯然反手提劍，右拳一掄，「咚」的一聲擂向皮鼓，霎時之間，一聲震耳的嗡然長鳴，震的三清殿有若雷動九天。

兩音嘶映，譜出一種天音仙律，聽的顯然樂不可支，喜得手舞足蹈起來。他心中說不出有多得意！想着此行收獲頗豐，雖然沒有將武當山鬧個天翻地覆，但起碼已將三清殿的兩樣法器打了個鐘鼓齊鳴。其實，他那裏知道？他這一鐘鼓齊鳴不打緊，可就把個武當山整慘了，鬧得神鬼不寧，還不算天翻地覆嗎？

正當他喜不自勝之時，十二名藍袍道士像瘋了一般的衝進來，拳掌並舉，怒拍而至。

顯然身形一幌，輕輕讓開這羣道士的一輪猛攻，勾命劍隨手劃動一道長虹，準備迎擊藍衣道人們發動的第二輪攻勢。

「勾命毒劍！」殿門口飛來的八名老道士失聲驚叫。敢情不久之前在朦朧月色下，誰也沒有看出來勾命劍淬過毒。

「八仙」看出勾命劍有毒，心慄膽寒，促聲疾喝「退！」十二名藍袍道士聞喝驚退，一個個如潮水一般的退出大殿。

乾貞道人往裏喝道：「小子，你是勾命書生的什麼人？」

顯然愛理不理的緩緩踱了出來，傲立殿階上，下顎微抬，仰望天壁上的冷月，志得意滿的說：「猜猜看！」

「完了！完了……」八仙身後，顯狂劍士氣急敗壞的一路嚷叫着自觀外衝了進來。

八仙之首的乾貞道人扭頭問道：「什麼事完了？」顯狂劍士垂頭喪氣往台階下走去，擠擠水泡眼，沙啞着嗓門說：「老夫輸啦！」

八仙有些不懂，怔怔的望着顯狂劍士走到台階前面朝上首倨傲不可一世的顯然一站，卑顏恭順地躬身說：「老顯敬候差遣。」

「差遣！？」八仙更驚了，以堂堂名動武林的顯狂劍士，竟爾卑恭如此，這麼說，此子來頭太大了。

乾貞眉頭擠動了兩下，目注勾命劍，念頭又一轉，猛問：「你是勾命指叢翰的傳人？」

顯然搖搖頭，道：「叢翰作古百年，他沒有那個福份有小爺這種傳人。」

他一邊答乾貞道人的話，一邊向顯狂劍士一抬手，輕輕的說：「老前輩別客氣，咱們輸贏是另一回事，如您老不嫌棄，顯然附驥高攀，此生此世，願常隨侍老哥哥，如何？」

顯然不愧是一代雄才，他自有攏絡人的一套手法。顯狂劍士喜得老淚縱橫，一步踏上台階，一把挽住顯然的手腕，顫巍巍地說：「小兄弟，老哥哥這一生隨定你啦！」

兩人旁若無人的論交，根本就未將武當山的一羣道士放在眼裏，激得乾貞道人怒火冲霄，暴叱道：「你小子不是叢翰的傳人，那麼你是誰的傳人？」顯狂劍士說：「你本來猜對啦，我顯兄弟是勾命書生的傳人。」

乾元道人指指勾命劍說：「可是這柄劍是叢翰的啊？」

顯狂劍士伸手自顯然掌中接過勾命劍，倒揚劍把一亮，說：「叢翰的勾命劍劍柄上有『勾命指訣』，此劍則無，此劍款式雖然與當年叢翰的那柄相同，且又同樣的淬過毒，但兩者迥異。」

八仙齊鬆了口氣，換句話說，眼前這人不是叢翰的傳人，他不可能會百年前那種荼毒武林的「勾命指」，情況就不太嚴重，憑八仙之能加上武

當山的一羣高手，强將二人留下，尙無太大問題。

正於此時，那位名震寰宇的一代高手「靈虛」道長衣冠不整，鬚髮俱張，怒氣冲冲的疾喘奔來。

靈虛老道長此時手中少了那隻代表武當派無上權威的鐵劍令符，八仙轉身迎着，躬身施禮問安。看靈虛這種狼狽樣子，八成是剛才吃了顚狂劍士的苦頭。

靈虛道長身後不遠，人頭鑽動，擠上來一大羣道士，這些道士，不用說全是聽到了剛才赤玉雲板的聲音來的，龔然一眼望下去，來人何止百數十名，遠處明幌幌的一個個仗着劍，長龍似的走來。

蜂湧而來的人潮擠在三淸殿前廣場上，井然有序，沒有一點嘈雜聲，靜靜地一排一排站在靈虛道長身後。

靈虛道長面色肅穆，吹了兩下白鬚，越衆而出，向台階下走來。八名老道士一步一趨的疾步隨着。龔然終究是個童心未泯的大孩子，指指下面排列着的一大羣道士，偏臉問顚狂劍士道：「老哥哥，你看這些道士，怎麼一個個悶不則聲，他們幹嗎來的？瞧熱鬧來的嗎？」

顚狂劍士面色驟然轉嚴，未正面答他的話，只輕輕的一帶龔然，低聲說：「小兄弟，準備闖！」

一聲「闖」，龔然方看出事情有點不妙，但他一身是膽，自下巫山以來，怕過什麼來啦！只微將頭點了點，面上豪情依舊，傲然望着走向台階下的靈虛道人。

他心中在猜忖一件事：這老道士手中的鐵劍令符呢？今天，說什麼也得將劍符弄到手。

靈虛道人怒哼一聲，吹顫着蒼髯，揚指一點台階上的顚狂劍士，冷冷地說：「老匹夫，武當山與你無怨無尤，你爲什麼擅闖武當山？貧道受掌門人之託，執劍符代當山務數日，你敢使用詭計，將本門的劍符奪去，你如果不將劍符留下，貧道立刻當衆宣佈，你是我們全武當派的公敵。」

「啊！」數百聲驚嘆不約而同的響了起來，武當山的數百名道士一個個怒目望着顚狂劍士。龔然說不出是驚是喜，喜得狠力一扯顚狂劍士的衣袖親親熱熱的叫聲「老哥哥」。顚狂劍士畢竟有幾分得意，水泡眼一擠，向龔然扮了個鬼臉。

數百名武當弟子的確够驚的了，他們做夢都沒有想到，他們心目中認爲抜擬天人的靈虛師祖，竟會連隻劍符都護守不住，讓人奪掉。

靈虛如此一嚷，顚狂劍士一聲哈哈狂笑，道：「老雜毛，我眞爲你害臊，讓你這些徒子法孫爲咱們評評理，看看是誰錯！」

八名老道士見顚狂劍士口齒不淨，一個個怒形於色，齊聲叱斥道：「住口！」

顚狂劍士水泡眼一眨，黃板牙嗞兩下，不理八仙喝斥，轉臉問龔然道：「小兄弟，你聽到了沒有，是羣什麼東西在叫？」龔然何等精靈？立刻接腔答道：「瘋狗。」

這一下，不光是八仙怒了，連廣場中排站着的數百名道士也一個個眉揚髮指，鼓譟一聲，每人將掌中長劍高舉過頭，怒叫道：「殺……」

「殺此狂徒……」

龔然左手中食二指輕輕彈叩勾命劍，發出一聲「瑲瑯」朗吟，一領劍決，劍眉一挑，小煞星就待發作。顚狂劍士慌忙伸手一扯，止住龔然的攻勢，低聲囑咐道：「小兄弟，造次不得，看老哥哥退敵。」話完袖底翻腕，亮出柄五寸長的金柄鐵劍。

雖是月色矇矓，劍小玲瓏，廣場上的人無法看淸，可是，鐵劍自劍尖至劍柄處一連嵌了七顆寶石，毫光閃耀，灼眼生花。武當弟子，沒有一人不識這七顆不同顏色的七色寶石，一個個不約而同的靜了下來，霎時之間，哄鬧一片廣場，靜的鴉雀無聲。

隨着顚狂劍士高舉而起的鐵劍，數百名道士一個個緩緩屈膝跪了下去，立掌俛首默誦：「祖師慈悲！」

一刹那，廣場上黑黝黝的跪了好大一片，顚狂劍士猛往階前一望，嘿！靈虛道人同八名老道人面上神色不定，一個個昂然挺立着，仰望着顚狂劍士高舉頂門上方的鐵劍令符，一時之間，拿不定應該如何做？

別看龔然少不更事，處此情景之下，他心思何等靈慧，虎視眈眈的望着九名道士。那神情，只要九名道士隨便一下，勾命劍就血濺五步，誰敢動就勾誰的命？

癲狂劍士一看苗頭不對，看樣子，九名道士大有突起發難，出手搶奪令符的可能，水泡眼一擠，有了主意，厲聲大叫道：「鐵劍令下，沒有不拜的武當弟子？見『劍符』如見三豐祖師，靈虛爲何不跪！」

這無異是當頭棒喝，靈虛再是氣怒，也不敢欺師滅祖，不敬祖師！但見他雪髯抖顫了兩下，垂眉闔目，巍巍顫顫的跪了下去。

靈虛雙膝落了地，武當山的道士，誰還有那份胆，不乖乖的跟着矮半截？八名老道士一個個接踵跪了下去。

癲狂劍士躊躇志滿的哈哈一笑，說：「老雜毛，現在讓你心服口服，給你個大教訓，你忘了一句古訓『兵不厭詐』，記得當年漢高祖劉邦與楚霸王議和中分天下，以『鴻溝』爲界，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盟約簽定之後，項羽引兵東歸，劉邦立刻背約反追霸王。剛才，老夫奪你劍符，就是師法古人，老夫本來說是與你互對三掌，雙方都不準動劍，可是，你忘了老夫既名癲狂『劍士』，『劍』就是老夫的看家本錢，『劍士』沒有了『劍』行嗎？是以老夫在對過第二掌後，突然出劍，用了招『巧釣金鼇』，將你另隻掌中的劍符釣了過來，嘿！嘿！……」

他清嗽兩聲，有些得意，往下又接說，道：「老夫的行爲雖然有些欠光明，但是，老夫行事的準則完全與兵法吻合，沒有說不過去的地方啊！」

癲狂劍士正自得意忘形之際，靈虛突然飛彈而起，長劍一抖，劍虹閃劃，直撲台階上的癲狂劍士。那神情，看來他也想用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以『巧釣金鼇』將劍符釣回來。

說實在的，靈虛同癲狂劍士全都是前輩高人，兩人的修爲，全都有一甲子以上的功力，斤兩相若，按情論理，靈虛道長有那份能耐將劍符再從癲狂劍士手中釣回來，可惜老道士棋差一着，忘了個一旁虎視眈眈的龔紘。

靈虛道長劍勢方動，身形拔起不及兩尺，「叮」的一聲脆響，藍虹耀眼，自己的劍勢被阻，只覺削來的那一劍力道奇猛，自己猛拔而起的身形，硬生生的被逼得墜落原地。自然，誰都明白震退他的這一劍是何人出手的？

龔紘一劍震退靈虛道人，大出靈虛道人意外，八名老道士如響斯應，八劍怒飛，疾撲台階，四劍撲向癲狂劍士，四劍環刺龔紘。

癲狂劍士一領長劍，接下了四名老道士的突擊而來的劍，另手將鐵劍令符一比，厲聲喝道：「住手！」四名老道士一招無功，退回台階下，另四名老道士恰好被龔紘一劍封回，八人聞聲微震，愕然望着癲狂劍士抓住的『鐵劍』。

數百名道士不約而同的仰起頭，目注『鐵劍令』。靈虛道長怒問癲狂劍士：「你待怎麼樣？」

「嘿！嘿！」癲狂劍士眨眨水泡眼，冷冷地說：「我將它二指一拆，一拆兩段，使你們武當派在武林除名。」

一點不誇張，以癲狂劍士之能，兩根指頭只消輕輕使上半成力，別說捏成兩截，便是要劍符化成齏粉，也是輕而易舉之事。再說劍符被拆斷的後果，如果代表一派無上威權的信符被人毀了，自然此派也就無顏立足武林，非除名武林不可。

癲狂劍士的驚人豪語，立將靈虛道長震駭住，自然，他不願作千古罪人，不願武當派的命運由他葬送，雖說如此，神情仍是激怒萬分，沉思不語。

語驚四座，廣場上又恢復了一片寧靜。數百名道士面露驚色，愕然望着劍符，一個個愁眉不展。

兩下，成了僵持局面，癲狂劍士同龔紘心下全明白，今天，如果有一方抱定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念頭，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癲狂劍士堅持用劍符作要脅，武當門人自不願眼睜睜的任人將劍符奪走；武當派的人如果心一橫，別看癲狂劍士同龔紘皆是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高手，憑靈虛道長同八仙，足可將兩人困住，更何況還有廣場上近千張怒臉，相信只要靈虛一聲令下，在『護法衛道』的前提下，沒有一人不以能爲護劍符而洒熱血爲榮的？空氣有些死寂，雙方的人，誰也沒作聲。

龔紘似乎明白這點道理，半天不出聲，默察形勢，突然，用一聲震天大笑撕破了死寂的夜空。

他這一笑，反把個癲狂劍士弄糊塗了，他眞想不到龔紘有這好興緻

何發笑？

靈虛道長滿肚子悶氣快要爆炸，正好沒地方出，聞笑怒喝道：「你笑什麼？」龔然說：「我笑你們這些道士好笨，成千的道士，沒有一個將道理想通。」

靈虛道長一怔，豎眉問道：「說說看！」龔然故作輕鬆的說道：「今天，局勢如此，我們奪貴門的鐵劍符令，其用意在藉令符護身，希望能衝出圍困，並非有强搶豪奪，覇為已有之心，現在，令符雖然暫時在我們手上，我相信，只要我們能衝下武當山，令符乃是令符，不難有珠還浦合的一天。如果道長硬是想不開，要硬來，嘿！嘿！嘿！我老哥哥只消二指輕捻，貴派不眞完蛋才怪？嘿！嘿！小可有那份自信，憑我們哥倆，不是我姓龔的說句自不量力的話，如果硬『闖』，我相信貴派眞還無人阻攔得住我們呢！」

這篇話句句合情合理，全是大道理，只聽得癲狂劍士面上泛起一片讚許的豪笑，用嘉許的眼色望着他。

上千的道士，自靈虛道長及『八仙』以下，似乎全被他說活了心，一個個面面相覷的望着對方，那意思似乎在用眼色詢問對方：「你同意這小子的看法嗎？」

有些道士竟爾不克自持的點點頭，向師兄弟輩表露自己的心意。八仙因身份悠關，保持緘默；靈虛老道長則認為這是件大事，一時委決不下，有些作難起來。

半晌，靈虛道長終於萬般無奈的慨嘆一聲，轉頭向排站身後的八名老道士說：「乾眞，你們師兄弟八人職司護法，此事關係本門興衰太大，本座不便擅專，在本座未決定前，先聽聽你們的意見。」八仙躬身施禮，答道：「師叔卓裁，弟子們敬候法諭。」

「無量壽佛！善哉！善哉！」靈虛仰嘆一聲，一拂袖，身後成千的道士立往兩邊一閃，讓出一條通路，癲狂劍士見狀狂喜，那還怠慢，朝龔然一打眼色，雙雙往前托劍走出三元觀。

癲狂劍士托着鐵劍在前，龔然仗劍斷後，一步一趨的穿過人叢離去。數百雙怒眼送走兩人，靈虛老道長又是一聲仰嘆，一揉道袍，步上台階，走進三清大殿。

「八仙」互打眼色，扭頭轉身，跟踪飛起離去的兩人。成千的道士像潮水一般的散去。

靈虛道人走進三清殿，往三清聖像下面一跪，伏地拜了四拜，聲淚俱下的禱告道：「祖師在上，弟子靈虛，無能無德，沾辱師門，愧對祖師，只有一死以謝祖師聖靈。」禱能又復拜了四拜，袖底翻出另一柄金色短劍，但見金虹一閃，一劍深插進胸，血箭飛射，老道長巍顫顫的吹了兩下蒼鬚，和身倒在身後蒲團上。

一代哲人，因一招失手，竟爾落此悽慘下場。闔寺上千弟子，竟然無一人知悉。十二名藍衣道士雖有護守三清殿的責任，但他們只能在殿外守着，不遇特殊情況，很難進殿一步。是以老道長死在殿內，竟無一人知道。

死者已矣！如果癲狂劍士料及老道長會出此下策，相信他就不會出那招『巧釣金鼇』了。癲狂劍士此刻一手挽着龔然沒命飛奔，一面讚不絕口的誇讚龔然，道：「小兄弟，還是你行，老哥哥我費了半天嘴唇，口都說乾，不及你三言兩語就將那些雜毛的心打動。」

兩人奔行速度何等快捷，一眨眼已穿過了眞武殿，正當他們春風得意之際，驀地裏身後傳來一聲斷喝，乾貞道人叱喝道：「大丈夫言當有信，你們既然已經闖出了三元觀，就該將劍符璧還咱們武當。」

癲狂劍士扭頭一看，身後十餘丈遠處八名老道士如飛追來，心中微驚，將掌中的鐵劍令符捏了捏。

龔然已知道來的是八仙，眉頭一轉，心中有了謀算，他眞就心癲狂劍士將劍符還給武當門人，隨手朝癲狂劍士一伸，說：「老哥哥，小弟另有計較，請老哥哥將劍符暫交給小弟保管如何？」

癲狂劍士對龔然情如手足，別說他是提出來要保管劍符。便是要他為他去賣命，相信他也不會拒絕。

癲狂劍士知道這位小老弟一肚子的鬼板眼，極可能另有詭謀，他連想也不想，隨手將鐵劍令符遞了過去。

龔然接過劍符，往袖內塞一，腳下一點，慢，放開腳程往前奔，一面

扭頭胡後大聲吆喝，道：「劍符少不了你們武當的。龔然某人會璧還貴掌門人。」話至此，聲音畧放輕，向顛狂劍士招呼道：「老哥哥，我們跑快些，先將他們甩掉再說。」但見兩道疾若閃電的人影一彈，飛射下山。

兩人不愧是絕世高手，幾個起落，早將八位武當高手甩了個無影無踪，相視會心一笑，投入茫茫暮靄之中。

× × ×

提起襄陽，使人不自覺的想到漢水對面的樊城。

樊城雖是小邑，可是樊城乃歷代用兵的重地，自古有事於荆襄，樊城爲兵家必爭之地，蜀漢關羽兵敗樊城，荆州隨陷，因而名聞天下。

這天早晨，午時還不到，樊城南大街上一家酒樓上，來了兩位不速之客。兩名酒客一老一少。老的水泡眼，黃板牙；年少的一副英挺朗容舉世少有。

這兩人背上全插着長劍，老人點酒要菜，踞案大嚼。不用說，這兩人是誰。誰都會猜到是顛狂劍士同龔然頭上。

顛狂劍士舉杯仰首乾了一杯，豪興陡發地大笑一聲道：「痛快！」

龔然心中雪亮，明白他口中的『痛快』兩字指的是兩人這次大鬧武當山那檔事。龔然不願掃他的興，附掌湊趣道：「老哥哥，這一番幹得眞够痛快，眞是痛快淋漓，够刺激。此刻小弟明白了，要數千古風流人物，當眞老哥哥應居第一。」顛狂劍士愕然，水泡眼一瞪，望着他說：「你又錯了，小兄弟，你認爲老哥哥這風流自許的意思是憑胡鬧胡鬧得來的嗎？」

龔然一怔，愕然不解的望着他，顛狂劍士突然哈哈一聲大笑，舉杯就口又乾了一杯，豪興更濃的說：「小兄弟，我這『風流』自賞另有原由，當然，武林朋友們抬愛，處處讓我是原因之一，另一重原因，你可知老哥哥我這一生被人懲慘了？」

「誰？」龔然大睁雙目，用眼色詢問。當世之中，還有人那麼不長眼睛，敢刁難『顛狂劍士』？

顛狂劍士喝下第三杯酒，長長的嘆口長氣，一拍桌子，道：「小兄弟，你年紀尚輕，還懂不了那多，老哥哥是過來人，這一生，苦頭吃得太足了，我問你，早年武林中有關老哥哥的兩句歪詩是『顛狂劍士隨風舞』，同另外那句『輕薄三嬌逐水流』，你可知道『三嬌』指的是誰？」

龔然搖搖頭，但他心底在問：「難道『三嬌』與你的『風流』有關？」顛狂劍士面上升起來一縷苦色，無限淒涼的說：「小兄弟，記住，人，一生應忠誠自持，別走錯一步路，特別是切記不可陷入脂粉陷阱，你不知老哥哥這一生因爲年輕的時候風流自賞，陷進了『輕薄三嬌』們的脂粉陷阱內而毁了我這一生。」

龔然更不懂了，心想：以這位老哥哥之練達，難道會經眞的被幾名女人絆住，吃過一番大虧不成！

顛狂劍士似乎看出了龔然的心思，輕輕一嘆，又道：「聽說過苗疆的『桃花鬼婆』沒有？」

『桃花鬼婆？』龔然不由大驚，這桃花鬼婆的名氣太大了，五十年前，鬧塌半個天的魔頭，得數這老妖婆，聽說她乃是當年被天下羣雄逼落點蒼山落魂崖，沉入洱海中的勾命指叢翰的情人。接着，顛狂劍士道出一番武林辛秘來。

當時叢翰一死，桃花鬼婆遁逃無踪，三十年後，桃花鬼婆突然出現大理，重整勾命指叢翰的舊業，不幾年，聲名鵲起，西南一帶的武林望風歸附，有一年，老鬼婆突然率着座下十名得力門人摸上了峨嵋山，一劍將當時的峨嵋掌門人白眉大師的胳膊卸掉一隻，臨離去之時，還將文殊院的文殊菩薩的金身推倒，方率着門人揚長而去。

此事在當時大大的震動了中原武林。誰知桃花妖婆打從那次大鬧峨嵋之後，就未再在中原地面現跡過，也沒有人知道她是死是活？十幾年後，中原武林出現了三位絕色女子，自稱『桃花三嬌』。

『三嬌』一個個長得娥媚如三春桃花，嬌艷似六月玫瑰，秀麗若新雨後的荷露，簡直美到絕點，三人毫無隱諱，自稱是『鬼婆』門下，一脚踏入中原，公然宣佈她們進中原的目的，是羡慕中原的文物薈萃，中原子弟的人品俊秀，此番來中原爲了尋覓如意郎君。矢口不談上代與中原各門各『恩仇』。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武俠長篇連載

玉女銀鳳

冰鴻·文

雲君·圖

風雲會羣雌　療毒動眞情

「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仔細一想，果然那人極像宗鴻羽，但是，她們不明白，那人既然是宗鴻羽，他爲什麼不以眞面目相見呢？

「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雖然都是聰慧過人的巾幗奇女子，無奈，她倆此時正是當局之人，無力分析，「瑤池玉女」不解的問道：「那他爲什麼不以眞面目相見呢？」

「神算龍女」沉重的嘆了口氣，道：「令主，你已三番二次的傷害過他了，他是個生性極傲之人，再加之後天冷酷環境的逼廹，使他冷漠的心房中，對任何人會失去了信心，當日，他被擊下怒江時，我想他決不是沒有能力抵抗，而是心灰意冷，因爲，連心底忠直的九紋龍也信不過他。」此女心智的確過人，難怪她以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人，能儕身於瑤池會中，羣雄之上。

「瑤池玉女」感傷的幽幽道：「我不是有意的啊！」話落，美目中已流下兩顆珠淚。

「神算龍女」道：「令主，他不會知道這許多的，從今以後，只要你能率領令下弟子，本着爲羣倫除害的決心，我相信宗鴻羽一定會自動來與我們合作的，因爲，他也有一顆不易被人發現的善良之心。」

「你說他眞沒有死？」

「神算龍女」自信的點頭笑道：「我相信九紋龍就快要回來了。」

「瑤池玉女奇道：「他會回來？」

「神算龍女」道：「是的，因為宗鴻羽叫他回來。」

「白鳳會總舵主」本已準備率衆離去了，聞言不由又停了下來，因為，她想看看「九紋龍」是不是會眞的回來，由他的回來與否，他可以知道宗鴻羽是不是眞的還在人世。

她，「白鳳會總舵主」雖然表面上一直很冷靜，其實，她內心的情愁，決不低於「瑤池玉女」，因為，她對宗鴻羽的了解，比「瑤池玉女」更深一層啊！

就在此時，遠處傳來「九紋龍」的粗嗓門叫道：「啊！令主，你們還沒有走啊！我以為找不到你們了呢？」聲音甚是愉快，他，也許永遠不知道怎樣來壓制自己心中的喜怒哀樂。

「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一聽到「九紋龍」的聲音，直如見到了宗鴻羽一般，臉上同時現出愉快的笑意，這是心底深處的快慰，儘管，她們都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此時也無法自制了。

「神算龍女」急忙道：「等一下不可追問他有沒有見到宗鴻羽，他說向東，我們向西就對了。」聲音甚大，似乎有意讓「白鳳會總舵主」聽到。這時，「九紋龍」已奔了過來。

「神算龍女」笑道：「兄合不去斷魂谷了？」

「九紋龍」幾乎想也不想，便道：「我一個人打不過他們那麼多人，所以想等一段時間再去。」他不善於說謊，是以，此言一出，破綻百出。

「神算龍女」心說：「宗鴻羽實在該告訴你這渾人怎麼說才對。」心愈轉動，笑道：「識時務者為俊傑，這樣想是對的，我們要到飛雲寨也探一探西藏派來人的虛實，你要不要去走一趟？」

「九紋龍面色一變，脫口道：「要多久？」

「神算龍女」暗笑一聲，說道：「現在還不打算跟他們正面衝突，當然是馬上去，馬上回。」

「白鳳總舵主」心中另有打算，這時，向手下一揮手，轉頭對「瑤池玉女」道：「小妹先走一步，後會有期。」

「瑤池玉女」豈是省油之燈，當即也冷笑一聲，道：「總舵主請便，小妹隨時候教。」

「總舵主」報之冷冷的一笑，轉身而去。

「九紋龍」想了想，道：「好！俺也去。」

當下，衆人略一計劃，分批向飛雲寨撲去。

「神算龍女」確實沒有料錯，宗鴻羽把「九紋龍」打發回來後，便直撲飛雲寨而來。

宗鴻羽剛來之時，對飛雲寨的絕崖峭壁，確實有些顧忌，然而，這二次重來，這些天然的障礙物，已不再放在他眼裏了。

宗鴻羽繞了個大圈子，避開衆人，沒有多大工夫，便已距飛雲寨絕壁不到兩百丈了。

但見，偉然聳立的絕壁腰際，白雲飛馳，飄浮於翠樹突石之間，景色甚是迷人，這飛雲二字，也許就是由此而來。

宗鴻羽端詳了高達數百丈的高崖一眼，自然而然的就想找那攀登之地，一低頭，他不由為之一怔。只見，高崖之下，房屋連綿，竟然還有一處相當大的莊院。此處，普通人決無法到達，這莊院自然是飛雲寨的前哨了。

宗鴻羽星目中殺機一閃，自語道「好，我就從這裏開始好了。」語落再不遲疑，提氣輕身，急如閃電般的向莊院撲了過去。

百餘丈的距離，也不過是眨眼間的工夫，宗鴻羽輕巧的登上高有兩丈的石牆，向內望去。只見，此院寬有二百餘丈方圓，屋宇連綿，不下百間之多，一色灰石建築，甚是宏偉莊嚴，眞不知這些人工是從那裏找來的，不過，此時那些石屋，大都鎖着，似乎很少人居住。

正面，是一座高大的大理石建造的大廳，裏面人影穿揷，不知正在進餐還是開宴席。

大廳正面，是一塊相當大的廣場，廣場周圍，也就是圍牆近邊，每隔十步，便植有一棵巨松，由松幹判斷，這些松樹，只怕已種了不下五十年了。

宗鴻羽端詳才罷，突聽前面松樹下，一個尖細的聲音，低聲道：「今天院主好像不太高興，可能是他那隻母夜叉又偷了人。」另一個較粗獷的聲音道：「老孫，你小心被他聽到。」

「這麼遠，他那裏聽很到。」話落，好像突然又想到了甚麼似的，道：「喂！老孫，聽說宗鴻羽已死在怒江中了，這消息準確不準確？」

尖細的聲音道：「當然準確，院主出的主意，十之八九是不會錯的，現在，院主急着要把那偽裝宗鴻羽的拜弟找回來，那知這小子是個色餓

鬼，有了美妞兒，竟然不肯回來，以致使江湖兩大領袖動了眞怒，下手拿他，院主今天可能就是爲了此事煩惱。」

「是啊，你還說院主做事，十之八九不錯呢？這不就是一樁了嗎？」

「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人又不是神，誰能完全料知未來的事呢？」

「哼！還有過去宗鴻羽他那母親的事呢？」

細嗓子道：「那是那娘們不知好歹，放着有福不享，偏他媽的要守甚麼貞。」

「那院主該想到這一點，先來個先禮後兵，不就天下太平了嗎？」話落良久，却未聽到同伴回答，不由轉頭道：「喂，老孫，咦！他那裏去了！」話落一扭頭，只見他同伴雙足離地，約有半尺，靜靜的站在那裏，不由心中一驚，忖道：「咳！看不出，老孫這小子竟然練會踏空術了。」思忖間，叫道：「喂老孫，你甚麼時候練會踏空之術了？」

就在這時，他突見白影一閃，接着脖子一緊，不由駭了一跳，一抬頭，忍不住大叫道：「啊呀！我的媽！老孫上吊了。」突然，頭頂上一個冷酷的聲音，道：「賊子，你再向四周看看。」聲音有一種懾人的威嚴，使人不敢反抗。

那人聞言向四周一掃，頓時駭得心裂魂散，只見，每隔五棵松樹，便吊着兩個人，他們，正是被派來守衛的十六個同伴人。

那人駭極抬頭，目光到處，不由自主的從地上跳了起來，顫聲道：「啊！你……你……你是人還是……還是鬼。」樹上之人，不用說，正是宗鴻羽了。

宗鴻羽冷森森的笑道：「小爺就是你們這批賊子的索命鬼。」粗嗓子叫道：「鬼爺爺，饒命啊！小人從來沒得罪你啊！」

宗鴻羽切齒道：「你們剛才都在談論同一件事，所以，你們都得死。」

「甚……甚麼事啊！」

宗鴻羽冷酷的道：「宗鴻羽之母！」話落手往上一提，只聽那人叫道：「饒命，呃……」

宗鴻羽把那些人拴在松枝上，冷冷的掃了十六個吊屍一眼，自語道：「小爺今天要血洗飛雲寨。」話落飛身躍落大廳屋頂上。

這座大廳，甚是寬敞，裏面彫樑畫棟，收拾得甚是堂皇，大門兩側，放着兩座閃閃生光的銅鑄兵器架，上面插滿了刀槍劍戟，琳瑯滿目。

兵器架兩側，各站着兩個身材健壯魁梧的大漢，看他這付擺試，倒像是一個帝候居處。

這時，大廳中央，並排着兩張八仙桌，每桌上坐着四個人，桌上堆滿大盤小碟的山珍海味，但却很少有人動用，也不知他們在想些甚麼？以致沒有胃口。

最裏面一桌，面對大門坐着一人，此人，身着青袍，頭髮蒼白，這時，正捧着一個大酒杯自飲，以致把整個頭臉遮住了，使屋上的宗鴻羽無法看清他的眞面目。

這時，青袍人右側，一個細眉細眼，狀如落第秀才模樣的人，低聲，道：「院主，不要再喝了，我看你要醉了。」

青袍人聞言，砰的一聲，把酒杯放在桌上，大罵道：「他媽的，眞是豈有此理，想我『鐵背蛟』過去何等逍遙自在，想不到臨到晚年，却替別人揹這黑鍋，以致一天到晚擔驚受怕，度日不寧，眞是他媽的那一輩子作了孽，輪到這一輩子來還。」

此人濃眉下撇，眉毛根根直立，再配上那雙上翻的金魚眼，一隻獅子鼻，海口嘴角下斜，使人一觸目，就有一種兇暴的感覺。這時，也許他酒喝多了，一張麻臉漲很通紅，更加令人生厭。

落第秀才似的人，細眉一揚，不以爲然的道「院主，你這樣說可就不大對了。」

「鐵背蛟」一拍桌子，「砰！」的一聲，震翻了好幾個酒杯，大吼道：「有甚麼不對的，你說說看？」狀至震怒。

秀才模樣的人，雖稱「鐵背蛟」爲院主，但實際上似乎並不太尊重他，聞言，只見他臉色一緊，冷聲道：「當年殺姓宗的是你兄弟出於自願的，能怪得了誰？」

「鐵背蛟」霍然起身，道：「不錯，確是我兄弟自願的，但是，如果沒有『五嶽神君』與『七殘叟』，我兄弟就是想殺他也辦不到，何況，那得利之人，並非我兄弟。」秀才模樣的人，道：「院主怎能說沒有得利呢？你想想看，你們當年參與之人，到今天爲止，還有幾個活着的？」

「鐵背蛟」冷哼道：「是的，參與之人，確實已大都死於『五嶽神君』、『七殘叟』與『大悲』之手了，但是，那是他們自已做錯，以致使他們有好藉口的。」

秀才模樣的人，冷笑一聲道：「院主想得那

麼簡單嗎？」

「鐵背蛟」濃眉一揚，氣極狂笑道：「哈哈……『毒心秀士』金海，你以爲天下只有你一人有點腦筋嗎？」

「毒心秀士」金海聞言霍然起身，冷笑道：「院主，最好你也能有點腦筋，不然只怕你也要步那些人的後塵了。」語毫毫不客氣。

「鐵背蛟」金魚眼中寒光一閃，殺機突生，只聽他冷笑一聲，道：「金海，你說別的不見得準，唯有推測某些人要死要活，却準確無比，今天可否見告一二？」雙目惡毒的盯着「毒心秀士不放。

「毒心秀士」金海功力不如「鐵背蛟」，見狀心中大驚，暗忖道：「不好，我把話說漏了，這可怎生是好。」此人心機却也不少，心念電轉間，立刻道：「院主，這只是小弟的一種推測而已，不幸言中，也不値得稀奇。」

「鐵背蛟」伸手推開椅子，退了兩步，冷笑道：「不錯，不足爲奇，可以驚奇的是你怎麼通知『七殘叟』的。」

「毒心秀士」金海聞言大驚，急忙推椅退後三步，道：「院主，你喝醉了。」這時，其他六個人也全都站了起來，不約而同的緩緩離開座位，無形之中，已把「蛟鐵背」困於垓心了。

「鐵背蛟」環掃了四周一眼，毫無懼色，大笑一聲，道：「六位此來，想是奉命來拿我鐵背蛟的吧？」話落，霍然脫去綠袍，就在脫袍之際，他雙手中，已多了兩柄粗如鷄蛋的金鋼。

「毒心秀士」金海退到六人之中，胆子不由大壯，冷笑道：「鐵背蛟，你不該自甘墮落，投靠西藏密宗，以致招此殺身之禍。」

「鐵背蛟」狂笑一聲，道：「各位可會想到你們自已的生死問題？」就在這時，院中突然傳來一聲驚懼的大叫，道：「啊！院主，十六個衞士全都吊死了？」

衆人正在箭拔弩張的狀態下，聞言齊都嚇了一跳，及至聽清楚了，心中却又有些不信起來。因爲，這十六個護院衞士，雖然武功算不得江湖一流高手，但也足可稱得上是二三流的武士了，如果說他們逐個被人殺死，並不足爲奇，如果說如此一聲不響的全都被人吊在樹上，可眞令人人難以置信了。

「鐵背蛟」飛身躍落院中，舉目一看，不由駭得呆了，不但是被人吊死了，而且，那繩子竟然一樣長，顯示出來人做這件事時，是多麼從容。

那大喊的人，是個小厮，這時，他已被那些瞪眼伸舌的屍體，駭得躲到大廳去了。

「鐵背蛟」看了一陣，心中突然一動，臉上頓時冷汗直流，方才所喝的酒，全都變成汗水流了出來，人也清醒不少。

「毒心秀士」金海，見狀冷冷一笑，道：「假使本人猜得不錯，一定是他老人家來了。」

「鐵背蛟」聞言心中更怕，强自裝出一付笑容，道：「方才老夫酒喝多了，對他老人家多有不敬之處，還望金兄在七老面前，多說幾句好話，原諒小弟這一次。」敢情，他以爲眞是「七殘叟」來了。

「毒心秀士」金海在未見「七殘叟」之前，可也不敢過份得罪「鐵背蛟」，聞言只冷冷的一笑，道：「院主，何必前踞而後恭，有話，還是跟兄弟親自去與七老說好了。」話落朝六人一使眼色，就要轉身。

就在這時，突然大廳屋頂上傳來一個冷冰冰的聲音道：「七位這就要走了嗎？」聲音冷寒，砭人肌膚。

「毒心秀士」金海等人聞言，不由自主的全都打了個寒噤，霍然轉身向屋頂望去。目光到處，只見一個身着黑衣，臉上五顏六色的少年，岸然立於屋簷之上，迎風飄動的黑衣中，似乎透着一股無形的逼人寒氣。

「鐵背蛟」一見此人是個少年，心中放寬了不少，冷喝一聲，道：「醜小輩，你是誰？這些人是不是你害的？」

黑衣人當然就是宗鴻羽了，他冷森森的笑了一聲，道：「不錯，這些人確實是在下殺的。」話落也未見他作勢，已飄落八人之中。

八個人一見宗鴻羽的身法，頓時全都駭退了三步，因爲，他們只看到黑影一閃而已。

「毒心秀士」金海看了身側六人一眼，冷冷道：「小子，你到底是誰？通上名來，你來此多久了？」

宗鴻羽冷森森的寒笑一聲，道：「在下來此多時了，你們的話，我全都聽到了，是以，在下已把你們全判了死刑，尤其是鐵背蛟王劍森。」話落一頓，陰聲道：「至於小爺是誰，我想你們並不陌生。」話落突然伸手往臉上一抹，喝道：

「認得我嗎？」

八個人幾乎同時驚呼道：「啊！宗鴻羽！」聲落不由自主的全都退了一步。不只是他們驚異，就是那些巨松的濃枝密葉中，這時也有好幾個人驚喜得幾乎叫出聲來。

宗鴻羽冷冷的笑了一聲，道：「怎麼，沒有想到是嗎？」

「毒心秀士」金海細眉一揚，暗忖道：「此人功力深厚難測，連血魔王也非其敵手，如非萬不得已，決不可與他動手。」轉念間道：「我們可與你毫無關係。」表情甚是從容，一付旁觀之色，此人倒眞善於做作。

宗鴻羽陰森森的笑道：「在下早已說過，你們的話，我全聽到了，現在時間有限，七位就先動手自裁吧！宗某不願多事。」語氣雖然平靜，但卻是一道死亡命令。

「毒心秀士」金海朝身側大漢一使眼色，道：「閣下難道要公開與七老爲敵？」

一提到「七殘叟」，宗鴻羽俊臉頓時罩上殺人的殺機，冷酷的道：「我不想要七位自絕了，因爲，我要那七殘老賊，看看宗某的手段。」話落緩緩舉步，向七人欺去。

「毒心秀士」金海，原想以「七殘叟」來壓住宗鴻羽，却沒想到事情會如此突轉急下，勾起宗鴻羽的殺機來。

「毒心秀士」金海一見宗鴻羽斷然欺來，心知不動武是不行了，當即向身側那大漢低聲道：「郝兄，給他點顏色看看。」

那大漢與「毒心秀士」相處甚久，每次害人，都無往而不利，這次他見宗鴻羽年紀如此小，只道準可馬到成功了，聞言立刻大喝一聲道：「小子，接你家大爺一招試試。」聲落突使一招「飛瀑怒潮」，當頭向宗鴻羽壓了下來。此人功力倒也不凡，招出只見掌影如山，狂風怒號，威力甚是駭人。

宗鴻羽沒有閃避，也沒有立刻出招，只冷冷的一笑道：「那你就先死吧！」話落，大漢掌影已距宗鴻羽身邊不滿三寸了。

驀地，宗鴻羽大喝一聲，道：「躺下！」衆人只覺眼前黑影一閃，心念還沒轉完，突然血光一閃，接着場中傳來一聲淒厲無比的慘號，那大漢已倒於就地。其餘七人，目光向地大漢一掃，不由全都爲之毛骨悚然，連退數步。只見，那大漢雙臂雙腿，已完全被宗鴻羽削去，散落於四個不同方向，那大漢此時正倒於血泊之中，慘哼不絕。

宗鴻羽對當前慘景狀如未見，冷冷的一掃其他六人道：「這就是你們的榜樣。」

六個人，平日雖然殺人無所不用其極，但此時眞的輪到他們身上，他們却又對自已生命珍惜起來了。

「毒心秀士」金海心中閃電忖道：「看來，今日之局是兇多吉少，事到如今，我可顧不得什麼交情。」心動意決，當下故意朝其他五人一使眼色，道：「宗鴻羽，你的手段實令人佩服。」趁說話之際，已探手入懷摸出一把「毒心針」，伺機待發。

宗鴻羽心中冷笑一聲，暗道：「你鬼主意白打了。」轉念間，故做不知的冷冷一笑，道：「宗某不敢……」

宗鴻羽話聲未落，突聽「毒心秀士」金海大喝一聲，道：「大家上。」聲落右手一揚，一蓬綠針，已如一蓬細雨般的當頭向宗鴻羽罩了下來，那面積足有兩丈方圓。

其他五人，沒想到「毒心秀士」金海，當此緊要關頭，會出賣他們，聞聲紛紛大喝一聲，全力向宗鴻羽撲去。這是生死存亡的一戰，當然誰也不敢藏私，全都全力以赴。

這七個人，能受「七殘叟」調度，其功力當然不會太弱，是以，五人這全力一擊，其威力直可開天裂地，推山塡海，聲勢之大，駭人聽聞之極。

「毒心秀士金海，一見五人中計，那敢再遲疑，雙足猛然一點地面，向後飛射而去，敢情，他想趁五人阻攔宗鴻羽之際，自已先逃。這算盤雖然打得精，但可惜他低估了宗鴻羽。

宗鴻羽雖然沒把五人放在眼裏，但對五人這合力一擊，他却也不敢過份大意，尤其「毒心秀士」金海一逃，更激起了他萬丈怒火，只聽他大喝一聲，道：「回去！」聲落雙掌先向頭頂一旋，接着向前猛推而出。但見一片血光，罩滿數丈方圓，無數綠芒，在血光中略一停頓，突然都以加倍的速度向前飛去。

五人再也沒有想到「毒心秀士」金海會把「毒心針」打出而逃，當下一見那正飛來的綠芒，不由大驚失色，紛紛大喊道：「快退！」但已太晚了。只聽，五聲慘哼過處，五個大漢全都中針

倒了下去，頓時哼聲不絕。

「毒心秀士」金海，這時已奔出十丈多遠，心中方自慶幸逃脫，突然腰際一痛，接着一麻，心中不由大駭道：「啊！毒心針怎麼打到我自已了。」

他自已用「毒心針」，當然知道此針的厲害，一發覺中針，再也顧不得逃走，急忙刹住奔勢，就地坐了下來，就要去拔。

就在他身剛坐地之際，突聽宗鴻羽一聲大喝道：「那裏走。」聲落人已撲到，飛起一脚，向「毒心秀士」金海頭上踢去。

「毒心秀士」金海聞聲一抬頭，不由大駭，驚叫道：「啊！我的命……」

「砰！」的一聲，接着血光冲天而起，金海一顆頭顱已被宗鴻羽硬生生的踢了下來，「叭！」的一聲，擊到牆上，頓時變成了一塊血餅。

宗鴻羽一脚將「毒心秀士」踢斃，看也沒有看他一眼，飛身又向「鐵背蛟」王劍森撲來，其急如電。

「鐵背蛟」先前一直沒把宗鴻羽放在眼裏，因爲他年紀實在太輕了，及到宗鴻羽一掌將五個敵手，傷於他們自已同伴的「毒針」之下，才使他大大的恐懼起來。

要知道，以掌風擊碎一塊青石，並不算難事，只要掌風能够練到一個不太深的程度就可以辦得到了，但是，如果要以掌風把細如毫髮的毒針逼打回去，還要傷那發針之人於十丈之外，這實在是使人無法相信的事，然而，當前這個要取他性命的人做到了。試想，宗鴻羽這一回頭，鐵背蛟如何敢迎戰。

只見，「鐵背蛟」向宗鴻羽虛幌了掌，閃電轉身向廳內飛奔進去。

宗鴻羽冷哼一聲，道：「王劍森，你償債的時候到了。」

「鐵背蛟」一聽那聲音已到身後不滿兩尺，心中大駭，借前衝之勢，雙掌猛然把兩張八仙桌子一推，迎面再向宗鴻羽擊了過去，他人却趁此機會，飛身向後窗踹去。

宗鴻羽功力雖高，但屋內施展不開，只得舉掌向兩張八仙桌子擊去，但當他把兩張八仙桌擊落時，「鐵背蛟」王劍森一脚已踏上窗台了。

此時要追已然不及，宗鴻羽情急之下，向後一摸，突然抓到銅架上一柄長劍，頓時大喝一聲，道：「那裏走。」右手一揚，白光一閃，閃電向「鐵背蛟」就要跨上窗台的另一隻脚擲去。

只聽「噹」的一聲，那柄長劍穿過「鐵背蛟」的右大腿，插進石壁，直沒入柄。

「鐵背蛟」再沒想到宗鴻羽手中會有暗器，但他此時情急逃命，那顧得回頭看那是什麼暗器，痛哼一聲，用力一抬右腿，嘶的一聲，硬生生的把一塊大腿肌肉扯裂，預備穿窗而逃。

宗鴻羽一劍釘住鐵背蛟的右腿，早已伸手又抓起了兩把，就在「鐵背蛟」右腿剛抬起之際，突然宗鴻羽大喝一聲道：「那裏走。」右手又揚起了兩道白光。

宗鴻羽功力深厚無比，劍出「鐵背蛟」重創之下，如何能躲得過，只聽「鐵背蛟」慘號一聲，雙肩已被利劍釘於窗檽之上了。

宗鴻羽伸手又抓起一柄鋼叉，冷酷的道：「鐵背蛟，你知道我手中這柄鋼叉要刺向你什麼地方嗎？」

就在這時，院子中突然傳來一個陰沉沉的聲音，道：「只怕你那裏也刺不到了。」

宗鴻羽聞言一驚，猛回頭，不由脫口道：「七殘——叟！」

宗鴻羽從來沒見過「七殘叟」，如今何以一回頭，就能認出來人是七殘叟呢？原來，他是由「七殘叟」的長像判斷出來的。

只見，來人身着紫衣，銀色長髮披於兩肩之上，前額外突，顴骨高聳，使他那兩隻精光如炬的眸子，顯得特別深陷，雙眉、雙耳全無，但却未留疤痕，似是天生如此，鼻尖已無，却非天生如此，而是被人削去的，如今，只剩下兩個黑洞，再配上那張寬大的巨口，乍看起來，簡直如同山精海怪。單只在他這顆頭顱上，他便已缺了五樣。再往下看，只見，他上半身與常人一般無二，齊大腿根，斷去了兩腿，顯得他這個缺殘的半身，圓大如一堆肉球。

他兩隻枯瘦細長的手臂，扶於兩柄以柔鋼製成的支架上，那支架形如劍刃，兩側鋒利無比，長有三尺半，上面是三角形的把手，恰可用手抓住。

宗鴻羽一見此人現身，心頭仇火頓時大熾，想折磨「鐵背蛟」之心，也隨之消失了一半，當即大喝一聲，道：「你看看！」聲落右手一揚，即聽「嘩啦啦！」一聲大响，宗鴻羽手中所持的那柄三股鋼叉，已閃電向「鐵背蛟」背上飛去。

宗鴻羽這一着，大出「七殘叟」意料之外，見狀不由狂吼一聲道：「只怕你辦不到！」聲落只見他右手猛一加勁，手中支架立刻被壓變了形，緊接着向上一彈，快如電光石火般，向那鋼叉追去，左手支架，一招「攔江截斗」向鋼叉擊出。

他這一連串動作，分開來寫，顯得很慢，但在當時，卻只不過是指顧之間的事而已。就在那鋼叉飛出約有一丈多遠，「七殘叟」飛起追踪身子，也已撲到，當即大喝一聲，道：「下來！」接着「嘿！」的一聲脆响，他那一招「攔江截斗」已擊中叉柄上，然而，他雖然追上了，但卻沒有挽回「鐵背蛟」的生命。就在他右手支架剛剛着地之際，廳上已傳來「鐵背蛟」一聲凄涼無比的慘吼，那柄三股巨大的鋼叉，已全部沒入他背中，鮮血迸流，狀至恐怖。

「七殘叟」看着地上那段被自已斬下的叉鋼，心中閃電默然忖道：「我出手之時，已料到了這一着，是以不敢以刃相擊，卻沒料到這小子功力竟然如此深厚，以我的功力，竟然無法將他的鋼叉震落。」越想心中越怕，一股殺機，頓時浮現於他雙目之中。

大凡練武的人，十之八九都不願意別人凌駕其上，尤其像「七殘叟」這種武林數一數二的人物，更是如此。

「七殘叟」看也沒看那抖動不停的「鐵背蛟」一眼，只盯着宗鴻羽，冷笑一聲，說道：「宗鴻羽，你好深厚的內力啊，老夫甚是佩服！」

宗鴻羽冷冷一笑道：「七殘叟，你別假惺惺，宗鴻羽今日來意，相你一定明白。」

「七殘叟」精目中陰光一閃，道：「老夫從不說假話，宗鴻羽你該知道老夫的個性才對。」

宗鴻羽劍眉一挑，冷森森的道：「七殘叟，你少在宗某面前賣老，今日相逢，你還債之日已到，你有什麼本領，儘管全施出來好了。」話落掃了仍在顫抖的「鐵背蛟」一眼，抽身飛出大廳。

「七殘叟」由於天生殘缺不全，從小就養成一種對健全之人的嫉妬心理，尤其，對健美的少年，更使他由羨慕而生恨。宗鴻羽一退出大廳，他也緊跟着雙手往下一壓，閃電射出了大廳，落身於宗鴻羽前一丈之處，陰慘慘的道：「宗鴻羽，你以為自已已有能力替你父親報仇了嗎？」

宗鴻羽強自壓制住心頭的仇火，以免自已過份浮躁，而給敵人以可乘之機，因為他心裏明白，今日面對的是一個武功高絕的黑道煞星。

宗鴻羽伸手入懷，摸出那張鬼皮面具套於臉上，道：「大概殺你這五體不全的殘廢還不成問題。」

這句話正好擊中了「七殘叟」的痛處，使他無法控制自已的情緒，只聽他殘酷的狂笑道：「宗鴻羽，你臉上那面具不錯啊，但戴來戴去實在太麻煩了，老夫今日就替你造下一個永遠不用替換的面孔吧！哈哈……」笑聲凄厲，如夜梟長啼，聞聲令人胆寒。

「七殘叟」笑聲一落，突然冷吼一聲，道：「接招！」聲與招同出，聲落招已攻到。但見他肉球般的身體，懸空足有兩丈多高，手中利劍般的兩柄支架，幻出一片白濛濛的劍幕，向宗鴻羽當頭罩了下來。迅捷狠毒，無一不達其極，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他所用的劍招，沒有一招是全的，乍看起來，好似七拼八湊，聚合起來一般，但卻沒有一點空隙可擊，更可怕的是，他劍招殘缺，使人無法預測，每招劍路的變化。

宗鴻羽面對不共戴天的殺父仇人，那敢大意，「七殘叟」一出大廳，他早已把功力提聚於雙掌之上，「七殘叟」劍招一出，他也急忙大喝一聲，拍出了一招「血雨腥風」，紅光一閃，反向「七殘叟」捲去。

「七殘叟」似乎沒有料到宗鴻羽身懷血掌絕學，見狀心頭不由微微一驚，脫口道：「啊！血掌！」手中鋼支架，猛然向前一推，殘斷的劍招，頓時連貫而出，他一個身子卻乘這一推之力，反彈出八尺多遠，飄然落於地上。

宗鴻羽在沒有摸清「七殘叟」武功路數之前，不敢貪功躁進，直到「七殘叟」落下地面，他才大喝一聲，二度攻了上來。

「七殘叟」自見宗鴻羽有血掌之後，那一絲輕敵之心，已完全消失，一見宗鴻羽攻了上來，頓時大喝一聲，道：「看招。」聲落突以右手鋼架支地，左手鋼架已憑空向前推出一招「殘天缺地」，這一招，他已用了全力。招出只見銀光暴射，猶如萬丈飛瀑橫天，劍尖密密麻麻，恰似傾盆雨點，「沙沙！」之聲，不絕於耳，誰會想到這殘缺不全之人，竟然會練成劍氣了呢？

宗鴻羽見狀大驚，心中閃電忖道：「想不到這老賊竟連劍氣也練會了，今日勝負之數，只怕

眞個難以決定了。」心念轉動，猶如電光石火之一閃，雙掌却已在轉念之間，連變了七個招式。但見，血掌片片，如飄空紅雲，厲風森森，如飛瀑怒潮，連綿如瀚海無際，迅捷如驚電一閃，這種功力，確實堪稱武林一絕。

「七殘叟」也絲毫不敢大意，只見他左右兩手，視情勢之變換，而輪流支地，騰挪、避敵、攻招、急如石火，慢如山嶽，絲絲劍氣破空之聲，也越來越大，顯然，他也慢慢用上了全力。

轉眼之間，兩人已走了將近百招，但勝負之數，却連一點也看不出來。但見，時而重重血光包圍着銀幕，時而重重劍氣糾葛看血光，翻翻滾滾，激起黃土彌天，呼呼喝喝，震得松枝飄零，戰鬥確實慘烈到了極點。

打鬥中的兩人，都是面色凝重，招式稍出即收，似乎，誰也不敢招式用老給以敵方可乘之機。

時間，在緊張中悄悄的消失，不知何時，空中已盤旋着一隻奇大無比的白鶴，而對面石崖半腰的一塊突石之上，也出現了一輛小巧的翠轎。

這時，兩人已戰了近一個多時辰了，五百多招都在這一個多時辰中走完了，汗滴滿了兩人胸前，也掛滿了兩了臉上，但却誰也不敢揮手去拭。

兩人的招式，已然由快而慢，但威力却絲毫不減，顯然他們都怕被敵方看出自己內力有所虧損。

宗鴻羽身上黑色儒衣，被「七殘叟」劃破了三處一寸多長的裂縫，「七毀叟」的兩隻紫袖，已被宗鴻羽削去了半截，可說誰也沒吃虧，誰也沒佔到便宜。

這時，空中盤旋的巨鶴背上，突然射出一道紅影，飄飄然，如一隻巨蝶般的向地上落了下來。恰在這時，突聽宗鴻羽暴喝一聲，道：「你接我一掌試試！」聲落，猛然向七殘叟推出一掌。七殘叟雙手抓着支架，那有能力接掌，雙手猛然向地下一按，一個身子閃電向宗鴻羽身後射去，乘機一招「斷劍殘虹」向宗鴻羽玉枕穴點去。

宗鴻羽是看好了「七殘叟」沒有退路，是以才猛然下此殺手，但他却忽畧了「七殘叟」手中一對鋼架，不用聚力行功，隨時隨地都可以把「七殘叟」彈起來。

宗鴻羽掌招一出，突見「七殘叟」憑空向身後射去，就知不好，急忙收招已來不及了，只覺一股冷風已堪堪向玉枕穴點了下來。

宗鴻羽心頭一驚，使盡平生之力，飛起一脚，轉身向後踢去，動作之快，端的出人意料之外。

「七殘叟」萬沒料到宗鴻羽會用這種拚命的打法，他此時如果照樣點下去，固然可以把宗鴻羽置於死地，但他自身也勢必被宗鴻羽閃電飛起的一脚踢中，而落個同歸於盡。

「七殘叟」野心勃勃，當然不會甘心與宗鴻羽同歸於盡，見狀急忙收回鋼劍，藉那前衝餘力，飄出一丈多遠。當然，宗鴻羽踢出的那一脚，也就自然而然的落空了。

驚心動魄的拚鬥，到此也就跟着暫時一停。

「七殘叟」得意的冷笑一聲，道：「你這種打法的確高明。」言下充滿諷刺之意。宗鴻羽俊臉不由爲之一紅，方欲開口，突然，一個嬌甜的聲音，起自「七殘叟」身後，搶口道：「以老欺少，已屬不當，更何況以兵刃戰赤手，醜老兒，虧你還好意思自誇呢？」

這聲音來得非常突然，「七殘叟」聞聲不由嚇了一跳，因爲，以那聲音的距離判斷，來人似乎已近在他身後不滿五尺了，以他的功力，仍乎不應該沒有發覺。

宗鴻羽聞聲知人，心中不由冷哼一聲，忖道：「又是你？」忖罷抬眼，方想開口，突然又想到自己現在已不是宗鴻羽的面目，心說：「我何必多事，自取這不必要的麻煩呢？」

這時，「七殘叟」已轉過身來，一見前面站的是一個毫不起眼的紅衣絕色少女，那先前的驚異，頓時消失，冷叱一聲，道：「丫頭，你知道老夫是誰？也敢口放厥辭，敢情是活得不耐煩了？」聲色俱厲，好像要吃人仍的。

紅衣少女，當然就是白鶴仙子了，以她的能爲，試想她怎會把「七殘叟」放在心上，只聽她嬌笑一聲，道：「七殘叟，你別儘往自己臉上貼金了，你也不拿鏡子照照看你那付山精海怪的尊容，配本姑娘教訓嗎？」這句話也實在說得太狂了，「七殘叟」何等身份，她竟然說他不配教訓，這種話，只怕江湖上找不出第二個人敢說了！

「七殘叟」精目中殺機大熾，冷喝道：「丫頭，老夫活活劈了你！」話落突施一招「殘天缺地」，向「白鶴仙子」胸口刺了過去。劍出「絲絲！」暫聲不絕於耳，顯然「七殘叟」眞的怒到極點。

「白鶴仙子」自身武功，雖說是高深莫測，但面對「七殘叟」她卻也不敢大意，見招嬌笑一聲道：「啊！還有劍氣呢！」聲落但見紅影一閃，不知她用的是什麼身法，竟然已輕巧無比的閃到了「七殘叟」身後。

宗羽鴻見狀，心中不由黯然忖道：「看來宗鴻羽再練上十年，只怕也追不上她了，唉！」言下似乎有些灰心。

「七殘叟」滿以為這一招足可以把這小女子劈於就地，當下一招走空，心中不由大吃一驚，暗道：「這是什麼身法，怎麼這麼快啊！」

「七殘叟」久經大敵，心中雖驚，方寸卻絲毫不亂，一招走空，左手猛然一揮，一個身子，已霍然轉了過來，抬眼不由又是一怔，因為那紅衣女子，仍是安然的站在他身前五尺左右處，身形與方才一般無二。

「白鶴仙子」掃了「七殘叟」一眼，嬌笑道：「你攻了我一劍，現在該接我一掌了吧？」話落也未見她如何吸氣行功，突然纖纖玉手一揚，遙遙向「七殘叟」按了一下，看起來，仍乎毫不着力。

「七殘叟」一見「白鶴仙子」的手勢，心頭頓時大駭，忍不住脫口道：「你是白鶴仙子？」說話之際，雙劍猛然用力向地面一點，閃電倒飛出四五丈遠。

「七殘叟」見機應變不謂不快，但等他落下地面時，雙袖卻仍被擊出五個透明的小洞，「白鶴仙子」這份功力，端的是神乎其技了。

宗鴻羽心頭駭然忖道：「那日長白山上，怪不得她不肯用掌來對付我，由此看來，我真的是不堪她一擊了。」

「白鶴仙子」美目溜了怔怔出神的宗鴻羽一眼，嬌笑道：「七殘叟，再攻啊！」突然，背面突石上，响起一個曼妙的聲音，「格格」笑道：「白鶴仙子功力確實驚人啊！小妹佩服透了，格格……」笑聲不大，但卻似乎有一種穿胸透腑的震力，令人五腑震動。

宗鴻羽與「七殘叟」面色同時一變。顯然，這笑聲使他們有所感覺。

「白鶴仙子」卻毫不為奇的嬌笑一聲，道：「宗主在那高上崖上等了這麼久，可是有什麼大事還沒有做？」

宗鴻羽轉身向發聲處望去，只見飛雲寨的前崖中央一塊突石上，端放着一輛綠色小轎，轎前左右並立着四個滿面花紋的小婢，那聲音，自然是從嬌中來的？

這時，只聽轎中又傳出一聲脆笑道：「沒有什麼大事，只是想麻煩仙子一下。」

「白鶴仙子」心中冷笑一聲，嬌笑道：「小妹可當不起。」

轎中人道：「事情確實是如此。」

「白鶴仙子」美目中寒光一閃，道：「宗主大概不會忘了你我的立場吧？」轎中人道：「我們四人的立場，大家全都記得很清楚，小妹相信誰也不會忘記，不過，這事卻與那個無關，小妹只是想要一個人而已。」

「白鶴仙子」心頭一震，粉臉上卻不動聲色，心說：「你想要他，那可是做夢。」思忖間，偷偷看了宗鴻羽一眼，冷冷的道：「誰？」轎中人笑道：「七殘叟！」

「白鶴仙子」內心大放，毫不考慮的脫口，道：「這個小妹可管不着。」

「七殘叟」醜臉一變，冷哼道：「那小輩，你把老夫看成什麼樣的人了？」轎中人對「七殘叟」的喝罵，聽如未聞，仍然嬌笑道：「不過你可以阻止。」

「白鶴仙子」冷笑道：「小妹有此能為嗎？」轎中人笑道：「當今武林只有你能。」

宗鴻羽心中一動，暗道：「只怕那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的功力，也不在她白鶴仙子之下，怎麼說只有她一人能阻止呢？」

「白鶴仙子」嬌笑道：「宗主也太看得起小妹，不過，小妹早已說過不管此事了。」話落突然看到宗鴻羽，立刻又補充道：「你說的是七殘叟。」轎中人笑道：「謝了。」

「七殘叟」心中暗恨道：「我就不相信你有什麼能為說要我就能得到我。」

就在「七殘叟」暗忖才罷之際，那轎中突然傳來一個嬌柔的聲音道：「七殘叟，來吧，我已等你很久了。」聲音除了嬌柔以外，別人聽來，沒有一點異樣之處，但此話聽在「七殘叟」耳中，那種感受卻又大不相同，只覺那聲音如同慈母呼喚，充滿無限關懷、思念，令人心動，不自覺的向前挪了一下，但他終究是功力深厚之人，才移了一步，心中突然一動，又停了下來。

這時，轎中人更嬌柔的叫道：「來啊，回來啊，還考慮什麼呢？七殘叟，來啊，來啊！」隨

着那一聲聲的呼喚，「七殘叟」的理智漸漸崩潰，最後竟然雙眼發直，向前縱去，越縱越快。

宗鴻羽心中一動，暗忖道：「這是什麼魔法？」突然，他想到「七殘叟」就是自己的不共戴天仇人，如果讓他投靠在西藏密宗旗下，自己想報仇可就難了，這麼一想，再也不顧緘默，大喝一聲道：「老賊，那裏走！」話落就要縱身追去。

突聽「白鶴仙子」嬌笑一聲，道：「站着！」宗鴻羽只覺右手門脈一緊，已落入「白鶴仙子」手中了。

宗鴻羽頓時大怒，冷喝道：「放開我？」

「白鶴仙子」冷笑道：「你在對誰說話？」

宗鴻羽劍眉一揚，冷叱道：「對你這賤人！」他是氣極了，是以口不擇言，竟連「賤人」二字也罵出來了。

「白鶴仙子」乃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煞星，別人要是如此罵，只怕早已橫屍就地了，但對宗鴻羽，她卻又下不了狠心，直氣得粉臉蒼白，嬌聲叱道：「你……你敢，罵我？」聲落右手一緊，五指頓時深陷入宗鴻羽脈門之中。

就在這時，突聽轎中人嬌笑道：「小妹謝了」

「白鶴仙子」理也不理，只冷冷的道：「這與本姑娘無關！」

「那麼再會了。」聲落，四個花臉小婢，突然抬起小轎，飛奔登崖而去。冷汗一顆顆的從宗鴻羽俊臉上滾下來，但他卻沒有哼一聲。

就在這時，周圍松樹上，突然傳來兩聲冷冷的嬌笑聲，道：「白鶴仙子，久違了。」

「白鶴仙子」其實也不是真的存心要虐待宗鴻羽，只是一時氣他不過，而出此下策，當下聞言，右手立刻趁機一鬆，轉臉冷冷的嬌笑一聲，道：「令主，舵主，久違了！」

宗鴻羽腕上痛苦一除，神智頓時一清，他沒有掙扎，因為他知道，自己落在功力高不可測的「白鶴仙子」手中，掙扎是多餘的，當下聞言抬頭一看，不由為之一怔，暗忖道：「怎麼她們也來了。」

只見，這時「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遠遠的分立於白鶴仙子左右兩側的松樹下，她倆旁分立着自己帶來的屬下弟子，遙遙的形成對立之勢，但此時她倆的目光，全都灼灼的盯在「白鶴仙子」粉臉上。

「白鳳會總舵主」冷冷的一笑道：「此人不知什麼地方得罪仙子了？」

「白鶴仙子」回眸看了宗鴻羽一眼，嬌笑道：「舵主並非剛到，個中情節難道還要小妹多說嗎？」她說話之前，永遠帶着一聲嬌笑，使人無法測出她的喜怒。

「白鳳會總舵主」冷冷一笑道：「此人阻止那七殘叟投靠西藏秘宗，本就沒有什麼不對之處，不知仙子責怪的是不是這一點？」

「白鶴仙子」笑道：「正是為此，因為，小妹已答應過不管此事了。」

「瑤池玉女」冷冷的道：「那你就不該限制別人，因為，你與那西藏密宗之主，並沒有約定一定要保證七殘叟安全到達啊？」

「白鶴仙子」笑道：「在這理上，小妹現在似乎有責任把局勢稍為平衡一下，因為她匆匆由西藏趕來，手下人力不足，自不能與兩位抗衡，是以，小妹才決定送她一個不強不弱的手下，這並不能算錯啊！」

「白鳳會總舵主」冷笑道：「為了江湖平靜安寧着想，你不應該這麼做。」

「白鶴仙子」毫不動容的笑道：「小妹從來不問應不應該，只看自己喜不喜歡那麼做，兩位大概不會再覺得奇怪了吧？」

「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聞言，四隻美目中，同時暴射出逼人的寒芒，雙雙跨上一步，道：「為了今後江湖大計，仙子請原諒小妹要討教幾招了。」兩人不約而同的說出了同樣的話後，不覺同時一怔，彼此冷冷的對看了一眼。

宗鴻羽見此情形，心中不由暗嘆道：「一馬不配雙鞍，一朝難容二主，這四人彼此全不相讓，看來今後江湖之上，真要一片混亂了，唉，可惜我宗鴻羽技不如她們，有生之年又太短，對今後的事，只怕我無能為力了。」

「白鶴仙子」心中暗暗驚忖道：「一個瑤池玉女我已與她難分上下，如果再加上一個白鳳會總舵主，那今天我是敗定了，看來今日之局，我只好暫時放棄宗鴻羽了。」心念轉動，也只不過是眨眼間的事，嬌笑一聲，不動聲色的，道：「兩位如此看得起小妹，可真使小妹受寵若驚了。」

「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彼此對看了一眼，同時冷聲，道：「小妹先討教好了。

宗鴻羽正門七殘叟，白鶴仙子馭鶴而臨。

「話落兩人不由又是一怔，「白鳳會總舵主」注定「瑤池玉女」冷笑道：「令主，這先後之別怎麼分法，小妹願見高聽。」

「瑤池玉女」豈是省油之燈，立刻冷聲相報，道：「依貴舵主之見呢？」

「白鶴仙子」見狀心中一動，忖道：「這倒是一個大好機會。」轉念間，嬌笑道：「依小妹之見，不如今天我們借此廣場，三人來一決勝負好了。」

「神算龍女」聞言一驚，心說：「此時正處身於龍潭虎穴之中，三人如果眞的打了起來，那最後結局，就是不三敗俱傷，也必筋疲力盡，那豈不是給西藏密宗，從中得了最大的利益，」念動意決，當即開聲阻止道：「令主，使不得，如果以天下蒼生存亡爲念，一時屈辱算不了什麼，如果這一口氣忍不下去，則那最後得利之人，必將是西藏密宗了。」

宗鴻羽聞言心中大爲感動，暗忖道：「此女聰明才智果然超人一等，瑤池玉女有她輔佐，天下蒼生倒眞有福了。」他善良的心中，似乎永遠忘不了那些與他毫無相干的武林人物。

「白鳳會總舵主」不是傻瓜，聞言細心一想，果然覺得此時此地，與瑤池玉女對立，對自己會衆有百害而無一利，粉臉上冷峻的神色不由爲之一緩。

「白鶴仙子」察顏觀色，心知大勢巳去，留此有害而無利，心中不由暗忖道：「我如果把宗鴻羽帶走，她們一定不肯放我，反正把他留下，她們決不會加害於他，還是留下他好了。」她不曉得自已爲什麼要如此關懷宗鴻羽，只直覺的，他的安危比自已還重要得多。

「白鶴仙子」思忖罷，開聲笑道：「那麼小妹手下人手不足，今天看樣子是要接受兩位的指教了？」

「神算龍女」搶口道：「勝負之分，並不急在一時，仙子請便。」

「白鶴仙子」嬌笑一聲，道：「龍女緩兵之計，確實不錯，不過，你們與西藏宗主戰鬥之時，可別忘了小妹也在等着收那漁人之利啊！」話落瞥了宗鴻羽一眼，反身急馳而去，僅只兩個起落，已消失於圍牆之外。

「白鳳會總舵主」冷冷的掃了「瑤池玉女」一眼，揮手對會衆道：「我們由左面上。」話落當先向飛雲寨左面撲去。

白鳳會中來人，見總舵主一走，那會再留，

彼此招呼一聲，緊隨「白鳳會總舵主」消失於圍牆之後。

宗鴻羽活動了一下腕脈，舉步走向「瑤池玉女」。

「瑤池玉女」只覺心頭鹿撞，神態有些不知所措，櫻唇微微啓動，似是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

宗鴻羽走到「瑤池玉女」身前五尺處，一拱手，道：「令主大智大勇，在下實替武林同道慶幸，現下白鳳會總舵主已向西藏密宗居處圍攻而去，還望令主體念上天好生之德，與其合作，爲武林除去還未來的禍患。」宗鴻羽心地忠厚不會拐彎抹角，有話直說。

「瑤池玉女」見宗鴻羽走來，本有些手足無措，但此刻聽他叫自己去與白鳳會總舵主合作，心中頓時又不自在起來，冷冷的道：「閣下倒很關心她的安危啊。」

宗鴻羽一怔，道：「在下並非爲了關心某一方面，實是爲了整個江湖今後的安寧着想。」

「瑤池玉女」冷笑道：「閣下好一片慈悲心腸啊，只可惜本令主不願受你支配。」

宗鴻羽心中一沉，突然忖道：「我想得也太天眞了，憑她一個指揮幾萬人的令主，怎會受我一個無名之輩的吩咐呢？看來，還是我自己去好了。」忖罷，抬眼笑道：「令主說的也是，在下多言了。」話落反身急步向飛雲寨右崖走去。

「瑤池玉女」粉臉突然一變，舉步欲追，突然又被「神算龍女」拉住了。

「瑤池玉女」一急，道：「你怎麼阻攔我呢？他，他人已走了那麼遠了。」

「神算龍女」鄭重的道：「令主，別忘了白鶴仙子隨時隨地都在等着坐收漁人之利，本座之所以拉住令主，就是想計劃一下對付她之策。」

「瑤池玉女」望了去遠了的宗鴻羽一眼，道：「她人又不在這裏，怎麼對付她呢？」

「神算龍女」胸有成竹般的道：「白鶴仙子決不放心宗鴻羽單獨處於你與白鳳會總舵主之間，這段時間，她必然會時時跟在宗鴻羽左近，令主要除她，這是唯一的機會了。」

「瑤池玉女」聞言心頭一震，脫口道：「她跟着宗鴻羽幹什麼？我要怎樣除她呢？」

「神算龍女」道：「她跟着宗鴻羽的目的，也許與令主相同，令主要除她，只要隱蔽的跟在宗鴻羽身後，看好機會，將她射下飛雲寨中，讓她去與西藏宗主決鬥，那坐收漁利的便是我們了。」

這種計劃，雖然狠毒，但多少有些不大光明。「瑤池玉女」黛眉一皺，似是想要反對，突然，她心中一動，又答應下來，抬眼道：「好！我這就跟去。」話落急步而行。

「神算龍女」搖頭喃喃自語道：「你並不是眞的爲了檢這個便宜，而是不顧意她得到宗鴻羽。」話落回頭一掃「四不像」等人道：「我們上飛雲寨高崖去吧，假使我料的不錯，現在已沒有障礙了。」話落率同衆人，朝「瑤池玉女」消失的方向走去。

宗鴻羽出了圍牆，飛身直撲飛雲寨斷崖，他向上察看一番，突然雙足一點地面，飛似的向上冲去。

宗鴻羽深知此處是西藏密宗侵入中原落脚基地，而此崖地勢險要，決不會無人把守，是以，他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的躍蹬着。但是，事情很出乎他意料之外，他蹬上了四五十丈，竟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這時，他頭上四十丈左右處，出現一處突起的大石，恰可借脚休息，宗鴻羽心中暗自警惕道：「此處正是埋伏狙擊的好地方，我倒要小心。」

然而，這次他又沒料到，因爲，直到他登到突石之下一丈處，仍然沒有反應，宗鴻羽飛身躍上突石，目光到處，不由心頭一震。

只見，巨石上，橫七豎八的躺着不下十幾具花臉屍首，十幾根細細的銅管，散落地上，似乎那銅管之內，裝的就是他們阻敵的武器。

宗鴻羽伸手拿起一枝銅管，向外一倒，面色不由爲之一變，原來銅管之內，裝的是無數細如牛毛的藍色追針，顯然根根都帶有劇毒。

宗鴻羽木然的注定那些毒針，茫然的道：「如果他們用這些毒針，踞高臨下擊敵，來人縱有三頭六臂，也難倖免，這又是誰救了我呢？」

就在宗鴻羽迷茫自語之際，一道白影由他身後一丈多遠處，一閃而過，宗鴻羽此刻全貫注，猜測那救他之人，再加上此人武功高絕，是以他並沒有發現。

宗鴻羽思忖一陣，找不出答案來，不由無可奈何的道：「那救我之人，必定在崖頂上，我上去就知道了。」忖罷不再猶豫，飛身向崖頂奔去

。

此處距崖頂約有百丈，宗鴻羽心中已知暗中有人相助，行動可以隨心所欲，不大工夫便已登上了崖頂。

他一上得崖頂，只見崖上亂七八糟的倒着不下二三十具屍體，他們每人身邊，也都放着一個銅管，顯然也是同樣阻敵守崖的人。

宗鴻羽此時百思莫解，方一抬睛，突聞遠處傳來一聲白鶴的慘鳴，目光不由自主的向那發聲處望去。目光到處，不由爲之一怔，只見一隻巨大的白鶴，一閃墜下崖頂平原的地平線，敢情那邊也是一處低谷？

宗鴻羽不知個中細節，只道白鶴仙子的坐騎是被西藏密宗的人傷了，不由自主的向前衝出了好幾步，這幾乎竟全是無意識的，他只覺得自己應該幫她，至於爲什麼要幫她，他就無法解釋。

宗鴻羽運目掃了四周一眼，只覺這崖頂甚是平坦，方圓又不下數里，上面除了石間偶而長出幾叢雜草外，別無樹木，顯得有些荒涼。

宗鴻羽信步向白鶴落下的方向走去，走到崖邊，向下一看，只見下面是一塊圓盆形的谷地，四周似無出路，地上綠草如茵，草地上却散落着無數白骨，偶爾有幾隻金色蜈蚣出沒於白骨之間，看來甚是可怕。

草地的四周巖脚下，有無數小洞，時有毒蛇，蜈蚣出沒其中，這些小洞，似乎已全被這些毒物盤踞了。

宗鴻羽立足的對面，巖脚下，有一座巨大石洞，有兩扇大石門虛掩着，很奇怪的是，那些毒物，沒有一隻接近洞口三丈之內。

宗鴻羽看了一陣，忖道：「莫非密宗的人就在那石洞中。」就在這時，突然一個冷冷的嬌音道：「閣下可會看到白鳳會的人？」

宗鴻羽正在沉思中，聞言霍然轉身，只見身前一丈左右處，站着那一身白衣的「瑤池玉女」，心中不由閃電忖道：「她是什麼時候上來的，莫非這些人全是被她殺的？」轉念間，淡然道：「在下未會看到。」話落一頓，又道：「那些人都是令主殺的嗎？」話落一指對面崖上的那些屍首。

「瑤池玉女」冷冷的道：「本令主爲什麼要殺那些人？」

宗鴻羽劍眉微微一揚，道：「那是在下猜錯了？」

「瑤池玉女」道：「你爲什麼要猜本令主。」聲音已不像先前那麼冷漠。

宗鴻羽淡淡的道：「沒有什麼，因爲在下沒有看到白鳳會總舵主到達，所以懷疑這些人是令主殺的。」

「瑤池玉女」道：「雖然這些人不是我殺的，我相信也不是白鳳會總舵主殺的。」突然，一個嬌音接道：「不錯，確實不是本舵主所殺的。」話落，五丈處緩緩走出「白鳳會總舵主」及一干白鳳會中的弟子。

「瑤池玉女」心中一動，暗忖：「這下我的人沒到，可要吃虧了。」

「白鳳會總舵主」冷冷一笑，問道：「令主只有一人來此嗎？」

「瑤池玉女」冷笑道：「這對舵主來說。倒是一個大好機會。」

「白鳳會總舵主」冷笑道：「小妹雖然自知非令主之敵，但我們的事，却還用不到第三者插手。」

「瑤池玉女」冷笑道：「那小妹倒是佔了便宜了。」話落舉步欲出。

宗鴻羽見狀心中大急，暗叫道：「這可好，你們一見面，除了想打以外，便什麼都忘了。」但却又不知要從何說起，因爲，根據過去的經驗，他知自己無論勸那一面，另一面必然不同意。就在此時，突然對面崖上，傳來一聲大笑，道：「兩位都是爲了同一目的而來，現今大害未除，兩位却因一時意氣，而相爭不息，豈不有違初衷？」

宗鴻羽聞言心中一動，舉目向發聲處一望，只見來人，是個身着藍衫的白髮老者，此人年約九十上下，身材魁梧剛健。銀髮白鬚，長眉虎目，面色紅潤如嬰，雙目精光閃射，顯得勇猛中，充滿慈祥。在此人身後，跟着男男女女不下二三十人，個個雙目神光湛然，顯然都是三山五嶽的傑出人物。

宗鴻羽暗讚一聲，道：「好一付威武相貌。」

「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一見此人，面上怒氣不由同時一洩，齊聲，道：「原來是『五嶽神君』，想不到爲了這點事，也要你老奔波。」單由這種稱呼，就可以知道此人在江湖上的地位，因爲，二女乃是兩大領袖人物啊！

宗鴻羽一聽此人就是「五嶽神君」心頭直如中了一記千斤重錘，不由自主的退下了兩步，臉色大變。

「五嶽神君」笑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老夫雖然已年邁愚鈍，但却仍算得江湖上的一份子，盡責豈能後人。」話落，一行衆人已走了上來。這時，那邊也出現了瑤池令下的人。

「白鳳會總舵主」嬌笑道：「神君不知有何計劃？」

「五嶽神君」道：「那白鶴仙子被令主打下斷崖，不知死了沒有？」

「瑤池玉女」粉臉一紅，道：「她似乎沒有落到谷底，好像停在一塊突起的巖石之上。」

「五嶽神君」臉色一緊道：「此女留她不得，只怕今後江湖難以安寧，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將她打死。」二女一想也對，要不然，等她把白鶴醫好，可就不好下手了。

這時「神算龍女」已走了過來，她看了「五嶽神君」一眼，道：「神君可是想派人前去？」

「五嶽神君」道：「老夫確有此意，但是，老擔心那人未到達之時，便要傷在她的手中。」

「神算龍女」笑道：「所以要派一個她不殺的人嗎？」

「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聞言同時大驚，四隻美目不由自主的向宗鴻羽望了過去，與他目光一觸，二女心頭不由同時一緊，暗道：「好冷的目光啊！這是我第一次見到。」

「五嶽神君」不知個中原委，聞言不由一怔，舉目向隨自已來的二三十人望去，以爲「神算龍女」所說的「白鶴仙子」不殺之人，在他自已帶來的羣雄之中。羣雄個個心中暗駭，但在五嶽神君面前，他們却不願表現出來。

「五嶽神君」望了一陣，不得要領，回眸注定「神算龍女」道：「但不知龍女所指的那人是誰？」

「神算龍女」注定宗鴻羽道：「兄台可願意一往？」

「瑤池玉子」與「白鳳會總舵主」聞言大驚，「瑤池玉女」脫口怒道：「你覺得自已樣樣都沒有錯誤的可能嗎？」言下之意，甚是不滿。

「神算龍女」何嘗不知令主的心意，但此時她已顧不得這許多了，因爲，「白鶴仙子」一日不死，「瑤池令主」的威脅就一日不能解除，何況，宗鴻羽此去，十之八九不會死在「白鳳仙子」手中呢？

「神算龍女」朝「瑤池玉女」深深一福道：「令主請原諒卑職擅自做主，爲江湖武林同道着想，我們實在只有此一途可走了。」言下甚是惶恐不安。

「瑤池玉女」輕輕扭過頭去，沉聲道：「罷了！」聲落兩顆珠淚已順腮滾了下來。

宗鴻羽冷冷的向前跨了一步，星目陰森的盯住「五嶽神君」道：「在下雖然不知道那「白鶴仙子殺不殺我，但是，爲了武林道上的朋友着想，在下既被龍女點中，仍願冒死前往一試，不過——」語聲堅定而誠懇。

羣雄心中却有一個同樣的想法：「別看此人長得奇醜無比，心底還滿不壞呢？」

「五嶽神君」一見宗鴻羽，不由一怔，忖道：「白鶴仙子沒有不敢殺的人，爲什麼會對這奇醜少年人有所偏愛呢？莫非他與神算龍女間有什麼過不去，她想借羣雄壓力害他？」此人遇事看法，完全與別人不同，當下脫口道：「不過什麼？」

宗鴻羽這時已走到「五嶽神君」面前五尺處，聞言突然切齒陰笑道：「不過，陸如龍，在下要先與你決個生死！」

羣雄聞言，不由全都啊出聲來，他們再也沒有想到，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年，竟敢直呼「五嶽神君」的名諱，更沒想到，他敢向「五嶽神君」挑戰。

「五嶽神君」的修養，却也驚人，聞言只淡淡的一笑道：「少年人，老夫並不認識你。」

宗鴻羽揮手抹下臉上面具，仰天厲笑一聲道：「陸如龍，你看我像誰？」羣雄同時啊出聲來，也許。宗鴻羽長相先後相差太多的關係。

「神算龍女」，「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同時覺察到事情不尋常了，因爲，宗鴻羽如非萬不得已，決不會在她們面前以眞面目見人的。

「五嶽神君陸如龍」臉上先是一驚，但只一閃便消失了，淡然一笑道：「你很像宗浩然。」

宗鴻羽冷笑道：「那是家父，他是你殺的。」

「五嶽神君」坦然笑道：「老夫行走江湖，七十多年，殺人在所難免，令尊可能眞的是死在

老夫手中，不過，老夫生平所殺的人，無一不是罪惡滔天之人。」

宗鴻羽此時星目中，直欲噴出火來，恨極長笑道：「哈哈……隨如龍，你們心自問，你殺家父是爲了什麼？」

「五嶽神君」隨如龍心頭一沉，連忙自我警惕道：「鎮定些，憑我的地位名望，他決動搖不了我。」思忖間，抬眼坦然，道：「老夫想不起來了。」

宗鴻羽心中恨極，聞言大喝一聲，道：「納命來！」飛身一招「血流標桿」，閃電向「五嶽神君」胸口拍去。

宗鴻羽一動身，突聽「五嶽神君」身後傳來連聲暴叱，射出四五個人來，紛紛出掌相迎，阻在「五嶽神君」身前。「轟然！」一聲大震過處，宗鴻羽連退了三步，心中氣血有些浮動，顯然，這五個人合力的一擊，並非宗鴻羽所能敵。

宗鴻羽目眦皆裂，厲叱一聲，道：「避我者生，阻我者亡！」聲落再度飛身向前衝去，血掌中的指招已展了出來，只聽連聲悶哼，已躺下了三個。然而，三人一倒，却更激起了「五嶽神君」身後羣雄的怒火，只聽連聲暴叱過處，頓時又圍上了十幾個之多。

「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直急得手足無措，但，在理智的壓制之下，她們却無法前往相助宗鴻羽。

就在二女這一猶疑之際，突聽「五嶽神君」大喝一聲，道：「出去吧！」接着，宗鴻羽輕哼一聲，眞的被震出一丈多遠，但內腑却未受傷。

一場驚心動魄的戰鬥，到此算是告了一個段落。

「五嶽神君」低頭看了看地上七八個傷亡之人，冷冷的注定宗鴻羽道：「年輕人，老夫已原諒了你一次了。」

宗鴻羽星目中血絲密佈，狀至猙獰，雙掌一揚，就欲再度撲上，就在這時，他身邊突然傳來一個細如蚊蚋的聲音道：「年輕人，在你心毒未解之前，血掌是難發揮其最大威力的，你還不是此獠之敵，何況，他現在惡跡未揚，你殺了他，江湖羣豪必找你報仇，你忍心把一批江湖無辜的同道，一一置於死地嗎？年輕人，忍耐一下吧！」聲音來自四面八方，使人無法知道那說話之人的位置。

宗鴻羽沉重悲痛的嘆息一聲，心說：「是的，但是，我能再等多久呢？」忖罷緩緩轉身而去，他臉上已掛上兩顆晶瑩的淚珠。

「白會總舵主」與「瑤池玉女」木然的望着宗鴻羽的背影，消失於巨石之後，她倆却想去安慰他，但是，此時的身份，使她們無法前行。

「神算龍女」開聲道：「我們先找個地方休息一夜，明天再計劃大事吧！」

衆人聞言，抬眼一看天色，果然此時日已西沉了，當下各自懷着不同的心情，去找尋他們暫時的住處。

日落月升，一天的時光，又在不知不覺中過去了，「白鶴仙子」落下的石岩上，突然出現了一個黑衣少年，他，正是宗鴻羽。

宗鴻羽望着岩下百丈左右處的一塊突石，自語道：「她大概就在那石上，我要怎麼下去？才能不使她發覺呢？」

突然，宗鴻羽覺得背心穴上一緊，心中不由一驚，但已無法閃避了，只聽一個陰沉的聲音道：「老夫想起你是誰了，宗鴻羽。」

宗鴻羽狠狠的冷笑一聲道：「隨如龍，你早就知道我是誰了。」

「五嶽神君」隨如龍冷笑道：「不錯，但在那種地方，老夫不能說出來。」

宗鴻羽道：「你現在只需一用勁，從今以後，便再也不用擔心那件事了。」

「五嶽神君」輕笑一聲，道：「老夫不會殺你的，因爲，老夫的『透心掌』殺人會留痕跡，不過，嘿嘿……」一頓，接道：「天地之間，沒有白鶴仙子不敢殺的人，是以，老夫想假她之手，替我絕此後患，宗鴻羽，此計不錯吧！」

宗鴻羽聞言大怒，猛一吸氣，預備出招，突聽「五嶽神君」冷笑一聲，道：「下去吧！」向外一推，宗鴻羽已被推下了斷岩，他竟眞的一點也沒傷害宗鴻羽。

「五嶽神君」陰沉的望了宗鴻羽急速下降的背影一眼，得意的冷笑一聲，飛身向來路奔去。

「五嶽神君」用力甚猛，宗鴻羽雖然盡量提氣輕身，仍無法刹住那急速下衝之勢，眨眼間，便已落下了五十多丈。凌空掃眼一望，只見那突石接崖壁之處，是一個深洞，此時，「白鶴仙子」正懷抱巨大白鶴倚於洞口石壁上，乍看起來，狀至悠閑。

她抬起滿佈煞氣的美目，一見落下之人是宗

鴻羽，殺機不由又消失了，低頭默默的撫弄着她那隻柔順的白鶴。

「砰！」的一聲，宗鴻羽落了下來，由於那下衝之勢太猛，宗鴻羽連退了兩步，才拿樁站穩。

「白鶴仙子」頭也沒抬，只冷冷的道：「我想你是被人推下來的。」

宗鴻羽向前走了兩步，冷笑道：「就是沒有人推，在下也是要下來的。」

「白鶴仙子」芳心一甜，笑道：「為什麼？」話落抬起迷人的美目，柔和的盯着宗鴻羽。

宗鴻羽不敢與她的目光接觸，只冷冷的道：「因為，在下聽說你受傷了。」話落暗自把功力提聚於雙掌之上。

「白鶴仙子」嬌笑道：「真的嗎？」宗鴻羽心中一驚，忖道：「此女聰敏過人，鬼計多端，只怕難以瞞得過她。」心中雖怕，口中却硬否認道：「在下從不說謊。」話落又向向前走了兩步。

「白鶴仙子」道：「不是因為怕我殺你而故意惺惺作態吧？其實，我不會害你的。」最後一句，似是她的心聲，聽來特別自然而感人。

宗鴻羽心頭只覺一痛，暗自奇道：「宗鴻羽啊，宗鴻羽，你這是大丈夫的行逕嗎？」但是，另有一股力量在催動着他，使他不得不去做，於是，他又走近了兩步，冷笑道：「姑娘如此小看我宗鴻羽嗎？」

「白鶴仙子」心中更甜，玉臂一張，道：「快抱我，我受……」

她話聲未落，突聽宗鴻羽大喝一聲，道：「接掌！」聲落一招「血雨腥風」向「白鶴仙子」胸口拍去。

「白鶴仙子」真沒料到宗鴻羽說的全是假話，見狀不由由駭得啊出聲來，不知所措。

本來，以她「白鶴仙子」的武功，就是事情發生得再快，再突然，她也有能力避過的，但是，此時她真的無此能力了，因此，她已中了毒。

宗鴻羽一聽那聲充滿了驚駭的啊聲，心中不由一震，已拍出的掌力，不由自主的撤了一半。

只聽「砰！」的一聲大響過處，接着傳來「白鶴仙子」一聲輕哼，鮮血如泉水般的由她櫻桃小嘴中，直流出來。

宗鴻羽木然的望着她，心中暗奇道：「她怎麼不還擊呢？」

突然，「白鶴仙子」身前的巨鶴一聲厲鳴，展翅欲向宗鴻羽撲來，「白鶴仙子」吃力的叫了一聲，道：「鶴兒，你傷還沒好，不要去。」話落冷冷的抬眼注定宗鴻羽道：「我受傷了，但現在還不會立刻死去，你該再補我一掌。」

宗鴻羽俊臉一紅，吶吶的道：「在下原以為你會抵抗的。」

「白鶴仙子」冷笑道：「不錯，假如我白鶴仙子不是中毒在先的話，只怕現在躺下的是你。」

宗鴻羽大驚，道：「你先前已受傷了？」

「白鶴仙子」不屑的笑道：「你以為自己很了不起是嗎？」

宗鴻羽沒有生氣，只淡淡的抬頭凝視着天上的明月，愴然的道：「我自以為自己做了一件偉大的事，却沒想到，我自己是如此的卑鄙，竟然偷襲一個身已受了毒傷的弱女子。」

「白鶴仙子」一聽「弱女子」三字，蒼白的粉臉上，突然罩上無窮殺機，冷叱道：「宗鴻羽，你以為本姑娘需要你同情，哼！只可惜我此時不能提聚功力，不然，我……我會立刻把你碎屍萬段。」

宗鴻羽對這些惡毒的話，形同未聞，仍然自語道：「我為什麼一定要替那些毫不相識的人着想，我有什麼義務呢？」他俊臉上掠過一絲不平的笑意，斷然自語道：「我要救他，一定要。」話落向「白鶴仙子」大步走去。

「白鶴仙子」怒聲嬌叱道：「你敢來，你敢……」宗鴻羽狀如未聞，輕輕蹲下身子，去拉「白鶴仙子」的手。

「白鶴仙子」此時恨極了宗鴻羽，但她此時功力已散，却不能運功打他，只氣得嬌叱一聲，飛身抱住宗鴻羽，小嘴一張，咬在宗鴻羽肩頭上。

「白鶴仙子」之所以如此，只是因為她生性好強，等她真的咬破了宗鴻羽的肩胛，熱血往她口中一流，她心中突然又大驚起來，那敢再用力，那拍打在宗鴻羽背後的粉拳，也跟着停了下來。

突然，一股熱流，透過背心穴進入體內，向奇經八脈衝去，一次一次，周而復始的聚集着「白鶴仙子」體內四散的氣流。

「白鶴仙子」雖然好強無比，但她再強也是

一個女子，連日來，屢受宗鴻羽汚辱，又被人暗算，如今一平靜下來，再也忍不住辛酸之淚，竟伏在宗鴻羽肩上，嗚嗚輕泣起來。

宗鴻羽急忙停止行功，輕聲道：「姑娘快自已試着行功，我來助你一臂之力。」

「白鶴仙子」氣憤的道：「誰要你助。」但却沒有離開宗鴻羽，仍伏在他肩上。

宗鴻羽沉重的嘆了口氣，道：「唉！姑娘，你無論如何也要堅強點，不然，我打你這筆賬，你豈不是永遠不能報了？」

「白鶴仙子」芳心一沉，道：「死了就算了，何必要你多管？」

宗鴻羽無可奈何的道：「好吧！在下就盡一已之所能好了。」話落猛然吸一口眞氣，全力把眞力向「白鶴仙子」背心穴貫入。

「白鶴仙子」嘴裏雖說不要，但她却怕宗鴻羽太費力，也跟着自動運功療傷起來。

時間在沉默中消失，一頓飯的工夫轉眼過去了，宗鴻羽的臉色與「白鶴仙子」恰好成了反比。

「白鶴仙子」睜開美目，憐惜的望了閉目調息的宗鴻羽一眼，嬌軀溫柔的偎在宗鴻羽懷裏，動也不敢動、像頭柔順的小綿羊。

宗鴻羽緩緩睜開了星目，沉重的道：「姑娘現在覺得怎樣了？」

「白鶴仙子」粉頰緊貼在宗鴻羽頸上，柔聲道：「內傷好了，你肩頭一定很痛是嗎？」聲落，纖纖玉指，輕輕替宗鴻羽擦着肩頭的血跡。

宗鴻羽淡然一笑道：「沒有什麼，你中的是什麼毒？」

「白鶴仙子」粉臉一變，沉重的道：「金翅蜈蚣，它們是從那石縫中鑽出來的，那時我正靠在上面。」話落一指身後的石縫。

宗鴻羽掃眼一看，不由大驚，只見地上這時正橫着一條長有半尺的金翅紅頭大蜈蚣，百足仍在不停的蠕動。

宗鴻羽不安的道：「那，那怎麼辦？你有沒有解毒之藥？」

「白鶴仙子」玉臂輕輕摟着宗鴻羽，道：「沒有，不過，你在我身邊就不怕。」

宗鴻羽急道：「我也沒有解毒的藥啊！」

「白鶴仙子」突然抬起頭來，雙目緊盯着宗鴻羽的星目：「我不怕死，因爲……」

宗鴻羽道：「我們總得找到解藥啊！」

「白鶴仙子」嬌笑道：「在那裏去找呢？你愛我嗎？」就在這時，突然一個悶雷似的聲音起自洞內道：「唔呀呀，你們在這裏吵什麼？」

二人聞言同時吃了一驚，他們沒想到在石洞中，居然還有人居住。當下兩人一轉頭，不由同時吃了一驚，心中暗道：「想不到世間居然有這麼高的人。」

只見，那高有一丈的石洞中，此時正彎着腰走出一個巨人來，由於他彎着身子，無法估計出，他到底有多高。只見他赤着雙足，腳足有兩三尺大，腰際圍着一塊豹皮，兩腿粗如樹幹，兩臂下垂幾乎觸到地面。

此人身上皮呈青銅色，肌肉突出，一看就使人覺得他渾身都是力氣。但很奇怪，他的臉竟然赤紅如血，濃眉根根豎起如鋼絲，銅鈴眼烱烱生光，獅鼻海口，長髮披肩，長相兇惡無比。

宗鴻羽輕輕推開「白鶴仙子」，起身道：「閣下是守這石洞的人嗎？」赤面巨人悶雷似的叫道：「不錯，你們來幹什麼？」

宗鴻羽心中一動，突然笑道：「我妹妹被金翅蜈蚣咬了，想來找解毒之藥，這洞中大概有吧？」

「白鶴仙子」一聽宗鴻羽叫她「妹妹」，心中頓時甜甜的，這種感覺，是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從來沒有過的。

赤面巨人不知宗鴻羽說的是假話，頓時停住腳步，瞪着銅鈴似的環眼，道：「你也知道此洞中有一條雞冠蛇？」

宗鴻羽不知什麼東西是「雞冠蛇」，但却準知此蛇一定可以解那金翅蜈蚣之毒，心中暗忖道：「此人似乎不太精明，我何不從他口中套問，能不能套出雞冠蛇身上可以解毒的東西。」主意既定，開聲道：「雞冠蛇，能解天下百毒，誰不知道。」

赤面巨人聞言大驚，脫口道：「好小子，原來你也想得那蛇寶，俺在此辛辛苦苦的守了三年，好不容易找到了門戶，你却想來檢便宜，唔呀呀，你也未免太小看俺『血面金剛』了。」話落怒氣冲冲的就要舉步跨出來。

「白鶴仙子」此時身中奇毒，不能動彈，見狀忙叫道：「哥哥，不能放他出來。」一聲「哥哥」，叫得是那麼自然。

宗鴻羽心中也有同樣的想法，當即大喝一聲

，道：「站住！你再走一步，可莫怪在下要不客氣了。」話落早已功聚雙掌。

「血面金剛」自恃一身鋼筋鐵骨，那把宗鴻羽放在心上，聞言裂開大口一笑，道：「呵呵呵！小鬼，你有種就在俺身上打一掌試試。」話落仍然不管一切的大步走出來。

宗鴻羽見狀大急，冷叱一聲，道：「找死，打！」聲落一招「推窗望月」向洞內推去。掌風一閃入洞，由於受洞壁約束，凝而不散，宗鴻羽雖只用了六成真力，那威力仍然大得駭人。

「血面金剛」見狀大笑道：「呵呵呵！俺可不怕這個。」話落竟然真的不出手抵抗，仍然向前走來。

只聽，「砰！」的一聲大響，震得洞內，石碎生烟，「血面金剛」笑道：「啊！這一掌還有點份量呢？」宗鴻羽聞言抬頭，心中不由大駭，暗道：「我這一掌，雖說沒有用全力，但少說也有萬斤之重，他以身相阻，不但沒有受傷，竟然只退了兩步，這是甚麼武功呢？」思忖間，那敢再大意，猛然暴叱一聲，跨步出掌，道：「你再接一掌試試。」聲落招出，「血雨腥風」已拍了出去。掌出但見血光千重，沒有狂風，但却有一種無形的壓力。

「轟的！」一聲大震過處，接着傳來「血面金剛」一聲輕啊！宗鴻羽舉目望去，只見這次「血面金剛」退下了七八尺遠，兩隻巨靈掌揉着胸口，顯然吃了不少苦頭。

宗鴻羽這次吃驚比上次更大，心中駭然忖道：「怎麽，我的血掌也傷不了他？」

血面金剛瞪着兩隻銅鈴眼，注視了宗鴻羽良久，不敢再舉步上前，突然，他好似想到了甚麼似的，道：「這洞太低，我行動不便，不過，俺守在洞內，你也得不到那東西，除非，你進來跟俺打一架。」話落當真轉身向洞內走去，剎那間消失於洞中拐灣處。

宗鴻羽想不到連這渾人，也有這種守株待兎的機智，不由無可奈何的回頭望着「白鶴仙子」道：「姑娘，看樣子在下只好進去走一遭。」

「白鶴仙子」驚道：「不！不要去，我，我一個人害怕！」這倒真是怪事，這天不怕地不怕的女煞星，竟然害怕起來了。

宗鴻羽走上前去道：「我們一起進去。」

「白鶴仙子」粉臉一紅，垂頭道：「我！我……」宗鴻羽知道她現在行動不便，上前輕輕把她的嬌軀抱入懷中，道：「這白鶴怎麽辦？」

白鶴仙子粉臉比先前更紅，羞澀的把粉頰埋在宗鴻羽肩上，嬌聲道：「它會跟我們來的。」話落輕聲對那昂首卓立的白鶴道：「鶴兒，跟着我們。」

宗鴻羽不再猶疑，舉步向洞內走去，那隻白鶴甚通靈性，竟真的跟着走了進來。

洞內比外面暗得多，兩人武功雖然深厚無比，也只看到五丈以外的東西，尤其白鶴仙子，此時身帶奇毒，不能運功，是以，什麽東西也看不見。

她緊緊的抱着宗鴻羽，不安的道：「我什麽也看不見，你！你會不會不理我？」

宗鴻羽只覺得她的聲音有些顫抖，似乎已完全恢復了她女孩子的本來面目，忍不住輕撫着她的秀髮，道：「不會的，不然，我也不會帶你進來了。」

「白鶴仙子」把嬌軀向宗鴻羽懷裏靠得更緊一些，柔聲道：「羽哥哥，我！我愛你，在我們初見面時，我就覺得無法控制自已了，所以，我把你打傷之後，後來又回來看你。」

宗鴻羽心中一動，問道：「內傷是你給我醫的？」

「白鶴仙子」輕嗯一聲，道：「是的，後來我怕長白山太冷，所以才把你送到那裏去。」

宗鴻羽聽得心中甚是感動，脫口道：「你爲什麽要這樣對我呢？」用手輕柔的撫着「白鶴仙子」的背部。

「白鶴仙子」嬌聲，道：「先前我也不知道爲什麽要這麽做，直到後來你誤傷了我，而又替我療傷，我才發覺我在愛你。」

宗鴻羽沉重的嘆了口氣，道：「你愛錯人了。」

「怎麽？你不愛我？」聲音驚異而凄凉。宗鴻羽強自壓制自己的感情，輕聲，道：「不！將來你會明白。」

「白鶴仙子」幽幽的道：「我，我明白什麽呢？」

這時，兩人已快到那拐角處，宗鴻羽道：「我在人間能活的時間已不到兩個月了。」話落突覺眼前一亮，兩人已到了一座奇大無比的石室門口。室內壁頂上，鑲着兩粒鵝卵大小的夜明珠，放着萬道光芒，照得巨大的石室之內，毫髮可見

。

宗鴻羽才到門口已聽血面金剛大叫道：「唔呀呀，你果然有種進來了。」

宗鴻羽舉目一掃石室，只見「血而金剛」此時坐在石室門口對面壁下的一塊石上，石室右角，堆了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顯然是「血而金剛」方才清理場地所堆的。

宗鴻羽輕輕的把白鶴仙子放在門旁，方欲起身，被「白鶴仙子」一把拉住，低聲叮嚀道：「羽哥哥，此人一身橫練工夫，千萬要小心他，我想，你向他脇下下手，一定可以打倒他的。」語氣關懷中，充滿了不安。

宗鴻羽點點頭，低聲道：「我知道。」話落轉過身來。

這時，那「血而金剛」已站了起來，宗鴻羽抬頭一望，只見此人身高，足有一丈五六，站在那裏，直如一座鐵塔。

宗鴻羽向前跨上一步，仰臉道：「在下並非眞要那蛇寶，只要你有解藥，能把我妹妹的金翅蜈蚣之毒解去，在下馬上就走。」

「血而金剛」斷然道：「除了那蛇寶以外，再也沒有東西能解此毒。」

宗鴻羽道：「那在下與你合力把那雞冠蛇殺死，你把蛇寶分給在下一點好不好？」

「血而金剛」搖頭道：「俺等了三年，爲的就是要得一塊全的，豈能分給你一點。」

宗鴻羽實在不願意與他衝突，因爲，他怕時間一久，「白鶴仙子」萬一被毒攻入心中，那時有藥也救不得了。但是，「血而金剛」一口一個不字，實在使他沒有辦法，情急之下，劍眉不由一挑，道：「那咱們只有一見高下了？」

「血而金剛」大笑一聲，道：「不錯，只有見一個生死存亡了，不過，俺這麼大一個人，打你實在像欺負一個小孩子，俺看這樣好了，你打俺三掌，俺打你一掌如何？」想不到他滿講道義的呢。

宗鴻羽冷冷一笑，道：「在下不賺你這個便宜，我們還是各盡所能好了。」

「血面金剛」跨上一步，道：「你打不過俺。」

宗鴻羽怕時間再拖延下去，冷笑一聲，道：「現在言之，未免過早，接招。」聲落一招「血雨腥風」向「血而金剛」拍了出去。

「血面金剛」先前在洞道中，吃過宗鴻羽血掌的虧，此時一見他的掌是紅色，那敢大意，急忙抽身向左一閃，飛起一脚，向宗鴻羽踢來。

別看他個子高大，看起來有些笨笨的，實際上動作卻快逾閃電，閃身出脚，幾乎全在同一時間內完成。

宗鴻羽心知除了掌風中心擊中，絕不會發生多大作用，當下一見他閃身讓過主鋒，急忙撤招換式，一招「鐵血長城」，閃電向「血面金剛」踢來的脚而劈去。

「血面金剛」沒想到宗鴻羽中途撤招會如此之快，一個閃避不及「砰！」的一聲，足面上已着了宗鴻羽一掌，頓時「啊唷！」一聲，退下三步，但那隻脚卻依舊完好如初。

宗鴻羽一掌擊在「血面金剛」足面上，只覺如同打在一塊精鋼上似的，手掌熱辣辣的生痛，心中不由駭然忖道：「此人練的決不是一般的橫練工夫，因爲，任何橫練工夫，也無法抵得住我這一掌。」

「血面金剛」心中也同樣有些駭然的忖道：「這小子年紀這麼小，怎麼每一掌都這麼重。」

宗鴻羽暑一運氣，突然大喝一聲，飛身騰空向「血面金剛」雙目擊去。這一着，似乎正好指對了「血面金剛」的要害，直把他嚇得急忙一低頭，用頭頂來接宗鴻羽這一掌，同時，雙手一舉，盲目的向前推出去。

宗鴻羽見狀一動，心說：「我不信你的頭會比脚還硬。」當下雙掌使足力氣，用力向「血面金剛」頭頂擊去。」

這時，「血面金剛」推出的雙手，也恰好提到雙目之前只聽，「轟的！」一聲大震，接着傳來「轟！」「砰！」兩人撞壁的聲音。

「血面金剛」被宗鴻羽全力的一掌，震出七步，撞在背後石壁上，發出一聲轟然大響，只覺腦袋發昏。

宗鴻羽也被「血面金剛」推出四五丈遠，撞在石壁上，發出一聲砰然響聲，只覺心血浮動，背部生痛。這一下，兩人可說是誰也沒佔到便宜。「血面金剛」搖搖頭，突然注定宗鴻羽厲喝一聲，道：「我剁了你這小子。」雙手彎曲如十根鋼鈎，一個箭步，向宗鴻羽撲了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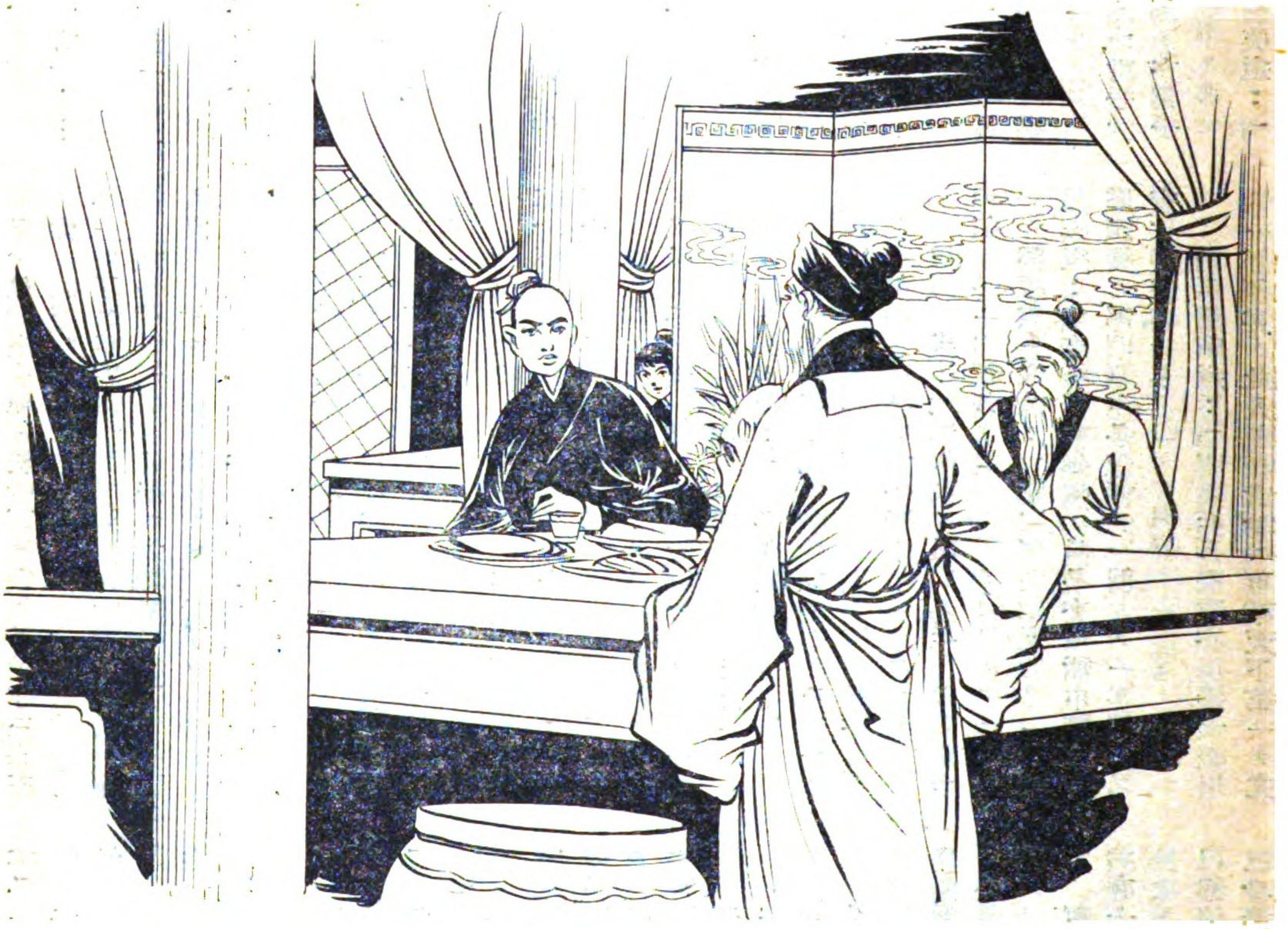
宗鴻羽心中一動，並沒有立刻躲開，眞把「白鶴仙子」駭得大叫道：「啊！羽哥哥……」

欲知後事如何？請閱下期。

中篇連載

丹心一劍

琴心・文



杯酒片言感痴魂

獨孤雲一句非帶簡單的話，卻使兩個捨命奔逃的人蘇立三、田蕙仙夫婦站住了脚步，而且還慢慢地退了回來，臉色在驚惶中帶着恐懼！

田蕙仙首先不安地問道：「小子！你說些什麼？」

獨孤雲知道那句話在他們心中所產生的力量，便知道這兩個人再也不敢對他動手了，所以他把長劍歸回鞘中！

蘇立三不等他回答，搶着又道：「小子！你把話再說一遍！」

獨孤雲慢斯斯地道：「我以為說得已經够明白了，你們偷盜了明易生的一字慧劍劍訣，以為他不會追出來找你們算帳的……」由於他提出明易生的名字，使得他的話更證實了。

蘇立三臉色大變，吶吵地道：「你是說明易生離開了他的寒梅谷……」

獨孤雲笑着道：「不錯！你們等着吧，他不會放過你們的……」

兩人又對望一眼，田蕙仙仍是不大相信地道：「你胡說！明易生絕不會離開那個地方的……」

獨孤雲淡淡地道：「我只是告訴你們一聲，信不信在乎你們！」

蘇立三咬咬牙齒道：「明易生就是出來了，他也不一定找得到我們！除非你去通知他，本來我們還可以放過你，現在……」

獨孤雲含笑接口道：「現在你們非殺我滅口不可，對嗎？」田蕙仙點頭道：「不錯！這是我們唯一的生路……」

獨孤雲臉色一沉道：「好極了，你們快點動手吧！」二人相顧猶予，却不知道應該如何才好！

獨孤雲等了片刻，見他們仍在舉棋不定，乃笑着道：「你們目前唯一的生路，便是找個隱蔽的地方躲起來，明易生雖然恨你們，目前還抽不出時間來對付你們，因為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待辦，所以把追殺你們的事委託我代辦，我當時無法拒絕，却沒有興趣代人當劊子手，因此，剛才對你們特別客情，你們自己要找死可怨不得我……」

蘇立三顫着聲音大叫道：「胡說！明易生那人生性多疑，對誰都不信任，會把這麼重要的事交給你代辦？你別往臉上貼金了……」

獨孤雲微微一笑道：「你再想想剛才動手的情形吧！你們冒着性命偷來的一字慧劍，在我手中可會佔得便宜？」

兩人的臉色又是一變，獨孤雲繼續笑道：「明易生只知道偷他劍訣的兩個家奴叫做丁三李玉，假如我把你們的眞姓名告訴他，你們就該多當心一點了，現在我還提不起殺人的興趣，希望你們別把我的興趣引了起來，那時就好看了！」兩人又沉吟片刻，終於倖倖地回頭走了。

獨孤雲還在他們後面叫道：「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才會見到明易生，你們好好利用這一個月的空暇，為自己的性命打算吧！」

那兩人聽完他這句話後，脚步加得更快，片刻工夫，即已走得不見踪影，獨孤雲這才輕輕地吁了一口氣。

田旭昌與田頌平兩人莫名其妙，直到獨孤雲轉身面向他們時，田旭昌才湊上前發問道：「獨孤大俠，這是怎麼一回事？」

獨孤雲輕嘆一口氣道：「危險！危險！他們的胆子要是再大一點，我們大家恐怕都難逃一死，剛才我嘴裏說得响，心裏却直打鼓……」

田旭昌怔然道：「這是怎麼說呢……」

獨孤雲笑笑道：「他們曾經易名丁三李玉，到投一個潛隱劍客的門下做家奴，目的就在偷學那人的劍法，結果倒得手了……」

田旭昌道：「那個劍客叫明易生，他們偷走的劍譜叫一字慧劍！」

獨孤雲一怔道：「堡主怎麼知道的？」田旭昌笑道：「老朽何嘗知道，只是在談話中聽出一點頭緒，那明易生是怎樣的一個人，一字慧劍又有什麼厲害的……」

獨孤雲嘆道：「明易生是潛隱在川邊大金川的一個劍客，此人劍術武功，可稱天下第一，尤其是一字慧劍十三式，出手時天崩地裂，當者披靡，好在令妹夫婦只偷到前面六式，否則天下就無人能制他們了……」

田旭昌神色一驚，怔怔地道：「他們不是敗在大俠手中嗎？」

獨孤雲道：「不錯！他們只發了一招，我徹倖知道破法，要是他們再發第二招，我一定束手無策了！」說完後，他見田旭昌還是不信的樣子，乃笑着道：「我這樣講堡主是不會明白的，可是要把話講明白，恐怕不是三言兩語所能交代的。」

田旭昌連忙道：「既然如此，請大俠還是坐下來慢慢談吧，一頓酒還沒有喝完呢，無端生此變故，也幸好有大俠在這裏，才算保全了田門的重寶，老朽理應好好敬大俠兩杯以申謝意，再者也可聽大俠說完這段曠古未有的奇聞……」

獨孤雲見龍姑守着大毛退毒還需要一段時候，反正沒有事，也就答應了，田頌平却十分高興，忙着溫酒添采。

又喝了幾杯酒，田旭昌表過謝忱，話題自然又轉到明易生身上，獨孤雲才把自己西行的經過與邂逅明易生的事說了一遍，同時也說出了有關一字慧劍的始末，聽得田旭昌與田頌平如痴如呆！

原來一字慧劍是明易生最珍視的一套劍法，共有十三式，分為上下兩部，上半部計六式，長於攻，下半部比較深奧，攻守兼具，連明易生自已都沒有完全練好，所以他把下半部劍訣帶在自已身邊，以備不時鑽研！前六式已經學成了，劍

譜就藏在書房中。

十幾年前，有一對夫婦投到他的寒梅谷來，男的自稱丁三，女的叫李玉，這一對夫婦都會幾手武功，只是不太高明，明易生認爲山中事煩人少，光靠大毛二毛兩個畜生，使喚起來總是不方便，所以就收留了下來。

這一對夫婦善體人意，做事又勤快，明易生對他們十分滿意，不時還傳他們幾手劍法以爲酬勞。

在谷中工作了五六年，他們對明易生的情形算是全部了解了，終於乘他不備之時，偷了他一字慧劍前六式劍笈，遠逸而去。明易生當然十分生氣，可是他必須守在寒梅谷中，等候着他的妻子岑紅梅歸來，自然無法出去追索他們！

那一對夫婦知道明易生離繼，自然也是利用他這個弱點，才敢作出那種大胆的行動……

獨孤雲告訴他岑紅梅的行踪後，他等不及要去尋找，焚梅毀家之時，並沒有忘記這件事！所以他托獨孤雲代爲留心，而且還傳了他一招劍法，這正是一字慧劍中的第七式，也是獨孤雲使出的那一式！

一字慧劍循序而進，招招相尅，這一招正好可以抵制起手的第一式，明易生做人很深沉，他不肯多教，認爲獨孤雲只要會了這一式，萬一遇上那兩個人時，使出來就足够令他們喪胆了。

獨孤雲學會了這一式劍法後，根本沒放在心上，因爲這一式劍法單獨使用時毫無威力，除了能應付一字慧劍的起手式外，可以說是毫無用處，而且他認爲人海茫茫，要碰上那對夫婦的機會簡直是微乎其微！

然而事情有那麼巧，想不到田蕙仙和蘇立三就是丁三李玉的化身，幸虧他神態從容，才把他們嚇跑了！

田旭昌聽完後，心中還是有很多疑問，想想道：「他們既是學會了那等厲害的劍招，爲什麼老早不使用，一定要等到萬分無奈的時候才……」

獨孤雲笑着道：「他們心中仍是懼怕明易生會找他們算帳，所以輕易不敢炫露，我逼退了他們第一招，他們趕緊就逃，倒不是爲了打不過我，而是怕我認出他們的身分，去告訴明易生的原故……」

田旭昌不解道：「他們怎麼知道大俠與明易生有關。」

獨孤雲微笑道：「堡主也許忘了，他們在明易生那兒工作了五六年，一定認識那兩頭大猴子，所以他們追到此地來，完全是爲了在我身上打聽明易生的下落，逼取靑蚨令，不過適逢其會而已……以他們的劍術武功，要報仇奪寶易如反掌，隨時都可以得手，何必要趕今天來湊熱鬧呢，可是他們來到此地的時候，正好趕上堡主以靑蚨令見託，他們怕靑蚨令經我保管之後，奪取起來就費事了，因此才搶先取得了手法秘本，到了動手的時候，他們一直隱忍住不敢使出一字慧劍，就是怕我認出來，後來被我逼急了，蘇立三冒試一下，他以同樣的招式連發兩次，目的就是在試探我是否認得出來……」

田旭昌連忙道：「那大俠爲什麼不馬上回招呢？」

獨孤雲苦笑道：「我只會一招解法，輕易不敢動用，好在他前兩劍只是存心試探，雖具其形而未盡其威……」

田旭昌恍然道：「老朽明白了，他見大俠一味退後，以爲明易生已將這件事告訴大俠，所以蕙仙也幫着出手，想就此殺死大俠！」

獨孤雲笑道：「對了！他們同時出手，目的就是在制我於死地，我逼不得已，也只好使用那一式來對付，他們是識貨的，當然要趕快逃了，一字慧劍的起式並無奥奇之處，那完全是替以後的五式搶得先手……」

田旭昌想了一下道：「大俠既然知道厲害，爲什麼好容易把他們嚇跑了，又發言把他們叫回來，要是他們不爲大俠所說的那番言詞所動，那豈不是太危邊了！」

獨孤雲道：「這是萬不得已之舉，他們雖然一時心急逃走，只要想通了之後，一定會設法除我以滅口，因此我必須要把明易生復出的事告訴他們，讓他們急於避仇逃命，就不會想到來找我麻煩！」

田旭昌一嘆道：「大俠不僅武功過人，心智亦是絕頂之選，田門得以保全宗脈，全靠大俠援手之德！老朽眞不知何以言謝……」

獨孤雲謙笑道：「堡主太客氣了，今日之事，還是從在下身上引起來的，那兩人不是爲了我，絕對不會在今天找上門來！」

田旭昌搖頭道：「不然，蕙仙對老朽啣恨切骨，禍胎早結，終有變發之日，今天幸好趕上大

俠在場，否則若換之異日，寒家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勢必遭受滅門之慘，所以對大俠之德，田氏連在地下的列祖列宗，都會銘感不止……」

獨孤雲笑笑道：「堡主言重了，在下不過是好管閒事，偶然碰上了機會，而且此舉對在下也大有好處，假如不在今天把他們嚇退了，他們以後為了他們的女兒出氣，依然會找到我頭上，那時也許不會像今天這麼容易應付……」正說之間，廳後忽然傳來一聲叫喊：「表姐！你在這兒幹嘛……」

獨孤雲神色微動，連忙離座向後面飛去，却與一條人影正面相迎，幾乎撞個滿懷，他幸好動作敏捷，飛速朝旁邊一閃，才沒有碰上，那條人影却一逕朝廳外掠去，隱約之間，可以看出是個年青的女孩子！

接着又有一條人影飛過來，由於勢子較慢，可以看出正是田旭昌的幼女田小婷，她停下身子怔然道：「獨孤大俠！你這是幹嘛？」

因為獨孤雲的神色顯得異常緊張，所以才引起她的動問，獨孤雲却急促地指着廳門問道：「那是蘇麗貞嘛？」

田小婷點點頭道：「是的！我看見她鬼鬼祟祟地躲在門後面，不知道她在偷看些什麼，才叫了一聲，她就跑了……」

獨孤雲臉一變，飛身追了出去，可是到了門口，他又停住了，輕嘆了一口氣，慢慢地走回來！

田旭昌臉色也微現愧態道：「她一定聽到我們的談話了！」

獨孤雲點點頭道：「不錯！而且她也一定去追上她的父母，把所聽到的話告訴他們，叫他們來對付我……」

田旭昌憂形於色道：「大俠還追得上她嗎？」獨孤雲苦笑着點點頭道：「追上她倒是沒有問題，可是追上了又有什麼用，我總不能拿劍把她殺了！還是由她去吧！」

田旭昌怔了一怔才道：「可是她對大俠懷恨至深，若是與她父母碰了頭，得知大俠僅能擋過一字戀劍的一式時，對大俠頗為不利！」

獨孤雲笑着一擺手道：「那也由他們吧，蘇麗貞恨我是有理由的……」

田小婷却睜着眼睛道：「其實表姐並不眞的恨你，她只怪你對她太薄情，要是你能對她好一點她連性命都肯為你犧牲……」

田旭昌連忙斥責道：「小婷！別胡說！」田小婷翻着白眼道：「是眞的！這是表姐親口對我說的……」

獨孤雲又嘆了一口氣，回到座位上，一仰頭，把身前的那杯酒灌了下去，放下酒杯，黯然地道：「眞也好！假也好，恨也好，我與她之間就只能到這個程度，她要怎樣都由她了！」

田小婷怔怔地問道：「你不能再對她好一點了嗎？」

獨孤雲的臉色已恢復正常，微微一笑道：「好！怎麼好法？」

田小婷的臉上紅了一紅，低低地道：「你可以接受她的感情，像她愛你一樣的愛她……」

獨孤雲笑着道：「那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她究竟愛我到了什麼程度？」

田小婷連忙道：「她愛你到了極點，所以才要殺你，愛之深則恨之切，你只要照樣地愛她，她就不再恨你了……」

田旭昌又斥道：「小婷！別胡說八道，一個女孩子家，滿口愛啊愛的，像什麼樣子，你還是個小孩子，懂得什麼？」

田小婷鼓起嘴吧道：「我就是不懂，才要問問清楚。獨孤大俠，表姐說你是個感情的騙子，你既不愛她，為什麼又要跟她好？」

田旭昌一拍桌子，正要發作，獨孤雲却笑着道：「堡主！令嬡問得很對，我應該對她說說清楚，否則她心裏面永遠存着一個成見，田小姐，你今天貴庚？」

田小婷怔了一下道：「十六歲！」獨孤雲含笑道：「那我用男女之愛來對你說明，也許你不容易明白，我換個方法說好了！你愛你的父母嘛？」

田小婷對田旭昌望了一眼，勉強地點點頭！田旭昌微微變色，獨孤雲又飛快地問道：「你恨令尊嘛？」

田小婷咬緊嘴皮，終於努力地迸出一個字：「恨！」

田旭昌雙眼圓睜，幾乎要叫了出來！可是田小婷也飛快地說下去道：「今天我跟你動手的時候，爹下命令放射穿雲弩，居然連我也想射死在裏面，根本沒把我當作女兒……」

田旭昌頹然長嘆，獨孤雲却笑着道：「你恨令尊薄情，也會想殺死他嗎？」

田小婷連忙叫道：「那怎麼會呢！」

獨孤雲緊接着問道：「你心中動過這個念頭沒有呢？」

田小婷連連搖頭，獨孤雲一笑道：「這就對了，對一個眞愛的人，你心中卽使恨到了極點，也不會萌起傷害他的意思……」

田小婷想了一下，突然道：「我明白了，表姐對你的感情並不是眞的……」

獨孤雲一嘆道：「那倒不能說，不過她那種表現感情的方法，證明他的愛還沒有到忘我的程度，這種感情是飄浮的……」

田小婷點點頭道：「眞正的愛中便不該有恨！」獨孤雲笑道：「你終於明白了！不過還不够透澈！」

田小婷連忙問道：「要怎麼才算透澈？」獨孤雲笑道：「那要靠你自己去想了，不過我可以給你一點啓示，就如你對令尊的誤會，當令尊下令放箭的時候，並不是他不愛你，也不是忍心要你死，他的身上背負着責任，對你們田家的榮譽傳統的責任……」

田小婷雙手連搖，眼中流下了眼淚叫道：「你不要再說了，我全明白了……」

獨孤雲果然止口不言，田小婷却對着田旭昌跪了下去，哽咽道：「爹！女兒不孝……」

田旭昌也是老淚縱橫，顫巍巍地把她扶了起來道：「孩子！你明白我的苦衷就够了……」

田小婷擦擦眼淚，然後對獨孤雲道：「獨孤大俠！謝謝你的開導，使我懂得了很多……」

獨孤雲微笑道：「那不算什麼！希望你以後長大了之後，千萬要謹愼地使用你的感情，不要隨便地付給一個不值得愛的人……」

田小婷臉上一紅，可是她的聲音却異常地堅定：「我知道！當我決心愛一個人時，他就是我的一切，不管他對我如何！除了愛之外，我不應該有其他的感情！」

獨孤雲哈哈大笑道：「對極了！我爲你祝福，也爲那個幸運的人祝福……」

因爲他始終把她當個小孩子看待，所以在說話的神態上還帶着一點開玩笑的意味，誰知田小婷却一沉臉色道：「獨孤大俠！這是一件很神聖的事，你不可以開玩笑！」

獨孤雲微怔道：「我的祝福出乎至誠，不是開玩笑呀！」

田小婷正色道：「至少你不應該嬉皮笑臉說那些話！」

獨孤雲被她說得很不好意思，紅着臉無以爲答，田旭昌怕他難堪，連忙對田小婷喝道：「小婷！你這是什麼規矩？」

田小婷一言不發，雙目炯炯地對獨孤雲問道：「獨孤大俠，我再問你一句話，假如我愛一個人，他不愛我怎麼辦？我一片痴心，他木然不知又怎麼辦？」

獨孤雲連忙道：「你最好不要選擇這種人，那可是天下最苦的事？」

田小婷淒然一笑道：「愛情的發生並不由人選擇！其實你不敎我，我也知道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這就是最適當的寫照！我會像一支小小的臘燭，默默地獻出自己，發出一點微火爲他照明，直到生命的盡頭，我不會向他要求什麼，也不會向他表示什麼，他若是知道我，我只望他報我一笑，他如不知道，我就爲他沉默一生……」

獨孤雲心中一震，連忙斟了一杯酒道：「田小姐！我敬你一杯酒！」

田小婷笑了一下，端起她父親的杯子，與獨孤雲對照了一下，仰頭把那杯酒喝了下去，輕輕地道：「獨孤大俠！謝謝你，謝謝！謝謝！謝……」

在喃喃不絕的謝聲中，她的淚珠像雨一般地滾落，然後放下酒杯，低着頭退到廳後去了！

田旭昌對她的舉動大惑不解，嘆了一聲道：「這丫頭大概是瘋了！」說完又對獨孤雲笑道：「獨孤大俠！老朽也要謝你一杯酒，小女的個性一向倔强，今天她含忿退到後面去的時候，老朽正在擔心，不知道要如何對她解說，幸得大俠生花妙舌，把她這塊頑石說點了頭……」

獨孤雲默默無言地又對乾了一杯，心中却充滿了後悔！他知道自己又在無意中做錯了一件事！因爲他在田小婷的目光中，看出了一件最可怕的事，這種目光他曾經看到過很多。

葉芳蓮，蘇麗貞，錢婉兒，趙絳珠，楚秋鳳……甚至於這次件他同行，黃龍姑，都曾用這種目光望過他！

又是一個痛苦的女孩子。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罪孼深重……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傳奇性帝王列傳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陵·文

謾罵誣衊的奏疏（下）

燕王在上建文君書內，大罵兵部尚書齊泰和太常卿黃子澄等，其中尤以齊泰爲他一再指名痛詈的對象。他說：「姦臣齊尚書，黃太常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奪之柄。天下之人但知有齊泰等，不知有陛下也。」他給齊、黃等加上這樣的罪名，他的用以宣傳的「靖難」「清君側，除姦惡」的說法，方有着落。雖然他所明白斥罵的是左班文職官齊、黃等，但實際上却是句句罵他的姪兒皇帝。他在這段話內告訴天下臣民：恣行奸宄，不遵祖法的姦臣是由建文君任用和倚信的。他說齊黃等操威福予奪之柄（按：威福予奪之柄本應操於天子之手的），使天下人只知有齊泰等，而不知有天子，就是告訴天下臣民，建文君是個膿包之主，不能勝任人君之職，是太祖皇帝的不肖的繼承人。他這樣指斥乘輿，可說全無人臣之禮。

他又指齊泰等如何謀害他，他爲了保全一家性命才不得已動兵的。當時，朝廷曾下詔稱朱棣及其兒子爲「燕賊父子」。燕王棣擅殺朝廷命官，攻城奪地，指斥乘輿，公開反叛，是謂大逆不道，而且朝廷已下詔將他父子廢爲庶人，稱他父子爲「賊」，是應該而正確。再有，所謂「燕賊父子」，當然是指原封爲燕的他及他從逆的兒子而言，即使是不識字或不通文理的愚夫愚婦，也都會明白這四個字的意義所指的。可是，他又像在「燕庶人」三字上那樣無賴地大做其故意曲解意義和顛倒是非的文章了。他說：「姦臣齊尚書出榜，令軍民罵『燕賊父子。』太祖皇帝我之父也，罵『賊父子』，是罵祖與叔爲賊，豈非大逆不道哉！」這種强詞曲解，實在幼稚可哂得很，有誰能信？（後來在「奉天靖難記」內，他就把這段話改爲：「姦臣齊尚書揭榜毀罵，並指斥太祖高皇帝。如此大逆不道，其罪當何如哉？」這改動是很高明的。第一，把原來人人一望而知是曲解意義和顛倒是非的話，改動得比較合理和得體。第二，他只說朝廷揭榜指斥太祖，使後世不知原日眞情的人，眞以爲朝廷有指斥太祖高皇帝的事。）他雖然接着又說：「姦臣齊尚書如此無理，其罪當何如哉？」但實實在在是罵建文「君「罵祖與叔爲賊」而「大逆不道」，所謂「其罪當何如哉」中的「其」字，實在的眞意是指建文君。

接着，他又說了一大段的話，其中有故作乞憐的軟語，亦有靑面獠牙的威脅恐嚇語。茲摘錄如下：

「齊尚書等必欲殺我父皇子孫，壞我父皇基業，意在蕩盡無餘，將以圖天下也。此等逆賊，臣必不與之共戴天。不與父皇報得此仇，臣縱死亦不已也。今臣昧死上奏皇帝陛下，憐太祖高皇帝起身布衣。奮萬死，不顧一生，艱難創業，分封諸子。今陛下聽姦臣之言，父皇賓天未及朞年

，將父皇諸子誅滅殆盡。猶望陛下俯賜仁慈，留我父皇一二親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至幸！」

接着，他青面獠牙大發威嚇之語了。他說他「為保全性命，率數十萬之衆，俱是捨死忘生之人，報我父皇平日恩養厚德，保我父皇子孫，盡力効忠於今日。古諺云：『一人拚命，千夫莫當』，縱陛下有衆數百萬，亦無如之何也。猶望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德，莫驅無罪之人，死於白刃之下，其恩莫大也。」這就是說，朝廷即使有數百萬兵衆，但如與他燕王的「靖難之師」交鋒，就等於白白送死，身為生民之主，體上天好生之心，又何必把無辜的數百萬人全部送死呢？他是欲朝廷停止抵抗而向他屈膝投降。

接着，他儼然以勝利者的身份，向他姪兒皇帝開出條件了（其實，他那時剛起兵，雖先聲奪人，頗有進展，但其後還須經過三整年的時間的苦戰，方獲得最後勝利）。他說：「臣復請陛下，但是父皇宮中曾侍病之老宮人，並長隨內官及用藥醫官，營辦喪事及監拆宮殿等官，姦臣齊尚書、黃太常卿應有左班文職等官，發來與臣軍前究問。」他並將應發交與他究問的人的細目，開列於後：

「一、侍中侍病老人；一、長隨內官；一、太醫院官；禮部官；一、營辦葬事官；一、監造孝陵之駙馬等官；一、監拆毀宮殿之工部官、內官；一、姦臣齊尚書、黃太常卿一應有左班文職等官。」下又云：

「如上逆黨，一一如數發臣軍前究問的實，即行差官管押赴京，具本奏聞，猶望聖明裁處。如果不發姦臣齊泰等，臣必不休也。若臣兵抵京，赤地千里。臣冒瀆天威，無任激切恐懼之至。臣棣稽首百拜，昧死謹具聞。

（他將「上書」中最後這一大段的話，在日後的「奉天靖難記」內，大加刪改而為：「倘聽愚言，速出左右姦邪之人，下寬容之詔，以全宗親，則社稷永安，民生永賴。若必不去，也不與共戴天之讎，終必報也。不報此讎，是不為孝子，是忘大本大恩也，猶請裁決。」他在原文中指太祖皇帝被弒，只不過欲加之罪而稱快於一時，

他也明知當時及後世的人不會相信的。所以，他修改原文，僅說請「速去姦邪之人」而不再提索究侍將宮人，內官及醫官的話。至於拆毀宮殿的事，建文君即使真做過，也最多只能指其不卹民力和不守「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教訓。「皇明祖訓」中並無明文規定後世嗣君不可拆舊宮殿而營造新宮殿。燕王起兵是口口聲聲說奉「祖訓」行事，所以，他在修改的文中也不再提及索取監拆宮殿的內外官員的話。原文是要建文君將一應人等發交他的軍前究問的，修改文中則只請建文君自動除去那班人。修改文的最後結語，也只說非報不共戴天之仇不可，刪去了原文威嚇之語。經過這樣修改，很多話雖仍強詞奪理，但聽來已比原文稍合情理些了，而語氣也比較馴順些，不像原文那樣絲毫無人臣之禮。他既口口聲聲自稱「靖難」，又何能對天子如此全無臣禮，在「上書」中如此明白指斥呢？所以將語氣改爲稍馴順些，是有必要的。不過，他在原日上書中，還稱建文君爲「皇帝陛下」而自稱爲臣，在「奉天靖難記」的修改文中，則全刪去「皇帝陛下」的稱呼，至於他的自稱的「臣」字，也盡量避免不見於文，遇有非有自稱的字不可的時候，則以「予」字以代「臣」字。這是和他當時的政策相適應的。他自篡竊大位之後，便否認建文君四年天子的名義和地位，指建文君是矯太祖遺詔而自立的——，甚至連「建文」年號也撤消而不許見之於公私文書載籍，最荒唐可笑的，下詔把建文元年至四年，仍沿用已故的太祖年號而稱爲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因之，他就非要篡改原書中的「陛下」和「臣」的稱呼不可了。

到了他的孫兒宣宗宣德朝時，爲他修「太宗實錄」，又把他在二十幾年前的「上建文君書」，作再一次修改。「奉天靖難記」內的修改文，雖然已將當日原文大加刪改和飾潤，但僅不過刪去原文中極端可笑而不合情理之處，並在用字和語氣上有所潤飾而已，文義之間，與原文當相差不遠。至於經過再度刪改而見之於「太宗實錄」內的，除了仍恢復「陛下」和「臣」的字樣外，全文面目全非，與「燕王令旨」內所載的當年原文，及「奉天靖難記」內所載的第一次修改之文，內容幾乎完全不同。他的嗣承大位的孫兒所以要再加澈底修改，就是因爲愈來愈覺得當年原文和經他第一次修改之文，實在難以徵信於後世，並使人讀後只有對朱棣更增不良的觀感，因而也就對失敗的建文君更賦同情。經過這次修改後的文字，所有枝節和滑稽之處盡刪，文章固多簡潔，所云也比較得體和合理。但作僞總不免有弄巧成拙和無意間露出馬腳的毛病。例如經過再次澈底修改的「上書」中，對於朝廷所指責燕王的八大罪狀：一、擴充護衞軍；二、無事操練兵馬，陰圖大位；三、選用各衞精銳兵士而置於王府麾下；四、私養[illegible]利健卒；五、招致各處異人術士而養於王府中；六、王府守禦四門，僭擬皇城守禦之制；七、宮室僭侈，過於王府，而上擬天子大內之制；八、縱容第二子高煦作惡行兇，擅自笞責驛官；——答辯，自以爲理由足够駁斥。誰知在實際上，不曾承認朝廷所指責的確爲事實，而且在答辯中，無意間自行吐露各事的詳情。所以，天下事任是如何巧於作僞，但總是有隙投人的。不然，世間的是非眞能爲人一手遮掩和顚倒，也就無眞史可言了。

燕王棣爲了自己以臣叛君，所犯大逆不道，而他的姪兒皇帝又並無失德之事，以致他的稱兵之事，難獲當時及後世人的同情，於是，他不能不竭力盡量詆毀建文君。把建文君說得一文不値，才可以顯示他的起兵靖難乃至即位是「應天順人」的義舉。他在「上建文君書」內，已指建文君弒太祖，矯遺詔嗣位，拆毀宮殿等等「罪過」。（他另有檄文曉示將士官民，其內容幾完全相同於「上建文君書」。）另外，他又在好些書內肆意誣衊他的姪兒皇帝。

在永樂朝——即朱棣即位後統治的時期——所修撰成的「奉天靖難記」內，就對建文君諸多醜詆。在以前各篇中曾經先後引述過幾則，現在再引錄一段於下：

「允炆（即建文君。燕王棣篡位後，對建文君就直斥其名）日益驕縱，焚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御容，拆毀後宮，掘地五尺，大興土木，怨嗟盈路，淫佚放恣，靡所不爲。遣宦者四出，選擇女子，充滿後宮，通夕飲食，劇戲歌舞。嬖幸者任其所需，謂其羊不美，輒殺一羊以餐一婦之欲。又作奇技淫巧，媚悅婦人，窮奢極侈，暴殄天物，甚至褻衣飾以珠玉錦繡。如王府宮人有色者，皆選留與通。常服藥，藥燥性發，血氣狂亂，御數老婦不足，更縛牝羊母猪而與之交。荒耽酒色，晝夜無度，及臨朝，精神昏暗，俯首憑案，咿唔數字而已。宮中起大覺殿，於內置佛藏

，出宮主與尼爲徒，敬禮桑門，狎侮宗廟。嘗置一女子於盒爲戲，謂爲『時物』，昇入奉先殿荐新（這是說，建文君把一個女人裝在一隻有蓋的大盒內，當做新鮮合時的果品或食物，送至奉先殿的祖宗神主牌前供祭），盒開聚觀，大笑而散（這是指建文君狎侮宗廟，戲弄祖宗，犯大不恭罪）。倚信閹豎，與決大事，凡進退大臣，參掌兵馬，皆得專之；淩辱衣冠，毒虐良善，御史皆被捶撻，紀綱壞亂，構成大禍（這是指建文君寵任太監而使參決國事和爲非作惡）。自是，災異疊見，恬不自省。夜宴，張燈熒煌，忽不見人。寢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氣模糊，直入深宮，隨索之，寂無所有。狐狸滿室，變怪萬狀，遍置鷹犬，亦不能止。他如日赤無光，星辰無度，彗掃軍門，熒惑守心犯斗，飛蝗蔽天，山崩地震，水旱疫癘連年不息，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殿毀，承天門災，

雖異樣多端，而酬樂自如。」

這樣的記述，把建文君的荒淫失德，說成比夏桀、商紂和周代的厲、幽二王都不如。這顯然是絕對無稽信口開河誣蔑的話，只圖痛快地詆毀，全不顧人們信不信。後世的人，有很多堅強的證據，可以指出這全是誣詞。燕王棣誣稱建文君佞佛以及寵任閹豎，其實這兩種事，他在日後做皇帝後，全由自己親犯了。建文君正信任方孝孺等儒臣，似不致佞佛，到反而是朱棣在登帝位後，迎西域胡僧，求朝鮮舍利、大建寺塔，大開法會，適與其所詆毀建文君者相類。（他這樣做，全是出於恐懼心的緣故。他肆意殺戮，做了種種殘暴無人性的事，相借與佛法來爲自己贖罪。）建文君是竭力抑制宦官的，對於閹豎的管制嚴厲而毫不假以顏色，比太祖更甚。而燕王棣日後却信用宦官，開一代不良的風氣，有明一代的宦官專權禍國就是由朱棣造成的。

燕王棣不認生母

燕王棣在起兵背叛朝廷後，凡有文告，必定高稱自己爲「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之嫡子」。當年漢文帝在賜南粵王趙佗的書中，曾經有這樣一句話：「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他不諱言自己是漢高帝劉邦的侍妾所生的兒子，這種坦白誠摯的表現，據說曾使當時與漢對立而唱皇帝對台戲的趙佗大爲感動，而且也贏得了後世史家和文人一致的稱許。但這位日後也做了皇帝的燕王棣之之常常自稱爲「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却使後世的人，因之而對他生起不大佳的觀感，而且還引致了紛紛的議論與揣測，並終於窺破了他的一項於倫常大虧的大秘密。

明太祖朱元璋在爭雄打江山的時候，乃至剏業建國後，在文告上，一有機會，總喜說：「予（或朕）本淮西（或淮右江左）布衣。」他這樣自稱是有作用的：第一，出於自尊自詡感，表示他出身寒微，起自田畝，赤手興家，苦幹剏業，上符他的同鄉先輩且同爲平民出身的漢高帝劉邦。唯其起自田畝，無門蔭可藉，無尺土可階，而能驅逐胡元，掃蕩羣雄，手建一統大帝國，更爲難能可貴。第二，謂天下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平民百姓，覺得他是自己這一階層中出來的人，於是對他分外感到可親，因而更增擁戴他之心。

燕王棣的這樣自稱，當然也是有其深刻的用意而期望發生某種作用的。明太祖是最嚴嫡庶之分的，在其手訂的「皇明祖訓」中，更嚴格而詳細地規定嗣位、襲爵，乃至民間的父子繼承關係的制度，其中嫡庶之分極嚴，如有不遵而紊亂嫡庶制度者，法有嚴厲懲處的明文。明太祖共有二十六個皇子，長子朱標以嫡長而得立爲皇太子。這位懿文太子不幸死於父皇之先，依據祖訓和國法，該立嫡長孫爲儲君，建文君允炆就是因此而得立的，日後太祖崩，允炆嗣位是一定之理（朱棣指建文君是矯遺詔而嗣位的，這全是無人能信的誣詞，依據嚴嫡庶之分的祖訓和國法中的明文規定，就已可駁倒這項誣詞。還有，允炆是在洪武二十五年被冊爲皇太孫而居儲位，再過六年，太祖才離人世，這是天下臣民共知共聞的。所以這種誣詞，徒稱快於一時，無人願信。）。燕王棣既篡位，自己知道，以他的身分地位，在祖訓和國法的規定之下，是沒有入承大位的道理的。但像他這樣得位不正的人，愈是要急於表示他有應該嗣承大位之道。於是，他就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太祖的嫡室馬皇后—孝慈高皇后—所生的兒子，與懿文太子及秦、晉二王同母，排行第四。在他起兵的時候，嫡長兄懿文太子及嫡二兄三兄秦王晉王，都已不在人間，在太祖現存諸子中，他已成爲最嫡長的一位。這樣，他就可以表示他是名正言順，順理成章地入承大位的。他的用意就在此。

他的用意如此，但他這樣一再自稱，却反而收到了相反的效果，使人疑心他並不是太祖和馬后的嫡子。清初史學家朱彝尊云：「漢之文帝自言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於義何傷。而『奉天靖難記』每載長陵（按即明成祖朱棣）上疏，下書及宣諭臣民曰：『朕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考妣必並舉，壹似欲掩，而形迹反露矣。」

本來，後世都認爲燕王棣是嫡子之一，因爲明清兩代的官書中都這樣說，例如被列爲正史的清代所修「明史」，就是這樣說的。其他如「明史稿」、「明史紀事本末」及「明通鑑」等史書，也是如是記載的。至於明代的官書和史書，當然更如此。「明史」等的說朱棣是太祖和馬后的嫡子，是根據明代官書「太祖實錄」的。據「明太祖實錄」的記載，馬皇后共生五子，長爲懿文太子標，次爲秦愍王樉（木部），三爲晉恭王棡（木部），四爲燕王棣，五爲周定王橚（木部）。

照說，「太祖實錄」是明代的官書，所記太祖諸子的嫡庶是決不會錯的。但我們須知建文朝原修的「太祖實錄」，在燕王棣一篡位後就下詔焚毀而命史臣重修。永樂時曾經兩度重修過。初次重修的「太祖實錄」，不能滿朱棣之意，於是在永樂九年十月，再開館重修，至十六年五月始成（此次書修成後，朱棣曾無意間說出了一句眞心話：「庶幾稍慰朕心」。）現今所傳的「明太祖實錄」，就是永樂朝第二次重修之本（實際上，乃是第三部「明太祖實錄」）。後日有關明太祖一生和一朝各事，公私史的記錄，全是根據這部「太祖實錄」。

在明代時就有很多人不信燕王棣是馬皇后所生的嫡子，到了清初，朝代更易，史家文人說前代帝王私史秘密，已無顧忌，於是由疑而紛紛研討眞相，終於獲知了究竟，而把明初的一大疑案澄清。關於各家研討考證詳情，我在這兒用不着記述，只要一述其結論就够了。

明太祖的後宮妃嬪姬妾有着很多人，其中最多的當然是漢族婦女，但也有蒙古和高麗人，有一位蒙古族的貢（石部）妃，就是燕王棣的生母。燕王棣的相貌和身材，顯得很異樣，看上去不大像是漢人，但他明明是明太祖的兒子，又怎樣會不是漢人呢？自從學者考知他是妃貢（石部）所生的兒子後，才恍然大悟，他原來是混血兒，身體內有着蒙古人的血液。一經說破，大家想想他的相貌和身材，確有似蒙古人。

燕王棣口口聲聲考妣並舉，自稱是高皇帝高皇后的嫡子，在篡位後，又先後做了很多的事以紀念馬皇后（例如大修法會、造寺建塔等），就是酬答生育劬勞大恩。他這樣做得起勁，以爲可以十足地達到他欺世騙人的目的。誰知他愈是這樣把馬皇后認爲他的生母，愈是引起人的疑端，終於給人揭破了眞相。

像燕王棣這樣爲了個人的權位而不認生母，不論從中國傳統的孝道來看也好，或從人性恆情來看也好，都是可恥而有罪的。昔日中國的帝王，號稱「以孝治天下」。燕王棣做了皇帝，當然也仍拿着「以孝治天下」這句話爲標榜，而做出不少對天下臣民「教忠教孝」的事，以利他的統治。但他本人就是一個十足不忠不孝的人。我不知道他在皇宮內午夜夢廻之時，捫心自問，能無慚愧。

明代自永樂以後，改以北平爲首都，北平於是在人們的口中，獲得了北京之名。北京既成爲首都，明代的太廟（供奉朱明列祖列宗的神主之所在）於是也改設於北京。明代北京太廟內，列朝皇帝各只有一個皇后配享——即由原配正室的皇后配享——，至於該帝的繼配之后，以及嗣位之帝的生母（原爲妃嬪者），都不獲配享。這成了有明一代異於前代的制度。（明代正后生子的很少。歷朝嗣位之帝，多爲側室妃嬪所生，她們母以子貴，後來當然都被尊爲皇太后，但她們都不能配享，她們的神主牌都不能與其夫的神主牌並列於太廟正殿內。）現在看來，這種有異於前代的制度，很可能就是由明成祖（即朱棣）在遷都北京時所定下的。以便抹殺生母，而留自已非嫡子而爲庶出的痕迹。

朱棣這個大明帝國的統治者，平心而論，尙不失爲一個英明有爲之主。但其人梟悍無人性，嗜殺，對臣民以草芥視之，一生有很多的事是可議的。別的不說，就以不認生母一點而言，就甚爲可恥。因要冒應嗣位之名，而至於把自已的生母抹殺，他的貪位和狠心害理，使後世的人對他更增一分惡劣的觀感印象。（未完待續）

市面未曾你已預早收看
訂閱本刊可以先睹爲快
請爲海外親友訂閱
歡迎來信郵購

【前文提要】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羣豪，被困飄渺峯大廳中，幸虛竹不允殺人，段譽提出了三件懲處辦法，要羣向童姥及已死諸致奠服喪，靈鷲宮中九天九都諸女，見虛竹已予答允，自然沒有異議。一場大殺刼至此告一段落。

虛竹重回少林寺

這時梅劍等四姊妹開動機關，移開大門上的巨岩，放出了朱天、昊天、玄天九部諸女進入大廳。只聽得風波惡和包不同大呼小叫，和鄧百川、公冶乾一齊走了進來。原來他四人出門尋童姥相鬥，卻撞到八部諸女護送童姥的遺體來到靈鷲宮外，包不同言詞不遜，風波惡好勇鬥狠，三言兩語，便和八部諸女動起手來。不久鄧百川、公冶乾加入相助，他四人武功雖強，但寡不敵衆，如何是諸女的對手？四個人且鬥且走，身上都帶了傷，倘若大門再遲開片刻，梅蘭菊竹四劍不去喝止，他四人難免喪生遭擒了。

當下九部諸女秉承虛竹之意，在大廳上設宴款待羣英。慕容復自覺沒趣，帶同鄧百川等告辭下山。劍神卓不凡和芙蓉仙子崔綠華不別而行，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虛竹見慕容復等要走，竭誠挽留。慕容復道：「在下得罪了飄渺峯，好生汗顏，承兄不加罪責，已領盛情，何敢再行叨擾？」虛竹道：「那裏，那裏？兩位公子文武雙全，英雄了得，在下仰慕得緊，只想……只想這個……向兩位公多多領教。我……我實在笨得……那個要命。」包不同適才與諸女交鋒，寡不敵衆，身上受了好幾處劍傷，正沒做好氣處，聽虛竹囉裏囉唆的留客，又想到他懷中藏了王玉燕的圖像，尋思：「這個賊禿假仁假義，身爲佛門子弟，卻對我家公子的表妹暗起歹心，顯然是個不守清規的淫僧。」便道：「小師父留英雄是假，留美人是眞，何不直言要留王姑娘在飄渺峯上？」

虛竹愕然道：「你……你說甚麼？我留甚麼美人？」包不同道：「你心懷不軌，難道姑蘇慕容家的都是白痴麼？嘿嘿，太也可笑！」虛竹道：「我不懂先生說些甚麼，不知甚麼事可笑。」包不同雖然身在龍潭虎穴之中，但一激發了他的執拗脾氣，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大聲說道：「你這小賊禿，你是少林寺的和尚，既是名門弟子，怎麼改投邪派，勾結一宗妖魔鬼怪？我瞧着你便生氣，一個和尚，逼迫了幾百名良家婦女做妻妾情婦，兀自不足，卻來打起我家王姑娘的主意來！我跟你說，王姑娘是我家慕容公子的人，你癩蝦蟆莫想吃天鵝肉，乘早收了歹心的好！」他越罵越起勁，拍手頓足，指着虛竹的鼻子，大罵起來。

虛竹莫名其妙，道：「我……我……我……」忽聽得呼呼兩掌，烏老大挺着綠波香露鬼頭刀，哈大霸舉起一柄六十餘斤重的大鐵椎，齊聲大喝，雙雙向包不同撲來。慕容復知道虛竹既允爲這些人解去生死符之毒，已得羣豪死力，若是混戰起來，

凶險無比，一見烏老大被哈大霸抓到，身形一晃，搶上前去，使出「斗轉星移」的功夫，一帶之間，鬼頭刀砍向哈大霸，而大鐵椎砸向烏老大，噹的一聲猛響，兩般兵刃激得火花四濺。慕容復反手在包不同肩頭輕輕一推，將他推出丈餘，向虛竹拱手道：「得罪，告辭了！」身形晃處，已到了大廳門口。他適才見過開口的機關，若是那巨岩再移來擋住了大門，那便任人宰割了。

虛竹絕無與慕容復爲敵之意，忙道：「公子慢走，不……不是這個意思……我……我……」慕容復雙眉一挺，轉過身來，朗聲道：「閣下是否自負天下無敵，要指點幾招麼？」虛竹連連搖手，道：「不……不……不敢……」慕容復道：「在下不速而至，來得冒昧，閣下眞的非留下咱們不可麼？」虛竹搖頭道：「不……不是……是的……唉！」慕容復站在門口，傲然瞧着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羣豪，以及梅蘭菊竹四劍，九天九部諸女。羣豪諸女爲他氣勢所懾，一時竟然無人敢於上前。

隔了半晌，慕容復袍袖一拂，道：「走吧！」昂然跨出大門。烏老大憤然道：「教主，若是讓他活着走下縹緲峯，大夥兒還用做人嗎？請你下令截攔。」虛竹搖頭道：「算了。我……我也不懂爲什麼他忽然生這麼大的氣，唉，眞不明白…………」

王玉燕隨着鄧百川等，走在慕容復的前面，見段譽未出大廳，回頭道：「段公子，再見了！」段譽一呆，心口一酸，喉頭似乎塞住了，勉強說道：「是，再……再……再見了。」眼見王玉燕的背影漸漸遠去，更不回頭，耳[illegible]不同那幾句話：「他說王姑娘是慕容公子的人，叫旁人趁早死了心，不可癩想蝦蟆吃天鵝肉。不錯，慕容復臨出廳之時，神威凜然，何等英雄氣概！他一舉手間便化解了兩個勁敵的招數，又何等深湛的武功！似我這等手無縛鷄之力，到處出醜，如何在她眼下？王姑娘那時瞧着她表哥的眼神臉色，眞是深情款款，既仰慕，又愛憐，我……：我段譽，當眞是一隻癩蝦蟆罷了。」

一時之間，大廳上怔住了兩個青年，虛竹是滿腹疑雲，搔首躑躅，段譽是悵惘別離，黯然魂消。兩人茫然相對，倒似是一對傻子。

過了良久，虛竹「唉」的一聲長嘆。段譽跟着一聲長嘆，說道：「仁兄，你我同病相憐，這銘心刻骨，何以自遣？」虛竹一聽，不由得滿臉通紅，以爲他知道了自己「夢中女郎」的艷蹟，囁嚅問道：「段……段兄如……如何得知？」段譽道：「仁兄不必介意。不知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不識彼姝之美者，非人者也。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仁兄，你我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說着又是一聲長嘆。他認定虛竹懷中私藏王玉燕的圖像，自是和自己一般，同是愛慕王玉燕之人，適才慕容復和虛竹衝突，當然也是爲了玉燕了，又道：「仁兄武功絕頂，可是這情之一物，只講緣份性情，不論文才武藝，若是無緣，說甚麼也不成的。」

虛竹喃喃道：「只講緣份性情……不錯……那緣份……當眞是可遇不可求……是啊，一別之後，茫茫人海，却又到那裏找去？」他說的是「夢中女郎」，[illegible]道世的豪氣，竟然越說越是投機。靈鷲諸女擺開筵席，虛竹和段譽便攜手入座。諸洞島羣豪是靈鷲宮下屬，自然誰也不敢上來和虛竹同席。虛竹不懂款客之道，見旁人不來，也不出聲相邀，只和段譽談論。段譽全心全意沉浸在對王玉燕的愛慕之中，滔口子的誇獎，說她性情是如何的和順溫婉，姿容是如何的秀麗絕俗。虛竹只道他在獎誇他的「夢中女郎」，不敢問他如何認得，更不敢出聲打聽這女郎的來歷，一顆心却是怦怦亂跳，尋思：「我只道童姥一死，天下再也無人知道這位姑娘的所在，天可憐見，段公子竟然認得。。但聽他之言，對這位姑娘也充滿了愛慕之情，思戀之意，我若吐露風聲，會和她在冰窖之中有過一段因緣，段公子定又大怒，離席而去，我便再也打聽不到了。」聽段譽誇獎這位姑娘，正合心意，便也隨聲附和，其意甚誠。

兩人各說各的情人，纏夾在一起，只因誰也不提這兩位姑娘的名字，言語中的箭頭居然接得絲絲入扣。段譽道：「仁兄，佛家說萬事都是一個緣字。達摩祖師有言：『衆生無我，苦樂隨緣』，如果有什麼賞心樂事，那也是『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虛竹道：「是啊，『心無增減』！話雖如此說，但吾輩凡人，怎能修得到這般『得失隨緣，心無增減』的境地？」要知大理國佛學昌盛無比，段譽自幼誦讀佛經，兩人你引一句金剛經，我引一段法華經，自寬自慰，自傷自嘆，惺惺相惜，同病相憐。梅蘭竹菊四姝不住輪流勸酒。段譽喝一杯，虛竹

便也喝一杯，嘮嘮叨叨的談到半夜。羣豪起立告辭，由諸女指引歇宿之所。虛竹和段譽酒意都有八九分了，仍是對飲談論不休。

那日段譽和蕭峯在無錫城外賭酒，乃是以內功將酒從指中逼出，此刻借酒澆愁，卻是眞飲，迷迷糊糊地道：「仁兄，我有一位金蘭結義的兄長，姓喬名峯。此人是大英雄，眞豪傑，武功酒量，無雙無對，仁兄若是遇見，必也愛慕喜歡，只可惜他不在此處，否則咱三人結拜爲兄弟，共盡意氣之歡，實是平生快事。」虛竹從不喝酒，全仗內功精湛，適才連盡數斗不醉，但心中飄飄蕩蕩，說話舌頭也大了，本來拘謹膽小，忽然豪氣陡生，說道：「仁兄若是：那個不是瞧不起我，咱二人便先結拜起來，日後尋到喬大哥，再拜一次便了。」段譽大喜，道：「妙極，妙極！兄長幾歲？」二人叙了年紀，卻是虛竹大了兩歲。段譽叫道：「二哥，受小弟一拜！」推開椅子，子，跪拜下去。虛竹急忙還禮，脚下一軟，向前直摔。

段譽見他摔跌，忙伸手相扶，兩人無意間眞氣一撞，都感對方體中內力充沛，急忙自行收斂克制。適時段譽酒意已有十分，脚步踉蹌，站立不定，突然之間，兩人哈哈大笑，互相摟抱，滾跌在地。段譽道：「二哥，小弟沒醉，咱倆再喝一百杯！」虛竹道：「小兄自當陪三弟喝個痛快。」段譽道：「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哈哈，會須立盡三百杯！」兩人越說越迷糊，竟都醉得人事不知。

虛竹次日醒轉，卻覺是睡在一張溫軟的床上，睜眼向帳外一看，見是處身於一間極大的房中。這間房物事不多，顯得空蕩蕩地，但銅鼎陶瓶，陳設極是古雅，壁上幾幅法書，也是蒼勁有力，紙質黃舊，年代已十分久遠。一個少女托一隻洗臉盆，走到床邊，正是蘭劍，說道：「主人醒了？請漱漱口。」虛竹宿酒消未，只覺口中苦澀，喉頭乾喝，見青花盞碗中盛着一碗黃澄澄的茶水，拿起便喝，入口甜中帶辛，當下骨嘟骨嘟的喝個清光。原來那是一碗參湯，虛竹一生之中，那裏嘗過甚麼參湯的滋味！飲乾了也不知是甚麼東西。他靦然一笑，道：「多謝姊姊！我……我想起身了，請姊姊出去吧！」

蘭劍尚未答口，房門外又走進一個少女，卻是菊劍，微笑道：「咱姊妹二人服侍主人換衣。」說着從床頭椅上拿起一套淡青色的內衣內褲，塞在虛竹被中。虛竹大窘，滿臉通紅，說道：「不，不，我……我不用姊姊們服侍。我又沒受傷生病，只不過是喝醉了，唉佛家十戒，我又犯了一戒。三弟呢！段公子呢？他在那裏？」蘭劍抿嘴笑道：「段公子下山追他的心上人去了。臨去時命婢子禀告主人，說道待宮中諸事定當之後，請主人赴中原相會。」虛竹叫聲「啊喲」，道：：「我還有事問他呢，怎地他便走了？」心中一急，從床上跳了起來，要想去追趕段譽，問他「夢中女郎」的姓名住處，突然見身上穿着一套乾乾淨淨的月白小衣「啊」的一聲，又將被子蓋在身上，驚道：「我怎地換了衣衫？」

原來他從少林寺中穿出來的，乃是粗布的內衣褲，穿了半年，早已破爛汚穢，現下身上所穿，着體輕柔，他雖分不出那是綾羅綢緞，總之知道是貴重的衣衫。菊劍笑道：「主人昨晚醉了，咱四姊妹服侍主人洗燥更衣，主人都不知道麼？」虛竹更是大吃一驚，一抬頭見到蘭劍菊劍，人美似玉，笑靨勝花，不由得心中怦怦亂跳，一伸臂間，內衣從手臂間滑了上去，露出他隱隱泛出淡紅的肌膚來，顯然身上所積的汚垢泥塵，都已被洗擦得乾乾淨淨。他心中兀自存了一線希望，強笑道：「我眞醉得胡塗了，幸好自己居然還會洗澡。」蘭劍笑道：「昨晚主人一動也不會了，是咱們四姊妹替主人洗的。」虛竹「啊」的一聲大叫，險險暈倒，連呼：「糟糕，糟糕！」

蘭劍、菊劍倒給他嚇了一跳，齊問：「主人，何事不安？」虛竹苦笑道：「我是男人，在你們四位姊姊面前：那個赤身露體，豈不是……豈不是糟糕之極？何況我全身老泥，又臭又髒，怎可勞動姊姊們，做這等汚穢之事？」蘭劍道：「咱四姊妹是主人的女奴，便爲主人粉身碎骨，也所應當，奴婢等犯了過錯，請主人責罰。」說罷，和菊劍一齊拜伏在地。虛竹見她二人大有畏懼之色，想起余婆、石嫂等人，也曾爲自己對她們以禮相待，因而嚇得全身發抖，料想蘭劍、菊劍也是見慣了童姥的詞色，只要言辭一和，臉色一溫，立時便有殺手相繼，便道：「兩位姊……嗯，你們起來，你們出去吧，我自己穿衣，不用你們服侍。」

蘭菊二人站起身來，[illegible]向房外走去。虛竹心[illegible]

得罪了你們麼？你們爲什麼不高興，眼淚汪汪的？只怕是我說錯了話，這個……」

菊劍道：「主人要我姊妹出去，不許我們服侍主人穿衣盥洗，定是……定是討厭了我們……」話未說完珠淚已是滾滾而下。虛竹連連搖手，道：「不，不是的。唉，我不會說話，甚麼也說不明白，我是男人，你們是女的，那個……那個不大方便……的的確確沒有他意……菩薩在上，出家人不打誑語，我不騙你。」蘭劍、菊劍見他指手劃脚，說得情急，其意甚誠，不由得破涕爲笑，齊聲道：「主人莫怪。靈鷲宮中向無男人居住，我們更從來沒見過男子。主人是天，奴婢們是地，那裏有甚麼男女之別？」二人盈盈走近，服侍虛竹穿衣着鞋，不久梅劍與竹劍也走了進來，一個替他梳頭，一個替他洗臉。虛竹嚇得不敢作聲，再也不敢提一句不要她們服侍的話。

他料想段譽已經去遠，追趕不上，又想洞島羣豪身上生死符未除，不能猝然離去，用過早點後，便到廳上和羣豪相見，替兩個痛楚最厲之人拔除了生死符。但這拔除生死符之事，須以眞力使動「天山六陽手」，虛竹體內眞氣充沛，縱使連拔十人，也不會疲累，可是童姥在每人身上所種的生死符的部位各各不同，虛竹細思拔除之法，却是頗感煩難。他於經脈、穴道之學所知極是粗淺，又不敢隨便動手，若有差失，不免使受治者反蒙毒害。到得午間，竟只治了兩人。

食過午飯後，略加休息，梅劍見他皺起眉頭，沉思拔除生死符之法，頗爲勞心，便道：「主人，靈鷲後殿，有數百年前舊主人遺下的石壁圖像，婢子曾聽童姥姥言道：這些圖像與生死符有關，主人何不前去一觀？」虛竹喜道：「甚好！」當下梅蘭竹菊四劍引導虛竹來到花園之中，搬開一座假山，現出地道入口，梅劍高舉火把，當先領路，五人魚貫而進。一路上梅劍在隱蔽之處不住按動機關，使預伏的暗器毒物不致發動。那地道曲曲折折，盤旋向下，有時豁然開朗，現出一個巨大的石窟，可見那地道乃是依着山腹中天然的洞穴而開成，否則工程之巨，數百年也未必開鑿得成。直行二里有餘，梅劍伸手推開左側一塊岩石，讓在一旁，說道：「主人請進，裏面便是石室，婢子們不敢入內。」虛竹道：「爲甚麼不敢？裏面有危險麼？」梅劍道：「不是有危險。這是本宮重地，婢子們不敢擅入。」虛竹道：「一起進來吧，那有甚麼要緊？這外邊地道中甚窄，站着很不舒服。」

四姝均有驚喜之色。梅劍道：「主人，童姥姥仙去之前，曾對我姊妹們說道，若是我四姊妹忠心服侍，並無過犯，那麼到四十歲時，便可許我們每年來到石室中一日，參研石壁上的武功。就算主人恩重，不廢童姥姥當日的許諾，那也是

梅蘭竹菊四女領虛竹到山洞石室看那石壁圖案。

二十二年之後的事了。」

虛竹道：「再等二十二年，豈不氣悶煞人？到那時我們人也老了，再學甚麼武功？一齊進去吧！」四姝大喜，當即伏地跪拜。虛竹道：「請起，請起。這裏地方狹窄，我若跪下還禮，大家擠成一團。」當下四人走進石室，只見四壁岩石，打磨得甚是光滑，石壁上刻滿了無數徑長兩尺的圓圈，每個圓圈之中，刻了各種各樣的圖形，有的是人像，有的是獸形，有的是殘缺不全的文字，更有些只是記號和線條。每個圓圈之旁，都註着「甲一」、「甲二」、「子一」、「子二」等數字，圓圈之數若不逾千，至少也有八九百個，一時却那裏看得周全？

竹劍道：「咱們先看甲一之圖，主人你說是不是？」虛竹點頭稱是。當下五個人舉起火把，便端相那編號「甲一」的圓圈。虛竹一看之下，便認出圈中所繪，乃是「天山折梅手」第一招的起式，道：「這是天山折梅手。」看甲二時，果是天山折梅手的第二招，依次看將下去，天山折梅手圖解已完，便是天山六陽手的圖解，各種歌訣秘奧，一一註在圓圈之中。

待得「天山六陽手」的圖譜一完，出現的便是其他武功招數，這些招數，當童姥離開冰窖，與李秋水在荒山較藝之時，也曾傳於虛竹。但虛竹看了幾個圖譜，便覺譜中所刻的文字圖形，遠較童姥所說的更爲詳盡細致，畧一思索，已明其理。那日童姥與李秋水較藝，力求克敵制勝，本意並不在傳授虛竹功夫，只須將一招功夫在李秋水面前演將出來，令她無法還招抵禦，便大功告成了，至於招數中的種種精微變化，却不必化費辰光，令虛竹一一領會。這時虛竹按着圖中所示，運起體內眞氣，只學得數招，身子便輕飄飄地凌虛欲起，只是似乎還在什麼地方差了一點，以致無法離地。

正在心曠神怡，萬慮俱絕之時，忽聽得「啊、啊」兩聲驚呼，虛竹一驚，回過頭來，但見蘭劍、竹劍二姝身形一晃，摔倒在地。梅菊二姝手扶石壁，也是臉色大變，搖搖欲墮。虛竹急忙走近，將蘭竹二姝扶起，道：「怎麼啦？什…什麼事？」梅劍道：「主…主人，我們功力低微，不能看這裏的圖形……我…我們在外面伺候。」四姝扶着石壁，一步步走出了石室。

虛竹呆了一陣，跟着走出，只見四姝在甬道中盤膝而坐，一齊用功，身子抖顫，臉上現出痛苦的神色。虛竹一見此情，知道她們已受頗重的內傷，當即使出「天山六陽手」，在每人背心的穴道中拍了幾拍。一股陽和渾厚的力道透入各人體內，四姝臉色登時平和，不久各人額頭滲出汗珠，先後睜開眼來，叫道：「多謝主人耗費功力，爲婢子治傷。」翻身拜倒，叩謝恩德。虛竹忙伸手相扶，道：「那…那是怎麼會事？怎地好端端地會受傷昏暈？」

梅劍嘆了口氣，道：「主人，當年童姥要我們到四十歲之後，才能每年到這石室來看圖一日，原來大有深意。這些圖譜上的武功太也深奧，婢子們不自量力，照着『甲一』圖中所示一練，眞氣不足，立時便走入了經脈岔道。若不是主人解救，我四姊妹不能再見天日了。」蘭劍道：「童姥對我們期許很切，盼望我姊妹到四十歲後，便能習練這上乘武功，可是……可是婢子們的資質庸劣，便算再練二十二年，未必敢再進此室。」虛竹道：「原來如此，那是我的不是了，我不該要你們進去。」四劍又拜伏請罪，齊聲道：「主人何出此言？那是主人的恩德，全怪婢子們狂妄胡爲。」菊劍道：「主人功力深厚，練些高深武學却是大大有益。童姥在石室之中，往往經月不出，便是揣摩石壁上的圖譜。」

梅劍又道：「三十六洞，七十二島那些奴才們攻打縹緲宮，逼問鈞天部姊妹們，要知道童姥藏寶的所在。諸姊妹忠心耿耿，寧死不屈。我四姊妹原預備將他們引進地道機關，將他們盡數聚殲在地道之中，只是深恐這些奴才中有破解機關的能手，若是進了石室，見到縹緲宮石壁圖解，那就遺禍無窮。早知如此，讓他們進來反倒好了。」虛竹點點頭，道：「確實如此，這些圖解若讓功力不足之人見到了，那比任何毒藥利器更有禍害，幸虧他們沒有進來。」竹劍微笑道：「主人眞是好心，依我說啊，若是讓他們一個個練功而死，那才好看呢。」

虛竹道：「我練了幾招，只覺精神勃勃，內力充沛，正好去給他們拔除一些生死符。你們上去睡一睡，休息一會。」當下五人從地道中出來，虛竹入大廳，拔除了三個人的生死符。

話休絮煩，虛竹每日使「天山六陽手」，替羣豪拔除生死符，一感精神疲乏，體力有虧，便到石室中去習練上乘武功。四姝只是在石室外相候，也不敢踏進一步。虛竹每[illegible]

姝及九天部諸女的武功，一視同仁，毫不藏私。

如此直化了二十餘天時光，才將羣豪身上的生死符拔除乾淨，而虛竹每日精研石壁上的圖譜，融會貫通之餘，武功也是大進，與初上飄渺峯之時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了。羣豪當日臣服於童姥，乃是爲身上生死符所制，不得不然，此時靈鷲宮易主，虛竹以誠相待，以禮相敬，羣豪雖然個個都是桀傲不馴的人物，却也是感恩懷德，心悅誠服，一一拜謝而去。

待得各洞洞主、各島島主分別下山，飄渺峯上只賸下虛竹一個男子。他暗自尋思：「我幼失怙恃，全仗少林寺中師父們撫養成人，若是從此不回少林，太也忘恩負義。我須得回到寺中，向方丈、師父領罪，才合道理。」當下向四妹九部諸女說明原由，即日便要下山，靈鷲宮中一切事務，由九部之首的余婆、石嫂等人會商處理。四妹意欲跟隨服侍，虛竹道：「我回去少林，乃是重做和尚。和尚有婢女相隨，天下焉有是理？」說之再三，四妹總不肯信。虛竹拿起剃刀，將頭髮剃個淸光，露出頂上的戒點來。四妹無奈，只得與九部諸女一齊送到山下，灑淚而別。

虛竹換上了少林寺的僧衣，邁開大步，逕奔嵩山而來。他爲人誠謹，路上自不會去招惹旁人，而他這般一個衣衫襤褸的青年和尚，縱有盜賊歹人，也不會來打他的主意。一路無話，太太平平回到少林寺來。

他重見少林寺屋頂的瓷瓦，心下不禁又是感慨，又是慚愧，一別數月，自己幹了許許多多違犯淸規戒律之事，殺戒、色戒、葷戒、酒戒，無一不犯，不知方丈和師父是否能夠見恕，許自己再入佛門。他心下惴惴，極是不安，進了山後，便去拜見師父慧輪。

慧輪見他突然回來，不由得一怔，問道：「我差你出寺下書，如何至今方回？」虛竹俯伏在地，痛悔無已，不禁放聲哭了起來，說道：「師父，弟子：弟子眞是該死，下山之後，把持不定，將師父：師父平素的敎誨：都不遵守了。」慧輪臉上變色，道：「怎：怎麼？你沾了葷腥麼？」虛竹道：「是，還不止沾了葷腥而已。」慧輪道：「該死，該死！你：你喝了酒麼？」虛竹道：「弟子不但喝酒，而且還喝得爛醉如泥。」慧輪嘆了一口長氣，兩行淚水從面頰上流了下來，道：「我看你從小忠厚老實，怎麼一到花花世界的繁榮境界中，便墮落如此，咳，咳：」虛竹見師父傷心，更是惶恐，道：「師父在上，弟子所犯戒律，更有勝於這些的，還：還犯了：：：：」

還沒說到犯了殺戒、色戒，突然間鐘聲噹噹響起，每兩下短聲，便略一間斷，乃是召集慧字輩諸僧的訊號。慧輪立即起身，擦了擦眼淚，道：「你犯戒太多，我也無法迴護於你。你：你：自行到戒律院去領罪吧！只恐連我也有不是。」說着取過壁上的戒刀，匆匆奔出。

虛竹當下來到戒律院前，躬身稟道：「弟子虛竹，違犯佛門戒律，恭懇掌律長老賜罰。」連說了兩遍，院中走出一名中年僧人來，冷冷的道：「首座和掌律師叔們有事，沒空來聽你的，你跪在這裏等着吧！」虛竹道：「是！」雙膝一曲，便即跪下。這一跪自中午直跪到天黑，竟是沒人過來理他。幸好虛竹內力深厚，雖是不飲不食的跪了大半天，仍是渾若無事，沒絲毫疲累。

耳聽得暮鼓響起，寺中晚課之時已屆，虛竹輕輕唸經，懺悔過失。那中年僧人走將過來，說道：「虛竹，這幾天寺中正有大事，長老們沒空來處理你的事。我瞧你長跪唸經，還算有虔誠悔悟之意。這樣吧，你先到菜園子去挑糞澆菜，靜候吩咐。等長老們空了之後，再叫你來問明實況，按情節輕重處罰。」虛竹恭恭敬敬的道：「是，多謝慈悲。」向他合什行禮，這才站起身來，心想：「不將我立即逐出寺門，看來事情還有些指望。」

虛竹走到菜園子中，向管菜園的僧人緣根說道：「師兄，小僧虛竹犯了本門戒律，長老們罰我來挑糞澆菜。」那緣根資質平庸，既不能領會禪義，練武也是沒甚麼進境，平素最喜多管瑣屑事務。這菜園子有兩百來畝地，三四十名長工，他統率人衆，倒也威風凜凜，遇到有僧人從戒律院裏罰到菜園來做工，更是他大逞威風的時候。他一聽虛竹之言，心下甚喜，問道：「你犯了甚麼戒？」虛竹道：「犯戒甚多，一言難盡。」緣根怒道：「甚麼一言難盡。我勸你老老實實，給我說個明白。莫說你是個沒職司的小和尚，便是達摩院、羅漢堂的首座犯了戒，只要是罰到菜園子來，我一般要問個明白，誰敢不答？我瞧你啊，臉上紅紅白白，定是偷吃了葷腥，是也不是？」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前文提要】 上文寫至素天青逸入望日宮中，望日上人下令搜索。何蔚水躲入一黑暗之室中，聽得走廊盡頭有人交談，得知此廊名還魂廊，連索天青也不敢入入，何蔚水大驚

武俠長篇連載

杜波俠影

岳川・文

雲君・圖

第十一回：破膽斷臂　還魂子顯奇

何蔚水更吃驚的，是連索天青都不敢進入這條「還魂廊」，自己竟闖了進來！她不知道「還魂廊」之中，究竟有什麼恐怖的事情發生。

然而，索天青是何等樣的人物，連他也不敢進入的地方，其間有着十分可怖的事，那乃是可以預料的事情了。

何蔚水這時，心中不禁為難之極，她在暗室之中，什麼也看不到，也難以預料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如果她不知道這裏是什麼「還魂廊」的話，那麼她心中一定慶欣自己找到了一個十分安全的躲藏之處。

但這時，她却彷彿覺得暗中陰風森森，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可怖之感。當然何蔚水是可以離此而去的，但是走廊盡頭處有人守住，她又如何出得去？

何蔚水在門旁，僵立了許久，心神十分緊張，只等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

然而，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算算已過了兩盞茶時，暗室之中，却是什麼怪事也沒有發生。

何蔚水心中，稍鬆了一口氣，心想若是要有事發生，那早該有了，只怕走廊盡頭處的兩人，是在胡亂說笑，也說不定的。

她一想及此處，心中又不禁啞然，既未笑出聲來，她心想，自己也當真太心慌了，暗室中有沒有可怖的事情，大可以幌着了火摺子來看一看，何以竟呆呆地等着？

她伸手入懷，將火摺子取了出來，一抖手，火光便閃了起來。

當火摺子火光閃動之際，何蔚水的心中，仍不免十分緊張。

可是，火光一亮，何蔚水已將室內的情形，看了個清清楚楚，她的心中，已再也沒有一些緊張的成份了。只見那間密室，約有一丈五六見方，室中什麼都沒有，除了那扇她進來的房門之外，也沒有別的門戶。

何蔚水自己對自己笑了一下，「唉」地一聲，吹熄了火摺子，心想望日宮中的人，不敢到這裏來搜查，那再好沒有了，自己樂得可以在這裏多躲一會。

她雙手把膝，在地上坐了下來，背靠着牆，仔細向外聽，只聽得外面，不斷有吆喝腳步聲來，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找到了索天青。何蔚水想起洪剛不知下落，心中不禁悶煩。她心想，若是洪剛肯和她一齊練「異數經」的話，他也不會任人擺佈了。

她一想到「異數經」，又想到異數經已被天山矮仙鹿波搶了去，心中更是煩悶，站了起來，來回踱步，過了半晌，不聽到有什麼動靜，她又啓開門來，探頭向外望去，只見在她走進來的地方，還有兩個人站着，那兩人背對着她。

她向另一頭望去，却見那條走廊十分長，不知通向何處。

何蔚水心中，正在盤算，自己是向走廊另一頭走去的好，還是悄悄地走出去，去偷襲那兩人，她心中還未有決定，忽然覺出似乎有人在拉她的衣衫！

何蔚水猛地吃了一驚，反手便向後拂去。

剛才，她點着火摺子，清清楚楚，看到暗室之中，是一個人也沒有的，所以此際，她雖然覺出似乎有人在拉她的衫角，她也不覺得吃驚，只當是什麼蝙蝠之類的東西什拉。

她伸過手來，向身後拂了一拂，那知就在她一拂之際，突然間，有一件冰也似冷的東西，向她的手腕之上，纏了上來。

何蔚水陡地一驚，一縮手，想要掙脫那冰也似冷的東西之際，却已被一股大力，拖得向後跌出了一步，同時，門也可無聲無息地關上。

這一切，全都來得迅疾之至，何蔚水強一轉身，反手一掌，向前疾拍而出。

這時，她已覺出，抓住了自己手腕的，像是一個人的手，是以她心想這一掌拍出，那一定可以擊中對方，或是會迫得對方縮手的。

可是事情却是出于她意料之外，到了極點。

她一掌拍出，掌力「掙」地湧出，「轟」然撞在牆壁之上，竟沒有擊中任何物事，而她的手腕，却仍被人緊緊地握着。

何蔚水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心想難道對方的身子，竟能容許自己掌力任意涌過麼？天下又怎會有這樣的一種人？

她忙又一掌，向抓住自己手腕的那隻冰冷的手，切了下去。

這一下，她自度是一定可以切中的了，可是就在她一掌切下之際，手腕一鬆，那隻冰也似冷的手，竟已在這時縮了回去。

何蔚水連忙向後退出了兩步，她心頭怦怦亂跳，駭然之極，一時之間，不知怎樣才好。

也就在此際，她聽得走廊盡頭處，傳來了十分驚恐的人聲，一個道：「你聽，還魂廊中有聲音。」另一個則道：「是啊，算不是還魂子……想出來？」

那第二個人，講到「還魂子……想出來」這句話的時候，連聲音也在發抖。

這時候，何蔚水確知那還魂廊之中，的的確確，是有着什麼極其可怕的東西了，她不禁手髮直豎，失聲問道：「還魂子是什麼東西？」

她當然不是在問那兩個在走廊盡頭處交談的人，而是她心頭駭然之極，想出些聲音來壯壯胆，所以才不由自主，講了出來的。

她這句話才一出口，只聽得就在她的身邊，忽然響起了一個又尖又細的聲音，也道：「還魂子是什麼東西？」不但所講的話和她一樣，竟連語氣也相似。

何蔚水陡地打橫退出了一步，又是一掌揮出。

可是那一掌，和第一掌一樣，却又擊了個空。

她這裏一掌擊空，又發出了「蓬」地一聲，只聽得走廊盡頭處那兩人又叫道：「快去報告上人，還魂子在發怒了，快……快……」

緊接着，便是一陣亂驟之極的脚步聲，離了開去。

此情此景，實是令得何蔚水爲之毛髮直豎，她寧願出去爲望日上人所執，也不願在這間暗室之中，多逗留片刻了！

她陡地推開門，衝了出去。

當她衝出一步之後，轉過身來，向室內看了一眼，從走廊中傳來的光線，射入室中雖然昏暗，却也可以看得清，那間暗室之中，根本沒有什麼東西。

何蔚水那裏敢再停留，兩個起伏，便已出了走廊，心頭兀自怦怦亂跳。

她一出了那條走廊，便聽得一陣脚步聲，傳了過來，何蔚水連忙身形一隱，隱到了一座假山之後，只見七八人，神色慌張，疾掠而至。

走在最前面的那個，正是望日上人，但他也只是奔到了走廊口上，便停了下來，喝道：「索天青，你可是不要命了麼？」

望日上人的聲音，綿綿不絕地傳了進去，可是却音响寂然。

望日上人呆了呆，回頭對身邊的人道：「何以了無聲息，莫非你們是謊報？」

那兩人忙道：「上人，剛才我們清清楚楚聽得裏面，响起了蓬蓬兩聲响，又似乎有開門之聲，是以我們才來報告上人的。」

望日上人面色凝重，道：「若是沒有人進去，還魂子是不會出來的，你們不必大驚小怪！」

跟在望日上人身後的七八人，直到此際，面上緊張的神色才稍斂，可是躲在一旁的何蔚水，聽了却不禁大是駭然。

她心中暗忖：那「還魂子」三字，不知是什麼意思？聽來好像是一個高人的外號，但是聽他們在提起那「還魂子」三字時神情，却又像是什麼可怖之極的怪物。

望日上人說，如果不是有人進去，還魂子是不會出來的，可是自己却會走進去過，難道還魂子已經跟着自己出來了麼？何蔚水一想及此，回頭四面看去，却又不見有什麼怪物。

她鬆了一口氣，只見望日上人已向前走去，她也悄然向後退出。

她不想在望日宮中多作逗留，因爲她知道洪剛的下落，只怕索天青、望日上人却不知道，只有天山矮仙，方知其事。

她一路掩掩遮遮，來到了一堵圍牆之前。

那堵圍牆十分高，看來和望日宮正門的圍牆差不許多。

何蔚水心想，要是一躍出圍牆，便出了望日宮，那就好了，她足尖一點，便向上拔去。

她剛才在昂首覷望間，看到圍牆當中，驀地丈許高下處，有一排凸出來的磚頭，她這一拔，便是想伸手抓住了這一排磚頭，再提式上升的。

可是，她身子才一起在半空，卻像是有一股大力在托着她一樣，身子倏地掠過了那排磚頭，仍向上升去，轉眼之間，便已越過了兩丈高下的牆頭。

何蔚水心中，又驚又喜，不知是怎麼一回事，連忙真氣一沉，落了下來。

那圍牆外面，果然不是望日宮了，何蔚水心中一喜，正待向前掠去。可是她才踏出了一步，只見人影連閃，兩條人影，一個自左，一個自右，已經向前攔了過來。

那兩人的手中各握着兵刃，一看裝束神情，便知道那是望日宮中的巡邏高手。何蔚水一見有人，心中叫了一聲糟，心想聲張開來，可不得了，不如先下手為強，身形一矮，已待出手。

然而她這裏身形才矮，迸指如戟，招數尚未發出，只見那兩個向前掠來的大漢，已在她身前丈許處，陡地站住了身形！

同時，何蔚水可以看出他們兩人的面上，現出了驚駭無比的神色來，身子簌簌地發抖，竟至雙手一鬆，手中的兩柄鬼頭刀，「噹啷」、「噹啷」」地落到了地上，人也搖搖欲墜。

那兩人這種恐怖之極的神情，倒叫何蔚水嚇了一跳，何蔚水只當在自己的身後，已有了什麼可怖之極的事情發生了！

她連忙轉過身去，身後卻什麼東西也沒有。

而當她又轉過身來之際，只見眼前兩個人，已經倒在地上。

何蔚水連忙走向前去，只見那兩個人面色青綠，口中白沫亂冒，已是出氣多，入氣少，看這情形，竟是嚇破了膽！

何蔚水一面心中驚駭，她心知在剛才那一瞬間，在那兩人的面前，一定發生過驚人之極的一件事，所以兩人才會活活嚇死的。

可是那件事，究竟是什麼事呢？何以自己竟連一點聲息都未曾聽到呢？

她一面心中駭然，一面卻也着實慶欣自己未曾見到那可怖之事。

她身形疾展，向前掠了開去，不一會，便已下了山峯。下了山峯之後，她更鬆了一氣，因為望日上人就算要來追她，那嶗山之中，千山萬壑，她要躲起來，可也容易得多了。

何蔚水又掠過了幾個山谷，勢子便慢了下來。她心中對那兩個被嚇破膽的人，仍是疑惑之極，這時想了起來，忍不住自言自語道：「究竟是什麼將兩人嚇死了呢？」

卻不料她這裏一句話才一說完，只聽得就在她的身後，突然又響起了一個人的聲音，道：「究竟是什麼將兩人嚇死了呢？」講的話，竟和她自言自語的話，一字不易！

何蔚水陡地吃了一驚，不禁毛髮直豎，連忙轉過身來，背後卻又一個人也沒有。

何蔚水呆了半晌，道：「前輩，小女子何蔚水，若是有什麼得罪之處，尚祈多多原諒。」

何蔚水只當在她背後發聲那人，定然是武功高強之極的高手，她自度難與對方為敵，所以想講上幾句好話，令得對方罷手。

可是，何蔚水話才出口，那聲音又在她的背後響了起來，講的仍是那兩句話：「前輩，小女子何蔚水，若是有什麼得罪之處，尚祈多多原諒。」

那聲音聽來十分邋鏘，竟隱隱有金屬相磨之聲在內，但是聲音儘管不同，講的話，講話時的語氣，卻是完全一樣！

何蔚水聽得那聲音又在自己的背後響起，心中更是駭極，冷汗直淋，背後像是有數十條冰冷的虫兒，正在蠕蠕而動一樣。

她疾轉過身來，轉身的速度，可稱快疾之極，可是仍似前一次一樣，眼前什麼也沒有。

這時何蔚水所在的那山坳，十分空闊，何蔚水心想，不論功力如何之高，絕沒有可能在自己一個轉身之際，便掠出三五丈去的，那麼——

她一想及此，更是全身發涼！

因為在她背後發話之人，既然沒有可能掠出去，那就只有一個可能；仍在她的背後！

何蔚水吸了一口氣，反手向身後摸去。

她的手才一伸出，便覺得有一隻冰也似冷的手，向她的手心上按來。

何蔚水被那隻冰冷的手一按，整個人幾乎疾跳了起來，怪叫了一聲。

她叫了一聲之後，她身後，也傳來了一下同樣的怪叫聲，何蔚水真氣連提，向前飛奔而出，一口氣奔出了六七里，才停了下來。

她心中驚駭莫名，又一口氣奔馳了六七里，停了下來之後，便不住喘氣。

何蔚水來了，這人看到竟被嚇死。

她這裏一喘氣，在她的背後，竟立即也傳來了喘息之聲！

不論何蔚水發出什麼聲音，她的背後，都有同樣的聲音發出。

何蔚水剛才伸手向後去，被那冰冷的手，按了一按，她心中猶有餘悸，不敢再去試探身後的究竟是什麼人。她呆了半晌，心忖附在自己背後的那人，自然是武功高絕的異人了！

要不然，何以他不出聲的話，自己竟能了無所覺？而且，一出圍墻之際，便將那兩個人嚇死，只怕也是為了見到自己身後那人之故。

只是不知道這樣的一個高人，卻為什麼纏住了自己不肯放。

何蔚水思前想後，覺出身後那人，似乎沒有什麼惡意，要不然，自己起先根本不知道身後有人，若是對方要下手的話，自己早已沒有命了。

她一想及此，心中才鬆了一口氣，道：「前輩，你別戲弄我了，你可是有什麼事情要我做麼？晚輩定然效勞就是。」

她這裏話一說完，在她的身後，語言鏗鏘，也照樣說了一遍。

何蔚水不禁啼笑皆非，道：「前輩究竟如何稱呼？」

那聲音也道：「前輩究竟如何稱呼？」

何蔚水更是哭笑不得，大踏步地向前走去。只要她不出聲，她身後卻是一點聲音也沒有。好幾次，何蔚水根本不相信自己背後，還有人跟着，可是當她伸手到身後去，卻總有一隻比冰還冷的手，按了上來，令得她

縮手不迭。

何蔚水在才一開始之際，如同大難臨頭，心中驚恐之極，但是漸漸地，她不覺出有什麼異樣，便又放下心來，能够仔細地想一想了。

這時，她已想到，跟在自己身後的那人，一定是那望日宮還魂廓中的「還魂子」了。

因爲她在還魂廓的暗室之中，也曾經碰到過那隻冰冷的手過。

她心想，不論那是什麼人，自己總得設法看清楚他是什麼樣子的才是。她又向前奔了片刻，只聽得水聲潺潺，何蔚水向前奔去，不一會，便看到前面，有一道小溪。

那小溪的溪水，十分清徹。何蔚水來到了小溪邊上，道：「在溪水中照照看。」

只聽得她那聲音道：「在溪水照照看。」

何蔚水連忙踏前一步，向溪水中看去，只見她自己的影子，十分清晰地倒映在水中，而在她的身後，銀光一閃，像是有一個人離了開去，勢子之快，簡直不是言語所能形容。

何蔚水陡地一呆，道：「你走了麼？」

她身後音响寂然，不再有人應聲。

何蔚水心想，這倒也好，雖然未曾看清那人是什麼模樣的，總算將那人弄走了。

她身形展動，掠過了小溪。掠過了小溪之後，她又停了半晌。

在那半晌之間，她思潮起伏，心緒十分亂。當然，她最緊要辦的是兩件事，一是找尋洪剛，二是追回異數經來。

可是這兩件事，却都非見到了天山矮仙鹿波，不能解決。但鹿波離開望日宮，又有這半响了，自己上哪兒去找他去？

她心中暗嘆着氣，只是低着頭向外走去，心想鹿波乃是在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出了崂山之後，向人打聽，當可知他的行踪。

是以她一直向崂山之外闖去，眼看前面越來越平坦，天色也漸漸黑了下來，何蔚水胡亂採了許多山菓子，用衣襟兜了，在一塊大石之上，坐了下來，用山菓裹腹。

就在這時，她突然聽得一陣乒乓相交之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

那陣爭鬥呼喝之聲，來勢極快，轉眼之間，便到了近前。

剎那間，只聽得一聲長嘯，顯是索天青所發。

緊接着，索天青的身子，疾彈了起來，在何蔚水的身前掠過，掠出了七八尺站定。

何蔚水一見索天青現身，本來想躲了起來的，但是索天青的來勢，實在太快，她竟來不及躲，只好仍在大石上坐地。

而索天青站定之後，也沒有看到何蔚水，手中長劍，向前一指，厲聲道：「帥奇，望日上人，你們兩人的本領，索某人領教了，後會有期！」

何蔚水一聽，那分明是索天青敗在帥奇和望日上人的手下，逃出崂山來了。索天青只是隻身一人逃出，那自然是他未曾找到洪剛了，他居然能

硬闖出望日宮來，可知他確有過人之能，「宇內一魂」之稱，倒也絕不是浪得虛名的。

就在此時，只聽得帥奇一聲怪吼，老大的身形，也從山角之後，撲了出來。

索天青手中長劍一圈，劍氣嗤嗤，作勢欲刺。

帥奇身形一凝，和索天青相隔一丈五六，也站定了身子，兩人恰好將何蔚水夾在當中。索天青正待發話，偶一偏頭間，看到了何蔚水。

何蔚水一見索天青發現了自己，這乃是她意料中的事，她只好向索天青無可奈何地一笑。可是剎那之間，只見索天青發出了一下奇怪之極的呼叫聲，這個一流高手，面色陡變，身子向後連退出了幾步，兀自面上神色青黃不定。

何蔚水一見到索天青這等情形，便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她心中不禁暗暗叫苦，她不必伸手，也知道若是伸手向身後去，一定會有一隻冰冷的手按了上來的。她苦笑了一下，道：「索前輩，我背後可是有一個人麼？」

索天青面如死灰，又後退了兩步。

當索天青再一後退之際，獅王帥奇還只當索天青是怕自己。

他正待向前趕去之際，忽然聽得一旁有人說話，心中不禁一怔，連忙轉過頭來，向何蔚水看去，一看之下，他也不禁一呆，「咦」地一聲，道：「小姑娘，你……你身後那是什麼玩意兒？」

他顯然是也不知道何蔚水身後是什麼，然而他面上卻也現出了驚怖之至。

要知道帥奇和索天兩人，都是一流高手，如今他們兩人，一齊望着何蔚水的背後，發出了如此驚怖的神情，何蔚水的心中，實是不能不驚，她幾乎要哭了出來，叫道：「我背後究竟是什麼？我背後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索天青的身子，一直向後退去，道：「還魂子……還魂……子。」

帥奇大聲道：「還魂子是什麼東西？」

他這一句話才一出口，何蔚水只覺得自己的背後，陡地起了一股陰寒無比的力道，身子不由自主，向前跌出了一步。

緊接着，只見銀光一閃，向帥奇疾衝了過去。

那股銀光的去勢，實在太快，剎時之間，只是依稀看到那像是一個身形矮小的人，再緊接着，便已聽得帥奇發出了一下慘叫聲。

而那股銀光，幾乎連停都沒有停，便又折了回來。這一次，銀光雖是迎面而來的，但是由於來勢實在太快，何蔚水仍是什麼也沒有看清。

她向前看去，不由自主，也發出了一下怪叫之聲！

只見獅王帥奇，這個來自西域的一流高手，一條右臂，已斷了下來，而斷臂之處，血如泉湧！

帥奇只是呆呆地站着，他面上神情，絕不痛苦，反倒像是做夢一樣，顯然也不能相信那竟然會是事實！

何蔚水呆了一呆，又聽得索天青一聲怪叫，轉身便向前掠了出去。

何蔚水的心中，害怕之極，連忙也怪叫了一聲，跟着索天青便逃。

她是跟着索天青在逃，但是索天青卻不知道，在索天青而言，等於是何蔚水在追他一樣。索天青的輕功，遠在何蔚水之上，本來他是輕而易舉地可以遠逃開去的。

可是此際，他回頭看去，便雙腳發軟，連提真氣，身法竟也快不起來，竟漸漸地被何蔚水追了近來。索天青滿頭大汗，索性站住了身子，轉過身來，道：「何姑娘！」

索天青站定了身子，何蔚水連忙也站住了不動。

索天青抹了抹汗，面色蒼白，喘着氣道：「何姑娘，我可以說和你無怨無仇，何以你……要苦苦來追我？」

何蔚水一怔，道：「我追你？」

她心中還在想：「我追你，你又何必怕我？」可是她立即想到，索天青不是怕自己，一定是怕自己身後的還魂子！

她連忙伸手向後，果然有一隻冰冷的手，在她的手上，按了一按。

何蔚水心中，不知是驚好，還是喜好。

她忙道：「你還說和我無怨無仇，你將我洪大哥帶到何處去了？」

索天青頻頻抹汗，道：「他……我將他安置在一個深洞之中。」

何蔚水忙道：「可是在五株古松之間的那個地洞麼？」索天青點頭道：「是，然而我闖進望日宮，他却已不在那洞中了。」

何蔚水見自己所料的果然不錯，當自己進洞時，洞中只有鹿波在，那麼洪剛的去向，自然仍只有鹿波一個人知道了。

她不再向索天青問洪剛的事，只是道：「索前輩，我有一事請教。」

索天青忙道：「什……什麼事？」

何蔚水苦笑了一下，向自己的身後，指了一指，道：「索前輩，我身後還魂子，究竟是什麼東西？」

何蔚水這一句話才出口，陡地「卜卜」兩聲，頭上像是被人以手指鑿了兩下。

那兩下雖然鑿得不很痛，但却有兩股寒氣，襲入了體內，令得何蔚水在剎時之間，凍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看那情形，像是她身後的還魂子，正在對她警告，不可口出不遜。

何蔚水想起剛才獅王帥奇剎那間斷了右臂的情形，哪裏還敢多說什麼？

索天青也是面上變色，雙手亂搖，身子向後，一連退出了好幾步，道：「何姑娘，你……自然會知道的，何必問……我……」

他一面說，一面向後退去，退了三五丈，一個轉身如烟而逃。

何蔚水不禁苦笑，嘆了一口氣。

有人在的時候，她出聲，她背後的還魂子並不發她的聲音。

但一到了四周圍別無他人的時候，何蔚水嘆了一口氣，她身後的還魂子，却也嘆了一口氣。

何蔚水講了幾句話，還魂子也跟着講。何蔚水無可奈何，一面向前走去，一面不斷逗還魂子講話，希望還魂子能够答上一句。

然而，還魂子除了重復何蔚水的話之外，絕對不多說上半個字。

何蔚水無可奈何，只得繼續向前去，這時已是黃昏時分，夕陽西下，而她也將要走出嶗山了，有不少獵戶的茅屋，依山而築。

何蔚水看到，在一間茅屋之前，有兩個三歲左右的小孩，正在玩耍。

何蔚水心中一動，心想童子無懼，不論那「還魂子」是何等模樣，小孩子未必會害怕，何不走向前去，問一問小孩子，身後的還魂子是什麼模樣！

她遂向那兩個孩子走去，那兩個孩子，昂起頭來看她。何蔚水面上堆笑，道：「小孩，你們看我的背後那個人可好玩？」

那兩個小孩的臉上，現出了十分奇怪的神色來，望着何蔚水。

何蔚水忙道：「你們看仔細了沒有，告訴我，那是什麼樣的人？」

那兩個小孩並不說話，却一齊失聲笑了起來，咕咕咯咯，笑成了一團。

何蔚水無可奈何間，只見一個中年婦女，自屋中走了出來，喝住了那兩個孩子，何蔚水忙趨前一步，道：「大嫂，我身後可是跟着一個人？」

那中年婦人大搖其頭，道：「這位姑娘一定是撞了山邪了，快出山去罷。」

何蔚水伸手向後，也不見有冰冷的手，按了上來。

何蔚水這才知道，不知什麼時候起，那還魂子早已不在自己背後了！

她這時，心中雖然一鬆，但却也不禁懷念起還魂子來。

她不知道還魂子究竟是何等樣人，但還魂子對她絕無惡意，那却是可以肯定的。

因為帥奇說了一句「什麼東西」，便立時斷了一條手臂，而她也曾說了一句同樣的話，却是被還魂子在頭上輕輕鑿了兩下而已。

而有還魂子在身後，似乎人人見了都怕，那未始不是好事。

可是如今還魂子既已去了，要找他也沒有可能，何蔚水想了半晌，便繼續向前趕路。

等她到了嶗山外的官道上之際，天色已然濃黑了。何蔚水在官道上走去，走出了三四里，只見前面蹄得得，火光掩映。

何蔚水加快脚步，追了上去，只見七八匹駿馬，正在道上不急不緩地小步奔着，馬上全是錦衣華飾的中年人。

這幾個中年人，看來像是富商大賈，但是有幾個，腰際却又懸着長劍，人人的手中，都執着一個火把。何蔚水一到了近前，那七人同頭向何蔚水望來。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名作家曾雍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由曾雍也先生重新予以審訂增删，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冊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冊，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冊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可也

兹髮素

植物油

每日搽用一次 一連七天

保証恢復 原來黑色

用法簡

功效速

GOTAS DIVINAS

Vegetable Oil

・各大公司葯房均售・

總代理：比利夏洋行

電話：237563 224485

西班牙出品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鄺拾記報局

香港皐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電話：七一五八〇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